

古典诗词名家

三曹诗选

孙明君

选注



三曹诗选

曹操、曹丕、曹植合称三曹，是建安时代最为优秀的诗人。他们雅爱词章，不但以帝王之尊、公子之豪提倡文学，促成了五言古体诗歌的黄金时代，而且身体力行，创作了各具风格的名篇佳什：曹操的诗悲凉慷慨，气韵沉雄；曹丕的诗纤巧细密，清新明丽；曹植的诗则骨气充盈，淋漓悲壮，对后代诗人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本书依据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精心择取曹操诗19首，曹丕诗39首，曹植诗70首，分加题解和注释，对深入理解三曹诗作极有帮助。

ISBN 7-101-04649-5



9 787101 046496

ISBN 7-101-04649-5/I·617

定价：15.00 元

三曹诗选

孙明君

选注

古典诗词名家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曹诗选/孙明君选注.-北京:中华书局,2005
(古典诗词名家)

ISBN 7-101-04649-5

I.三… II.孙… III.古典诗歌-作品集-中国-三国时代 IV.I222.7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1412 号

书 名 三曹诗选

丛 书 名 古典诗词名家

编 著 者 孙明君 选注

责任编辑 张 耕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05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

2005 年 8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6³/₄ 字数 123 千字

印 数 1-4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101-04649-5/I·617

定 价 15.00 元

出版说明

诗词是中国古典文学传统最深厚、最具魅力的形式之一，由于它充分体现了汉语的特点，兼具文学性与音乐性两大艺术特质，以简约的形式蕴涵了丰厚的韵味，所以一直受到作者与读者的青睐，其社会参与的广泛程度是其他形式难以比拟的。时至今日，诗词在海内外仍拥有大批爱好者：自发成立的众多业余创作团体，大量的相关读物，为数众多的诗词网站，无一不在昭示着这种古典形式在新时代的强大生命力。

在长达千年以上的发展过程中，经由社会各阶层无数爱好者的不断实践，特别是通过一大批天才作家示范性的工作，诗词较好地解决了继承与革新、规范与灵活等艺术矛盾，成为表达思想、抒发感情的便利工具。人们或浅吟低唱，或慷慨高歌；或率尔操觚，或精雕细刻，尽情倾吐他们对人世的种种感受，留下用心血甚至生命写就的诗词篇章。诵读这些篇章，犹如穿越时空的隧道，步入历史，与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对话，总能带给我们丰富的人生感受和审美体验。

中华书局过去出版了许多古代文学作品的总集、别集。精选历代诗词名家的名作，汇聚最新研究成果，为社会提供一套兼具学术品位和可读性、雅俗共赏的系统诗词选本，一直是我们的夙愿。为了达成这个愿望，我们特意邀约了全国二十多家单位的三

十多名专家学者,编撰了这套“古典诗词名家”丛书。我们的做法是:一、以传诵程度作为作品入选的首要标准,同时兼顾思想性和艺术性。二、选文尽量使用权威版本,特别是权威的整理本,不出校勘记,一般异文不作说明,重要异文在注释中加以说明。三、每种书正文前设“前言”,对入选的作者、作品及其他相关内容作较全面、精到的评介。四、作品及其注释按编年有序,不能编年的作品集中放在编年作品之后。五、每篇诗词正文下设“题解”和“注释”,题解根据具体情况对诗的写作背景、主旨、作法、艺术特色及涉及到的人名、地名、年号等方面做出介绍;注释则针对一般读者的切实需要,特别注意对典故、名物、典制等专有词和难懂语词的解释,生僻字加注汉语拼音,难懂的句子有串讲。

我们希望读者朋友通过阅读这套书,对中国文学史上优秀的诗词作家、作品能够有比较充分、系统的了解,在精神上产生共鸣,增加人生的兴味和体验;或者得到学习、仿效的榜样,有益于诗词的创作,那将是对我们莫大的鼓励。

最后,衷心感谢参与撰稿的专家学者,在这套丛书编撰的过程中,他们都竭尽全力,无私地做出了自己的奉献;其中几种选本所经历的艰辛,更远非心血二字可以概括。同时,希望读者朋友多提宝贵意见,以使这套书能在将来进一步得到完善。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4年9月

前

言

建安时代被学界誉为“文的自觉”的时代。这个时代诗人辈出，云蒸霞蔚，“彬彬之盛，大备于时”（钟嵘《诗品》）。诗人们在创作中抒发理想，描绘民瘼，呈现出慷慨悲凉的诗歌风貌。其中最为杰出的当推曹氏父子。

东汉末年，三大社会矛盾激化：一、外戚与宦官互相倾轧。延熹二年（159）、建宁元年（168）和中平六年（189）宦官集团三次发动突然袭击，分别谋杀了外戚大将军梁冀、窦武、何进。何进死后，袁绍捕杀宦官，结束了东汉社会宦官与外戚交相擅权乱政的局面。二、清流士人与浊流恶势力的较量。延熹九年（166）、建宁二年（169）两次发生党锢之祸，清流士人遭到了残酷镇压。三、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中平元年（184）爆发了黄巾起义，东汉帝国陷入风雨飘摇之境。此后，中国大地陷入了军阀混战的岁月。随着社会政治的动荡和经济危机的加重，学术思潮与士人思想观念也大为改观，经学神学体系全面崩溃。汉末批判思潮出现，具有独立精神的思想家王符、仲长统、徐幹，对社会进行冷峻的批判与反思。士人面对现实作出了不同的抉择：或者放纵情志，追求生命本然的享乐；或者隐居山野，躬耕垄亩。“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诸葛亮《前出师表》）；或者平暴除乱，投身于安时济世的时代洪流中。

这是一个呼唤英雄也诞生了英雄的时代。这是一个呼唤诗人也诞生了诗人的时代。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既是时代的精英,也是时代的歌手。

一

曹操(155——220),三国时政治家、军事家、诗人。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曹操出身于宦官家庭,早期对汉室抱有幻想,入仕之初,他打击浊流恶势力,上书为党人领袖请冤。后来,他目睹了东汉政权的腐朽,逐渐认识到汉不可为,于是他利用自己日隆一日的政治军事权力,走上了重造“天下”之路。建安元年(196),曹操迎献帝都许(今河南许昌)。从此用其名义发号施令,先后削平吕布等割据势力。官渡之战大破河北割据势力袁绍后,逐渐统一了中国北部。建安十三年,曹操率军南下,被孙权和刘备的联军击败于赤壁。其子曹丕称帝后,追尊曹操为武帝。“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曹操现存诗歌二十余首,这些诗篇或写民生疾苦,或抒一统天下之志,悲凉慷慨,刚健有力,气韵沉雄。“太祖御军三十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夜则思经传。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抒发理想壮志的名篇有《短歌行》《龟虽寿》等。曹集中流布最广、堪称压卷之作的是《短歌行》(对酒当歌)。魏源说“对酒当

歌,有风云之气”。(《诗比兴笺·卷一》)赤壁之战败北后,曹操见孙刘联盟一时难以攻克,转而经营北方。日月迅迈,老之将至,眼看自己在有生之年难以完成大业,于是,他写下了令后世慷慨之士击节不已的《龟虽寿》。

曹操诗歌感情沉惻,悲笼域内,表现出作者强烈的忧患意识。曹诗的忧患意识,向外表现为忧国忧民;向内表现为忧自己年寿不永,无法完成统一大业。诗人的忧国忧民之情突出反映在“诗史”性作品中。《薤露行》《蒿里行》乃“汉末实录,真诗史也。”(钟惺《古诗归》卷七)此两篇前后相銜,可视为汉末战乱诗史的上下篇。诗中既有细节描摹,又有宏观鸟瞰,加上政治家开阔的胸怀和军事家的洞察力,使之在同类作品中卓尔不凡。曹操对自己麾下的将士也颇为关怀。《苦寒行》抒写了战争时期行军之苦。曹操表白自己怜悯士卒,体贴士卒,并不想让士卒跟随自己去忍受征战之苦,但是要平暴除乱,又不得不如此。

年寿不永,功业难建的忧患主要反映在创作于晚年的游仙诗中。曹操的游仙诗,既有享乐主义思想倾向,也有忧患意识的再现。前者暴露了作者思想中庸俗的一面。后者与言志之作同旨。曹操晚年热衷于写作游仙诗,并不是完全相信神仙道教,主要是借以消解生命忧患意识。

对曹操诗歌艺术风格的体察,古人有大体相近的看法。钟嵘曰:“曹公古直,甚有悲凉之句。”(《诗品下》)敖陶孙曰:“魏武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诗评》)王世贞曰:“曹公莽莽,古直悲凉。”(《艺苑卮言》卷三)胡应麟曰:“(魏武诗)豪迈纵横,笼罩一世。”(《诗薮》外编卷一)周履靖曰:“魏武帝,自然沉雄。”(《骚坛秘语》卷中)徐世溥曰:“苍茫浑雄,自有开创之象。”(《榆溪诗话》)陈沆曰:“曹公古直悲凉,其诗上继变雅,无篇不奇。”(《诗

比兴笺》卷一)刘熙载曰:“曹公气雄力坚,足以笼罩一切。”(《艺概·诗概》)古人将曹诗风格归纳为悲与健两个方面,是基本准确的。这里所强调的是悲与健不是孤立的,而是悲中有健,健中有悲。悲中有健即为悲壮,健中有悲即为雄健。悲壮与雄健凝成了笼罩大地的浩然之气。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使命感给曹诗以刚健之力、浩然之气;深沉的忧患意识给曹诗以凝重之态、悲壮之势。曹操诗歌的这一风格在中国诗史上产生了巨大影响。

建安时代,“叙景已多,日甚一日”(吴乔《答吴季野诗问》)。曹操是这一转换中的关键性人物,他的诗中写景成分较多,第一首由自然意象构成的诗即出自其手,这就是他的《观沧海》。曹诗景物描写中另一点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对阔大雄奇之象的偏爱和阔大雄奇之境的创造。通观曹诗,不难发现:诗中多写萧杀和秋冬之景,绝少春风和煦、春光明媚、姹紫嫣红的阳春天气。所写的动物多是凶禽猛兽,不写温驯的家禽、依人的小鸟。所写山水以高山峻岭、深湍急流为特征,不写青山秀水。

曹操在诗史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曹操在戎马倥偬之中,“朝携壮士,夜接词人,崇奖风流”(胡应麟《诗薮》外编卷一),领导了建安诗歌的新潮流。此其一也;其二,他以自己的创作丰富了“建安风骨”的内涵,促成了“建安体”的完成;其三,他率先借古乐府写时事,为乐府诗闯出了一条新路,给唐代杜甫的新题乐府和白居易的新乐府运动奠定了基础;最后,曹诗在摆脱两汉经学家诗教说的束缚之后,大胆地反映现实,讴歌理想,将原始儒学所倡导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忧患意识从哲学思想转化为文学艺术;并以原始儒学之人文精神灌注于诗境、诗风,创造了苍凉悲壮、雄健慷慨的诗歌风格和阔大雄奇的审美境界。

二

曹丕(187——226),字子桓,曹操次子。他生于乱世,长于军中。从政途上看,曹丕很幸运。建安十六年(211)正月,曹丕被任命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建安二十二年(217)曹丕被封为魏太子。建安二十五年(220)正月,曹操去世,曹丕袭爵,嗣为丞相。十月曹丕称皇帝,废汉献帝为山阳公,改元黄初。他在政治上效法汉文帝,实行以德化民和与民休息的政策,主张轻刑法,薄赋税。改变了曹操用人唯才的政策,实行“九品中正制”。

曹丕现存诗四十多首,“子桓诗有文士气,一变乃父悲壮之习矣。”(沈德潜《古诗源》)其诗多写游子思妇之情,对人生进行哲学的思考。他的《典论·论文》被学术界视为文的自觉的号角。

王瑶先生说:“我们念魏晋人的诗,感到最普遍,最深刻,能激动人心的,便是那在诗中充满了时光飘忽和人生短促的思想与情感。”(王瑶:《中古文学史论》,第13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对生命短促、人生无常的强烈感受正是生命意识觉醒的标志。人生的短促、时光的飘忽使人不能不面对人类必然的归宿——死亡。曹丕诗中充满了对死亡的哀伤。《短歌行》是思念亡父之作。战争、疾病随时会夺走亲友的生命。“昔年疾疫,亲故多罹其灾,徐、陈、应、刘,一时俱逝,痛何可言邪!”(曹丕《与吴质书》)“回头四向望,眼中无故人”(曹丕佚题诗);“人生如寄,多忧何为?今我不乐,岁月如驰。”(《善哉行》)“汤汤川流,中有行舟。随波转薄,有似客游”(《善哉行》)。

因为社会的动乱、生计的逼迫,多少士人背井离乡、抛妻别子,于是游子思妇成为建安时代的普遍现象,曹丕的诗歌深刻地

反映了这一时代的忧伤情思中的生命意识。游子飘泊在外,孤苦无依,有家难回,对世态的炎凉、人生的冷暖体味尤为深刻。曹丕《杂诗》借游子题材,表现了人生的孤苦飘零,有一股苍凉之气贯注其中。与游子之愁相应的是思妇情思,曹丕的《燕歌行》“倾情,倾度,倾色,倾声,古今无两”。(王夫之《船山古诗评选》)作为男性的曹丕,特别善于揣摩、描摹女性的心理,诗作呈现出一种清绮婉约的阴柔美。这种视角、这种手法在宋词中被进一步发扬光大。曹丕笔下的女性都是美丽善良的化身,她们往往代表人性中至善的因素,而她们的命运却是不幸的,两者之间形成强烈的反差,这既是对不合理社会制度的控诉,也是对人生无常、生存空虚的揭示。

诗人对于生命意识的反映不是只借助于身外的现象从侧面展示,亦有直接的抒发;不是只有对于生命痛苦的描绘,亦有对于痛苦的超越、对自由状态的追求!诗人从现实关怀与终极关怀中开掘生命的深层结构,展现出生命个体的不懈追求过程,显示出生命的伟大。曹丕的诗则更多的是对人生的意义、生命的价值等问题的苦苦求索,其诗更多地表现出迷惘的心绪、燥动的情思、忧愁难解的哀怨。

有时诗人安于享乐,诗人从中体会到返依自然生存状态的快乐,但作为有抱负的志士,作为一位政治家,诗人的心中还有一个痛苦的自我。这些诗句的存在,标明了诗人的不同流俗、不同纨绔子弟之处,他并不在轻歌妙舞、美酒佳肴中沉湎。长篇乐府《大墙上蒿行》细致地表现出他不安于物质享乐、执着探求人生真谛的思绪。王夫之说:“长句长篇,斯为开山第一祖,鲍照、李白领此宗风,遂成乐府狮象。”(《船山古诗评选》卷一)

在诗人的探索历程中,爱情也是他着意的一个方面。《善哉

行》(有美一人)、《秋胡行》(朝与佳人期)等诗反映了他对佳人的倾心。将爱情不能实现时的失望、焦灼、难耐之情和盘托出。他的爱情诗多相失之苦,少相得之乐,常常咏唱一种有缺憾的爱。表现出惘惘不甘的情思,这与诗人对人生的理解是一致的。

作为政治家的曹丕当然是不会为了爱情而忽略人生的要义,他的探索并未就此止步。于是,他走向功业,以英雄气代替文士气。治平天下、建功立业是建安时代的主流,这一点在曹丕身上亦有反映。他热心于仕途功业,具有政治家的精明练达。

曹丕诗中多“忧”字。在诗人的笔下,“上山采薇,薄暮苦饥”的游子(《善哉行》其一)充满了“忧”情;秋日深夜,独守空闺的少妇充满了“忧”情;出人意外的是贵公子曹丕自己也充满了“忧”情,这在《大墙上蒿行》等诗作中表现得非常明晰。曹丕《丹霞蔽日行》表明,当诗人面对着丹霞、彩虹、流水、明月等象征着幸福圆满的美景时,内心仍然充满了“忧”情。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忧”,使曹丕诗歌意境呈现出纤巧细密、清新明丽之特色。

以曹丕为代表的在思想上反映生命意识,在形式上讲究华丽的“魏响”,崛起于中古诗坛。其巨大意义首先在于突破了两汉儒学诗教。经学家视文学为政治的附庸,扼杀了文学的生命力。“歌功颂德”,“刺过讥失”的济世诗学教条并不能生产出活泼的诗歌。建安前期,曹操、七子等人用诗歌来反映动乱现实,使其诗具有“汉末实录”“诗史”之价值,较之于经学家的诗教,无疑前进了一大步。但我们也应认识到,古代诗人因受史的意识支配,往往以时事、政治事件为其第一位的表现对象,忽略了史学与文学的不同。曹丕等人的诗歌又有了新的开拓。

沈德潜说:“孟德诗犹是汉音,子桓以下,纯乎魏响。”(《古诗源》卷五)曹丕诗歌以抒情性代替了写实性,从对社会现实的临

摹进入到对丰富而隐密的心灵世界的展示。曹丕诗歌以深邃的哲思、哀婉忧伤的情调所反映的生命意识使建安文学的内涵更为丰富、深刻。

三

曹植(192——232),字子建,曹操之子,曹丕的弟弟。子建的生活与创作以“司马门事件”为界,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曹植在少年时代就表现出文学上的才华,“年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太祖尝视其文,谓植曰:‘汝倩(请)人邪?’植跪曰:‘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奈何倩人?’时邺铜爵(雀)台新成,太祖悉将诸子登台,使各为赋。植援笔立成,可观,太祖甚异之。性简易,不治威仪。舆马服饰,不尚华丽。每进见难问,应声而对,特见宠爱。”(《三国志·魏书·曹植传》)曹操在很长的年月里未立太子,曹丕和曹植兄弟都有被封太子的可能,有几次曹操几乎要宣布让曹植做太子,但后来曹操还是选择了曹丕。曹植的失宠,最主要的原因是曹植“任性而行,不自彫励,饮酒不节。……植尝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太祖大怒,公车令坐死。由是重诸侯科禁,而植宠日衰。”同时也由于曹丕“御之以术,矫情自饰,宫人左右,并为之说,故遂定为嗣。”(《三国志·魏书·曹植传》)后期的曹植虽然名为藩王,实为囚徒,时刻有性命之忧,“文帝即王位,诛丁仪、丁廙并其男口。植与诸侯并就国。黄初二年,监国谒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有司请治罪,帝以太后故,贬爵安乡侯。”(《三国志·魏书·曹植传》)数年后,“深为东郡太守王机、防辅吏仓辑等任所诬白,获罪圣朝。”(曹植《黄初六年令》)“及到雍,又为监官所举。”(同上)曹睿

时代,从生活上有了很大改变,但在政治上依然受到猜忌和不信任。“植每欲求别见独谈,论及时政,幸冀试用,终不能得。既还,怅然绝望。时法制,待藩国既自峻迫,僚属皆贾竖下才,兵人给其残老,大数不过二百人。又植以前过,事事复减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无欢,遂发疾薨,时年四十一。”(《三国志·魏志·曹植传》)

曹植现存诗歌八十多首。身处于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建安时代,遭受“自谓终天路,忽然下沉泉”(《吁嗟篇》)之变故的曹植,其诗歌充满了悲哀、忧伤、怨怼,则自是情理之中的了。前期诗歌以游乐言志赠别为主,风流自赏,豪健洒脱,然亦有忧世、忧生之叹。曹植的《名都篇》《闺情》等诗写他早期的享乐生活。单纯读这类诗,的确给人以“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遨游”(谢灵运语)的印象。他有时沉浸、陶醉于这种贵介公子的享乐生活,乐而忘忧。但斗鸡走狗、金觞肴饌、红颜妖姿带给予建、子桓兄弟的,并不都是欢乐的感受,透过这表面的欢乐,他们往往会体会到更深刻的悲凉。子建早期的言志诗可以《白马篇》为代表。“篇中所云‘捐躯赴难,视死如归’,亦子建素志,非泛述矣。”(朱乾《乐府正义》卷十二)它与《名都篇》恰恰形成了鲜明对照,这两首诗恰恰表现了曹植人格的两极。

赠别是子建早期诗作的另一主题。离别,本来是黯然伤神之事,更何况在战乱频繁的建安之时。日本学者吉川幸次郎说:“在曹植之后,友情成为中国诗歌最为重要的主题,它所占有的地位,如同男女爱情之于西洋诗。这个诗题的创始者,就是曹植。换言之,是曹植发现了友情对于人生的价值。”(吉川幸次郎:《中国诗史》中译本,第131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曹植对友情诗有重大贡献,是毋庸置疑的。这不仅是指曹植友情诗的数量,更

重要的是指其友情诗的质量。

在曹丕、曹睿时代,“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汲无欢。”(《三国志·魏书·曹植传》)坎坷的命运,不幸的际遇,使曹植的诗歌充满了哀愁。徐伯虬云:“(子建诗歌)宛而不险,质而不靡,蓄而不虚,节而不巧,幽愤而有餘悲,其可谓古之遗声也已。”(李梦阳、王世贞评点《曹子建集》)李梦阳云:“植其音宛,其情危,其言愤切而有餘悲,殆处危疑之际者乎?”(同上)幽愤、伤悲等消极情感正是子建后期诗作的情感特征。

曹植诗歌有建功立业之志,与曹操诗歌之“悲情”相通,亦有生命意识之念,与曹丕之“忧境”相通,但更多的是描述个体需要在遭受到挫折之后的悲哀与怨恨,展示失意者的内心世界。其情曲折腾挪,深挚沉痛。故这里姑且称之为“哀怨之情”。其《赠白马王彪》是后期诗歌的代表作。“此诗气体高峻雄浑,直书见事,直书目前,直抒胸臆,沉郁顿挫,淋漓悲壮”(方东树《昭昧詹言》)。

曹植早期诗歌本已多有对生命悲剧的体认:“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薤露行》)“惊风飘白日,忽然归西山。”(《赠徐幹》)“清时难屡得,嘉会不可常。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送应氏》其二)……如此深重的悲叹发自于一个春风得意的少年王子之口,不能不令人深思。黄初年间,当丁氏兄弟等亲植派先后被剪除,当任城王不明不白地死于京师,当有司一而再、再而三地吹毛求疵,子建深深地明白,自己的生命随时可能被加上“动乱国经”的罪名而遭到毁灭。此时他心中的怆悲忧患不只不同于他早年的慨叹,亦不同于中古时代普通文士的忧患意识。他此时的叹息饱蘸了血、饱蘸了泪,是浸透血泪的哀叹。二是对于生命本体旷世孤独的体验。曹丕即位之初,即遣诸侯就国。从此,子建便

处于被禁锢被封闭状态。其《迁都赋序》说：“余初封平原，转出临淄，中命甄城，遂徙雍丘，改邑浚仪，而末将适于东阿。号则六易，居实三迁。连遇瘠土，衣食不继。”其实物质上的贫困还不是最残酷的迫害。更严重的是对其生命对其精神的威胁与折磨。子建后期处于曹丕爪牙的密切监视之中，这些监视者之中既有奉迎圣上旨意的小人，亦有专职的特工人员。他们联合起来，沆瀣一气，投石下井，欲置子建于死地。他后期诗歌反复申诉愁苦之情：“慊慊仰天叹，愁心将何诉？日月不恒处，人生忽若寓。悲风来入怀，泪下如垂露。”（《浮萍篇》）“流转无恒处，谁知吾苦艰！”（《吁嗟篇》）“孤雁飞南游，过庭长哀吟。翘思暮远人，愿欲托遗音。形影忽不见，翩翩伤我心。”（《杂诗》其一）后期的子建，只有将沉重的悲哀、弥天的愁苦独自吞咽，独自咀嚼。

这浓烈而无尽的哀愁便导致了他深切的“怨”情。他怨恨命运的不公，怨恨曹丕骨肉相残，怨恨奸险小人的无耻行径。怨曹睿只将自己视为圈牢之养物，空抱利器而无所施。在《赠白马王彪》中他说：“太息将何为？天命与我违！”“苦辛何虑思？天命信可疑！”这是对命运之神的指斥。“鸱枭鸣衡轭，豺狼当路衢。苍蝇兼白黑，谗巧令亲疏。”是对监国谒者、有司之流的怒斥，其中未尝不包含对曹丕的怨恨，“忧伤慷慨，有不可胜言之悲。”（刘克庄《后村诗话》）其《野田黄雀行》作于曹丕杀害丁氏兄弟之后，曹植眼睁睁地看着好友被人杀害，而无力救援，于是写出此诗，诗对“罗家”的怨恨之情溢于言表。

曹植诗歌是“怨而不怒”、“温柔敦厚”之诗教的典型代表。子建自云：“欢怨非贞则，中和诚可经。”（《赠丁仪王粲》）看来他对中和之美深有体认。黄节说：“陈思之怨独得其正”（《曹子建诗注》），可谓一语破的。《赠白马王彪》是子建怨气最盛的诗篇，刘

克庄曰：“子建于黄初之世，数有贬削，方且《责躬》上表，而不敢废恭顺之礼，卒以此自全。诗作于诸王凜凜不自保之时，而其忧伤慷慨有不可胜言之悲。诗中所谓‘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盖为灌均辈发，终无一毫怨兄之意。处人伦之变者，当以为法。”（刘履《选诗补注》卷二引）“终无一毫怨兄之意”，显然与事实不符，曹植不忍或者不敢将怨兄之意明明白白、淋漓尽致地写出，倒是真的。在《豫章行》其二中，他试图用骨肉亲情来打动曹丕的心。《怨歌行》以周公自况，极写为臣之难，却以“为君既不易”开篇，意在表明他对于为君之难亦颇为理解，这是他怨君而不怒君的缘由。被后人视为千古绝唱的《美女篇》也是典型的“怨而不怒”之作。本诗乃曹植后期处境和心情的写照。“子建志在辅君匡济，策功垂名，乃不克遂，虽授爵封而其心犹为不仕，故托处女以寓怨慕之情焉。……夫盛年不嫁，将恐失时，故惟中夜长叹而已。”（刘履《选诗补注》）。

怨而不怒的另外一种写法是借弃妇之形象来曲折吐露自己的怨怼，曹植诗集中之弃妇诗皆具有哀婉动人的艺术魅力。其《七哀》写一种深切的哀怨之情。刘履《选诗补注》云：“《七哀诗》，比也。子建与文帝同母骨肉，今乃浮沉异势，不相亲与，故特以孤妾自喻，而切切哀虑之也。”沈德潜《古诗源》曰：“《七哀诗》，此种大抵思君之辞，绝无华饰，性情结撰，其品最工。”诚是。子建温柔敦厚之性情于弃妇诗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其《浮萍篇》“写出恋恋之情，言辞温厚。”（宝香山人《三家诗》曹集卷二）弃妇对其夫有指责亦有眷恋。眷恋情深如海，指责委婉温和。关于《种葛篇》，朱绪曾《曹集考异》云：“此诗不得于文帝，借弃妇而寄慨之辞。篇中葛蔓、棠棣，皆隐寓兄弟之意。”对兄长抱有殷切希望，希望兄长有一天会回心转意，重续旧好。对眼前的被抛弃被冷落，

心中充满了幽忧,却不敢流露出与之决绝之意来。显然,子建以女性自拟、以丈夫拟君的象征法以及“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忽起忽伏、忽断忽续”(王邦采《离骚汇订》)的抒情方式来源于屈原之《离骚》。不过,子建弃妇诗已尽失屈子“扬才露已”、“暴显君过”、“怨怼激发”的锋芒,更加显得温驯和柔、吞声忍气、凄伤缠绵。这就是封建文人眼里的“怨之正”。

这种“怨而不怒”、“温柔敦厚”之情感形诸于诗歌艺术,可以形成一种意象遥深、含蓄委婉、低回要眇的美学风貌,宋人张载主张“其词婉、其意微,不迫不露。”他认为白居易诗歌“情意失于太露,遂成浅近,略无馀蕴,此其所短处。”(《岁寒堂诗话》)清人沈德潜大力提倡温柔敦厚之诗教。曹子建“怨而不怒”之作最具“蕴藉微远之致”。这种隐曲深沉、低回缠绵的美学风格与儒家“温柔敦厚”、“怨而不怒”的诗教相融合,遂被后人视为中国古代诗歌的正派的宗。

子建“哀而不伤”之情感渗透于所有诗作中,那些“忧怀从中来”的弃妇诗莫不怀着美好的期望,企求其夫有朝一日良心的觉醒,故不曾堕入消沉、绝望之境。然其“不伤”之情在下列两类诗作中展现得尤为充分:一类是言志之作,一类是游仙之作。前者有昂扬向上、自强不息之骨,与原始儒学之人文精神相通;后者有超旷逍遥、睥睨万物之气,与老庄哲学之精神境界相系。《赠白马王彪》是哀极而作,诗犹有“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之句,表现了诗人的自我克制力和志在四海的胸怀;《责躬》诗写于生死未卜之时,诗中犹谓:“愿蒙矢石,建旗东岳,庶立毫厘,微功自赎。危躯授命,知足免戾,甘赴江湘,奋戈吴越。”不改其建功立业之想。其后期表现慷慨不平之气的作品很多。

平治天下、建功立业是建安诗人的共同心声。黄初之后,子

建身处危难,衣食不继,居址屡迁,曹丕撒下了罗网,随时可能置子建于死地。在这种险恶的情势下,子建犹昂首高歌,猛气干云,壮志冲天,毫无颓废萎靡之态,实在难能可贵。

如果说不甘消沉的铮铮铁骨、堂堂正气来源于原始儒学“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人文精神,那么,老庄思想、道教神仙境界则给了曹植以精神的自由与心灵的安慰。子建早岁涉世未深,且处于顺境,故对于庄子思想难以有深刻的理解。但到了后期,子建思想有了转变。由云端跌至泥潭的子建开始服膺庄子学说,借任庄子天人合一境界以获得心灵的解脱,这是毋庸置疑的。曹植不是道教徒,但他后期有信道教的倾向。曹植所倾向的道教不同于相信鬼神禳祷咒祝的民间道教和方仙道,或可称之为文士道教。这是一种新型的道教。它介于民间道教与教会道教之间,主要反映文人学士的道教信仰,即既寻求一种精神的自由,又相信养生可长生不死。魏晋文士道教完成于正始诗人嵇康,曹植是嵇康的先行者。人在孤苦之时总会产生幻想,情感敏锐的诗人当比常人更善于想象。子建虽非铁心要做道士,但他后期也不会与道教信仰势不两立,文士道教本来就是老庄哲学与养生学说的混血儿,子建有一些神仙之想毫不奇怪。

诗人在游仙境界中所表现所追求的往往是自己在现实中最缺乏的。曹操的游仙诗写于桑榆暮景的晚年,深痛大功未竟,去日苦多。所以,曹操的游仙诗渴望延长生命之存在的时间。子建后期生活的最大问题是失去了自由。因之他的游仙诗便表现对于自由的渴求,是他渴求真正的人的自由之意识的折光。绚丽的意象,开阔的境界,深沉的寄托,神奇的想象构成了曹植游仙诗的独特魅力,为后世处于哀愁之境的诗人指出了一条解脱的途径,尽管这种解脱是虚幻的、短暂的。

曹植诗歌形成了既含蓄蕴藉、低回要眇,又骨气充盈、远举豪逸的表情方式。曹植诗歌之所以深受后人推崇、认同,与其创造出此种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的情感特征密不可分。

本书从三曹诗歌中选择了 129 首,其中曹操诗歌 19 首,曹丕诗歌 39 首,曹植诗歌 70 首,分别加以题解和注释。在选注过程中主要参考了以下书籍:1、陈贻焮:《论诗杂著》,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年版;2、张可礼:《三曹年谱》,齐鲁书社,1983 年版;3、夏传才、唐绍忠:《曹丕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 年版;4、赵幼文:《曹植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年版;5、余冠英:《三曹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年版;6、殷义详:《三曹诗选译》,巴蜀书社,1989 年版;7、陈庆元:《三曹诗选评》,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版。由于本人才学所限,在篇目选择、注释和题解方面一定会有许多错误和疏漏,希望得到大雅君子的教正。

孙明君

二〇〇四年春于清华园

目

录

前言	1
----------	---

曹操诗选

对酒	3
度关山	4
善哉行(古公亶父)	6
善哉行(自惜身薄祐)	8
薤露行	9
蒿里行	11
苦寒行	12
步出夏门行	
艳	14
观沧海	15
冬十月	16
土不同	17
龟虽寿	18
短歌行(对酒当歌)	19
短歌行(周西伯昌)	21
秋胡行(晨上散关山)	24

2 三曹诗选

秋胡行(愿登泰山)	27
陌上桑	29
却东西门行	30
精列	32
谣俗辞	33

曹丕诗选

黎阳作诗四首	37
芙蓉池作诗	40
寡妇诗	42
孟津诗	43
短歌行	44
于谯作诗	45
令诗	46
至广陵于马上作诗	48
饮马长城窟行	49
于玄武陂作诗	50
夏日诗	51
见挽船士兄弟辞别诗	52
于明津作诗	53
清河作诗	54
代刘勋妻王氏杂诗	55
杂诗二首	56
燕歌行二首	58
秋胡行二首	60

善哉行二首	62
丹霞蔽日行	65
上留田行	66
大墙上蒿行	67
艳歌何尝行	72
煌煌京洛行	74
秋胡行	76
陌上桑	77
猛虎行	78
折杨柳行	79
董逃行	80
善哉行二首	81
钓竿行	83
十五	84
附：曹丕《典论·论文》	85

曹植诗选

斗鸡诗	95
送应氏二首	96
赠王粲诗	98
弃妇诗	99
赠徐幹诗	100
公讌诗	102
离友诗二首 并序	103
白马篇	105

4 三 曹 诗 选

名都篇	107
赠丁仪诗	109
赠丁仪王粲诗	110
三良诗	111
赠丁翼诗	112
侍太子坐诗	114
野田黄雀行(高树多悲风)	114
杂诗(高台多悲风)	115
盘石篇	116
仙人篇	118
游仙诗	120
升天行二首	121
责躬	122
应诏	127
七步诗	130
赠白马王彪	131
朔风诗	134
浮萍篇	135
七哀诗	137
种葛篇	138
苦思行	140
矫志诗	141
鼙舞歌五首	
圣皇篇	143
精微篇	146
孟冬篇	148

怨歌行	151
当墙欲高行	152
喜雨诗	153
杂诗(仆夫早严驾)	154
鰕鮒篇	155
吁嗟篇	156
美女篇	157
杂诗(南国有佳人)	159
杂诗(转蓬离本根)	159
桂之树行	160
平陵东行	161
五游咏	162
远游篇	163
驱车篇	164
泰山梁甫行	166
杂诗(飞观百馀尺)	167
豫章行二首	168
丹霞蔽日行	170
当欲游南山行	171
当事君行	172
薤露行	172
野田黄雀行(置酒高殿上)	174
当车已驾行	175
当来日大难	176
妾薄命行二首	177
门有万里客	179

6 三 曹 诗 选

杂诗(悠悠远行客)	180
闺情二首	181
代刘勋妻王氏杂诗	183
乐府	184
杂诗(西北有织妇)	184
情诗	185
失题诗	186

曹操詩選



对 酒

对酒歌，太平时，吏不呼门。

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1]。

咸礼让，民无所争讼。

三年耕有九年储，仓谷满盈。

斑白不负戴^[2]。

雨泽如此，百谷用成^[3]。

却走马，以粪其土田^[4]。

爵公侯伯子男，咸爱其民。

以黜陟幽明。

子养有若父与兄^[5]。

犯礼法，轻重随其刑。

路无拾遗之私。

囹圄空虚^[6]，冬节不断^[7]。

人耄耄^[8]，皆得以寿终。

恩泽广及草木昆虫。

题 解

《对酒》属于汉乐府相和歌相和曲。

原始儒家主张“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意在创造一个太平世界。此太平世界分为两个阶段，“王道之始”（见《孟子·梁惠王上》）是其初级阶段；“大同世界”（《礼记·礼运》）是其高级阶段。曹操的《对酒》以诗的形式表现了这种理想的社会

形态。包括:1、政治清明,人民知礼守法,安居乐业。2、五谷丰登、物产丰富,人民无养生丧死之憾。3、社会秩序安定,窃贼不作,路无拾遗。4、人与人之间友善和睦,老有所终,幼有所长。5、生态平衡思想,“恩泽广及草木昆虫”。本诗“采用颂的形式,模拟躬逢其盛者的口吻,以极大的热忱,讴歌太平时代的终于到来,从而表达了诗人颇带浪漫色彩的政治理想”(陈贻焮:《论诗杂著》,第2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注 释

- [1]股肱(gōng):大腿和臂膊。后用之指代皇帝最得力的大臣。
 [2]斑白:头发花白,此指老年人。 [3]用:以,因此。成:成熟丰收。
 [4]却:退。走马:良马。粪:动词,施肥。 [5]子养:养之如子。
 [6]圜圜(líng yǔ):监狱。 [7]断:断案,判决。 [8]耄耋(mào dié):
 年九十为耄,年八十为耋。

度 关 山

天地间,人为贵。

立君牧民,为之轨则。

车辙马迹,经纬四极^[1]。

黜陟幽明^[2],黎庶繁息^[3]。

於铄贤圣^[4],总统邦域。

封建五爵^[5],井田刑狱^[6]。

有燔丹书^[7],无普赦赎^[8]。

皋陶甫侯^[9],何有失职。

嗟哉后世,改制易律。

劳民为君，役赋其力。
 舜漆食器，畔者十国^[10]。
 不及唐尧，采椽不斲^[11]。
 世叹伯夷^[12]，欲以厉俗^[13]。
 侈恶之大^[14]，俭为共德。
 许由推让^[15]，岂有讼曲？
 兼爱尚同^[16]，疏者为戚^[17]。

解 释

度关山，乐府旧题，其乐调属相和歌相和曲。关山，关塞和山岳。

本诗和《对酒》一样，所写的是曹操的政治理想和治国之道。曹操是一位诗人，更是一位政治家，他的诗歌与汉魏之际的政治关系密切，本诗就是一个例证。

此诗劈空提出：“天地间，人为贵”，标明曹操对人的重视，此与原始儒家人与天地参的观念一脉相承。他主张“立君牧民，为之轨则”，反对“劳民为君，役赋其力”，正是孟子民本思想的再现。民本思想固然不同于今日的民主政治，它是以君为本位的。所谓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强调的重心在于存社会、安国家。但在封建时代，这种思想自有其积极意义，至少它在一定程度上重视人民的利益，较之于扰民、害民的弊政毕竟是一种进步。曹操对君民关系的认识，基本上符合儒家传统政治思维模式。

注 释

[1]经纬：本指纺织或织物上的纵线和横线。此指纵横交错的道路。

[2]黜陟幽明：见《尚书·舜典》。黜陟(chù zhì)：贬谪与升迁，幽明：指佞人

与贤人。〔3〕黎庶：黎民百姓。息：生长。〔4〕於(wū)：叹词，表示赞美。铄：美。〔5〕封建：帝王分封土地给诸侯，使其建立邦国。五爵：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6〕井田：周代所实行的土地制度。《孟子·滕文公下》云：“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7〕燔(fán)：焚烧。丹书：记录犯人罪行的文件。〔8〕赦：赦免。赎：赎罪。〔9〕皋陶：人名，虞舜时代狱官之长。甫侯：周穆王时的司寇。〔10〕畔：叛。〔11〕采：柞木。斲(zhuó)：砍削。〔12〕伯夷：商末孤竹国国君的长子，商亡后与其弟叔齐隐居首阳山，采薇而食。〔13〕厉俗：劝勉世俗，纠正世俗。〔14〕侈恶之大：奢侈是恶之大者。〔15〕许由：唐尧时隐士。讼曲：争辩曲直。〔16〕兼爱尚同：《墨子》中的两个篇名，墨子主张人们应兼相爱，下者要同于上。〔17〕戚：亲近。

善哉行

古公亶父^{〔1〕}，积德垂仁。
 思弘一道^{〔2〕}，哲王于豳。
 太伯仲雍^{〔3〕}，王德之仁。
 行施百世，断发文身。
 伯夷叔齐，古之遗贤。
 让国不用，饿殍首山^{〔4〕}。
 智哉山甫^{〔5〕}，相彼宣王。
 何用杜伯^{〔6〕}，累我圣贤。
 齐桓之霸，赖得仲父^{〔7〕}。
 后任竖刁，虫流出户^{〔8〕}。
 晏子平仲^{〔9〕}，积德兼仁。
 与世沉德，未必思命。
 仲尼之世，王国为君^{〔10〕}。

随制饮酒^{〔11〕}，扬波使臣^{〔12〕}。

题 解

善哉行，属于乐府相和歌瑟调曲。

本诗分别赞颂了古公亶父、太伯仲雍、伯夷叔齐、仲山甫、管仲、晏婴等古代圣贤。这些历史人物，各自有其不同的人生经历和足以传诵千古的业绩，如果归结为一个字，那就是“仁”。本诗中“仁”字出现了三次，实质上以“仁”字贯穿于全篇。古公亶父之仁是开基者之仁，太伯仲雍和伯夷叔齐之仁是让国者之仁，至于仲山甫和管仲仁则仁矣，但皆有失误，所以即使是仁者也应该自我警惕，谨慎处世。晏婴身处乱世，“积德兼仁”，也是诗人效法的榜样。围绕一个“仁”字，借助历史人物，起承转合、层次分明来写自己的内心世界，将自己微妙的情感世界清晰地表述给了历代读者。

注 释

〔1〕古公亶父：周族英雄，相传为后稷第十二代孙，周文王之祖父。他率领周族由豳（今陕西彬县）迁岐（今陕西岐山）。〔2〕恩弘一道：专心弘扬后稷、公刘的治国之道。〔3〕太伯：古公亶父的长子。他有两个弟弟，一个是仲雍，一个是季历。季历的长子即周文王姬昌。太伯和仲雍为了父亲传位于季历，出走江南，断发纹身，后成为吴国始祖。〔4〕殂：死亡。首山：首阳山。〔5〕山甫：仲山甫，周宣王时大臣。〔6〕杜伯：周宣王的大臣之一，无罪被宣王所杀。〔7〕仲父：管仲。〔8〕虫流出户：齐桓公死后，五子内讧，无人收殓死尸，蛆虫爬出户外。〔9〕晏子：即晏婴，字平仲，春秋时齐国大夫，经历了灵公、庄公、景公三朝。〔10〕王国为君：王国即周王室，君即诸侯之君。此句说周王室力衰微，实际上同于一个诸侯国。〔11〕随制饮酒：遵从礼仪的规定赴宴饮酒。〔12〕波：黄节

注：“‘波’疑‘彼’字之误。”使臣：似指管仲。《左传·僖公十二年》载：齐侯使管仲入朝，周王以上卿之礼飨管仲，管仲辞，受下卿之礼而还。

善哉行

自惜身薄祐^[1]，夙贱罹孤苦^[2]。
既无三徙教^[3]，不闻过庭语^[4]。
其穷如抽裂，自以思所怙^[5]。
虽怀一介志^[6]，是时其能与^[7]。
守穷者贫贱，惋叹泪如雨。
泣涕于悲夫^[8]，乞活安能睹？
我愿于天穷^[9]，琅邪倾侧左^[10]。
虽欲竭忠诚，欣公归其楚^[11]。
快人由为叹，抱情不得叙^[12]。
显行天教人^[13]，谁知莫不绪^[14]。
我愿何时随^[15]？此叹亦难处。
今我将何照于光曜？释衔不如雨^[16]。

题解

善哉行，属于乐府相和歌琴调曲。从“欣公归其楚”一句判断，本篇当作于建安元年(196)。

朱乾《乐府正义》卷八云：“此篇内痛父死，外悲君难。君父至情，忠孝至性，安得疑其有伪？只是初心不守，夺于利欲，后遂无所不至耳。故圣贤因忧患而德性固，奸雄因忧患而机械深。此周召操莽之分，而王道之必本于诚意也。”朱乾用“内痛父死，外悲君难”来概括本诗旨意是非常恰切的。他说曹操“初心不守”，实为奸雄，也有其道

理。按照两汉经学家的君臣观,曹操后来的行为与“外悲君难”大相径庭。“内痛父死”是人之至情,但作为军阀的曹操在表达其悲痛之情时采用了残酷的杀戮手段。《资治通鉴》献帝初平四年(193)载:曹操之父曹嵩避难在琅邪之时,被陶谦部下所杀。“操引兵击谦,攻拔十馀城,至彭城,大战,谦兵败,走保郯。初,京雒遭董卓之乱,民流移东出,多依徐土,遇操至,坑杀男女数十万口于泗水,水为不流。操攻郯不能克,乃去,攻取虑、睢陵、夏丘,皆屠之,鸡犬亦尽,墟邑无复行人。”只是读曹操之诗,我们会同情其失父之痛,及至读了这段史实,我们不能不吃惊于他的疯狂,因自己失去了父爱而滥杀无辜,使多少民众家破人亡,这样的孝纵然是出于“至情至性”,也让人难以认同。

注 释

- [1] 祐(hù):福。 [2] 夙(sù):早年。罹(lí):遭受不幸。 [3] 三徙:孟子母亲为了教育孟子,三次迁徙住址,详见《列女传》。 [4] 过庭语:孔子儿子孔鲤经过庭中时,孔子对其进行了教育。《论语·季氏》云:“(孔子)尝独立,鲤趋而过庭。”后来用“过庭”表示接受父教。 [5] 怙(hù):依靠、仗恃。 [6] 介:微小,细微。 [7] 与:通“欤”。语气词,表疑问。 [8] 于:而。 [9] 于:通“吁”。天穷:天边。 [10] 琅琊:瑯琊山,在今山东诸城东南。献帝初平四年(193)曹操之父曹嵩避难在琅琊,被陶谦部下杀害。 [11] “欣公”句:用《穀梁传·襄公九年》鲁襄公自楚归鲁典,代指汉献帝在建安元年(196)东归洛阳。 [12] 抱情:对汉献帝怀有忠诚之情。 [13] 显行:公开执行。 [14] 绪:馀绪。 [15] 随:同“遂”,实现,成功。 [16] 释衔:解除忧愁。

薤 露 行

惟汉二十世^[1],所任诚不良^[2]。
沐猴而冠带^[3],知小而谋强^[4]。

犹豫不敢断，因狩执君王^{〔5〕}。
 白虹为贯日，己亦先受殃^{〔6〕}。
 贼臣持国柄^{〔7〕}，杀主灭宇京^{〔8〕}。
 荡覆帝基业，宗庙以燔丧。
 播越西迁移^{〔9〕}，号泣而且行。
 瞻彼洛城郭，微子为哀伤^{〔10〕}。

题 解

薤露行，属于乐府相和歌相和曲。原为出殡时挽柩人唱的挽歌。古辞相传是田横门人挽田横之作。

《薤露行》、《蒿里行》乃“汉末实录，真诗史也。”（《钟惺《古诗归》卷七》此两篇前后相衔，可视为汉末战乱诗史的上下篇。本篇从汉室“所任诚不良”起笔，写了大将军何进欲诛宦官，因优柔寡断，反遭杀身之祸；继写贼臣董卓把持国柄，肆意杀戮。初平二年（190）董卓焚烧洛阳，胁迫献帝西迁。本诗具有伤时悯世、体恤民情、关怀民瘼的民本主义精神。方东树评曰：“浩气奋迈，古直悲凉，音节词旨，雄姿真朴。”（《昭昧詹言》卷二）

注 释

〔1〕惟：发语词。二十世：从刘邦建国到汉灵帝时代共二十二世，此处举其成数。〔2〕所任：所任用者，指何进，时为大将军。〔3〕沐猴：楚人称猕猴为沐猴。〔4〕知：同智。谋强：谋划大事，指何进欲诛宦官。〔5〕狩：皇帝出外巡视。执君王：指宦官张让、段珪劫持少帝和陈留王出奔洛阳北小平津事。〔6〕己：指何进。何进被宦官张让所杀。〔7〕贼臣：指董卓。国柄：国家政权。〔8〕杀主：中平元年（189）九月，董卓废刘辩为弘农王，立陈留王刘协为帝，即汉献帝。董卓又杀何太后，自为太尉。灭

宇京：董卓纵兵焚烧京城洛阳。〔9〕播越：长途迁徙。初平元年（190），各州郡起兵讨伐董卓，董卓焚烧宫室，胁迫献帝迁都长安。〔10〕微子：名启，商纣王之庶兄。商亡后，微子路过殷墟，见宫室毁坏，长满了禾黍，遂作《麦秀》之歌以示哀伤。

蒿 里 行

关东有义士^{〔1〕}，兴兵讨群凶。
 初期会盟津^{〔2〕}，乃心在咸阳。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3〕}。
 势利使人争，嗣还自相戕^{〔4〕}。
 淮南弟称号^{〔5〕}，刻玺于北方^{〔6〕}。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题 解

蒿里行，属汉乐府相和歌相和曲，亦为挽歌。

本诗是《薤露行》的姊妹篇，《薤露行》写何进误国，此写关东义士，兴兵讨卓。因人心不齐，半途而废。军阀们为了私利，互相残杀，生灵涂炭。“白骨”两句是当时社会满目疮痍、哀鸿遍野惨状的写真。诗中既有细节描摹，又有宏观鸟瞰，加上政治家开阔的胸怀和军事家的洞察力，使之在同类作品中卓尔不凡。

据此可知，曹操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原始儒学所倡导的仁民爱物和忧国忧民的情怀。正因为这样，他所采取的许多政治措施和统一大业都能够建立在拯世济民的基础之上。

注 释

- 〔1〕关东：函谷关以东。〔2〕盟津：即孟津，在今河南孟县南。
 〔3〕雁行：形容关东义士列阵观望，陈兵不前。〔4〕嗣还(xuán)：随之，接着。
 〔5〕淮南弟：建安二年(197)，袁绍从弟袁术在淮南(今安徽寿县)自立为帝。
 〔6〕玺：皇帝的印。

苦 寒 行

北上太行山^{〔1〕}，艰哉何巍巍！
 羊肠坂诘屈^{〔2〕}，车轮为之摧。
 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
 熊罴对我蹲^{〔3〕}，虎豹夹路啼。
 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
 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
 我心何怫郁^{〔4〕}？思欲一东归。
 水深桥梁绝，中路正徘徊。
 迷惑失故路，薄暮无宿栖。
 行行日已远，人马同时饥。
 担囊行取薪^{〔5〕}，斧冰持作糜^{〔6〕}。
 悲彼东山诗^{〔7〕}，悠悠使我哀。

题 解

苦寒行，属汉乐府相和歌清调曲。

此篇写战争时期行军之苦。建安十年(205)，乘曹操东征乌桓之际，袁绍的外甥高干叛操，屯兵壶关口(今山西长治)，建安十一年正月曹操亲征高干，本诗作于行军途中。曹操率领将士登上

巍巍的太行山，行军面临艰难险阻。羊肠坂陡峭狭窄，车轮毁坏，北风凄厉，横扫树木，大雪纷飞，猛兽出没无常，附近不见人烟。困苦荒寒之境触发了诗人的愁苦悲切之情，甚至他闪现出退出战争、回归故乡的念头。桥梁被大水冲走，路线因山深林密而迷失，曹操和他的部下并没有停止行军，直到夜幕降临、人马同饥之时才自制晚餐。“悲彼东山诗，悠悠使我哀”是发自诗人内心的深切感受。《东山》本为《诗经·豳风》中的一篇。《毛诗序》云：“《东山》，周公东征也。周公东征，三年而归，劳归。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诗也。”曹操之诗一则以周公自况；二则在于说明，经过艰苦的行军作战，自己体察到了当年周公的心境；三则表白自己怜悯士卒，体贴士卒，并不想让士卒跟随自己去忍受征战之苦，但是要平暴除乱，又不得不如此。方东树云：“大约武帝诗沉郁直朴，气真而逐层顿断，不一顺平放，时时提笔换气换势，寻其意绪，无不明白；玩其笔势文法，凝重屈蟠；诵之令人满意。后惟杜公有之。”（《昭昧詹言》卷二）

注 释

- 〔1〕太行山：山名，在今河南、山西、河北境内。〔2〕羊肠坂：地名。在今山西长治东南。坂：斜坡。诘屈：纡曲盘旋。〔3〕黑：熊之一种，又称人熊、马熊。〔4〕怫郁：心中不安，忧郁苦闷。〔5〕担囊：挑着行装。〔6〕斧：动词，砍。糜：稀粥。〔7〕东山：《诗经·豳风》中的一篇，写士卒久戍得归之情。旧说为周公所作。

步出夏门行

艳

云行雨步，超越九江之皋^{〔1〕}。
临观异同，心意怀游豫^{〔2〕}，不知当复何从。
经过至我碣石^{〔3〕}，心惆怅我东海。

题 解

步出夏门行，又称“陇西行”，属相和歌瑟调曲。夏门，洛阳北面西头的城门。古辞写人生无常的感慨。

这组诗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称“艳”，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引子。其它四个部分分别是《观沧海》、《冬十月》、《土不同》、《龟虽寿》。建安十二年(207)，这一年曹操五十三岁，他率领大军前去征讨乌桓，五月出发，八月大败乌桓，九月引兵凯旋。归途中缺水乏粮，也很艰苦。前人以为本组诗作于曹操北征乌桓之归途中，《观沧海》、《冬十月》、《河朔寒》等三首景物与上说吻合，但《龟虽寿》写作时间却难以断定，疑其晚于上述三首。

引子部分写本意要去攻打荆州，因为高干投奔到了荆州，依附于刘表。即将南征之时，曹操又徘徊于南征与北伐两种意见之间。最后两句写曹操经过碣石山时的惆怅心情。

注 释

〔1〕九江之皋：指荆州。〔2〕游豫：犹豫。〔3〕碣石：山名，一说在骊成(今河北乐亭西南)，一说在昌黎(在今河北)。

观 沧 海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1]。
 水何淡淡，山岛竦峙^[2]。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3]，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4]，歌以咏志。

题 解

《观沧海》是中国古代诗史上第一首完整的山水诗。

在建安十二年(207)之前，经过多年浴血奋战，曹操生擒吕布，招降张绣，消灭袁绍，征讨高干，取得了辉煌成就。是年，曹操北征乌桓，“斩蹋顿及名王已下，胡、汉降者二十馀万口”(《三国志·武帝纪》)，铲除了袁氏集团的残余势力。至此，整个北方地区已掌握于曹操手中(辽东的公孙康和关西的马腾、韩遂亦在名义上归附了曹操)。当此之时，如果能够一鼓作气，乘胜进击，征服南方的割据势力，就可望平息战乱，开创大一统的新局面。在这种政治军事情势下，曹操于凯旋途中登上碣石山，眺望大海，心潮澎湃，写下了具有“吞吐宇宙气象”的《观沧海》。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点题直起。以下按照历时性进程，分写诗人所“观”到的三种境界。诗人首先看到：海水浩淼无垠，动荡不已；海岛挺拔雄伟，巍然屹立；草木郁郁葱葱，充满生机。整个画面展现出大自然蓬勃的生机和旺盛的生命力。继而诗人看

见秋风动地而来,掀起滔天巨波,大有排山倒海之势。后来,狂风渐弱,大海又恢复了平静。诗人看到了奇景:鲜红的太阳和皎洁的明月的出入升降似乎是由于大海的吞吐;灿烂的星河映满大海,仿佛嵌在大海的胸中。大海具有多么广阔的胸怀啊!

古人说曹操诗歌具有“霸气”,其实所谓“霸气”,正是他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的流露。曹操通过观沧海所体悟出的乃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人生境界,是含纳万物、吞吐日月的英雄胸襟,具有挥洒酣歌、刚健挺拔的阳刚之气。

注 释

〔1〕沧海:指渤海。 〔2〕竦峙:耸立。 〔3〕星汉:银河。 〔4〕“幸甚”两句:合乐所加,与正文无关,下同。

冬 十 月

孟冬十月^{〔1〕},北风徘徊。
天气肃清,繁霜霏霏。
鸱鸡晨鸣^{〔2〕},鸿雁南飞。
鸛鸟潜藏^{〔3〕},熊罴窟栖。
钱鏹停置^{〔4〕},农收积场。
逆旅整设^{〔5〕},以通贾商^{〔6〕}。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题 解

本章写归途中的所见,描绘了华北地区隆冬季节的景致。“拉杂写来,而节候、景物、时世之见,这简直是小说刻画细节描写

的手法，能给人身临其境之感，亦复生新别致，不宜用诗家常法衡之、常眼观之。”（陈贻焮：《论诗杂著》，第60页）

注 释

〔1〕孟冬：冬季里的第一个月。孟：始。〔2〕鸱鸡：鸟名，似鹤，羽毛黄白色。〔3〕鸷鸟：猛禽。〔4〕钱鍤（jiǎn bó）：两种农具名。钱，类似铁铲。鍤，类似锄头。〔5〕逆旅：客栈，旅店。〔6〕贾（gǔ）商：坐商为贾，行商为商。

土 不 同

乡土不同^{〔1〕}，河朔隆寒^{〔2〕}。
 流澌浮漂^{〔3〕}，舟船行难。
 锥不入地，蘼蕪深奥^{〔4〕}。
 水竭不流，冰坚可蹈^{〔5〕}。
 士隐者贫^{〔6〕}，勇侠轻非^{〔7〕}。
 心常叹怨，戚戚多悲^{〔8〕}。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题 解

《土不同》又名《河朔寒》，写黄河以北地区冬季的气候与民风。《乐府正义》云：“按《魏志》：田畴引军出卢龙塞，塹土堙谷，五百馀里，经白檀，历平罡，登白狼，望柳城。时天寒且旱，二百里无水，军又乏食，杀马数千匹以为粮，凿地三十馀丈方得水。此诗所谓‘水竭不流，冰坚可蹈’也。‘隐’，疾也。好勇疾贫，岂唯河朔气习？叹怨多悲，职为乱阶。魏武思念及此，宜其摄人心，而成白

狼之功也。”全诗纯用白描手法，质朴自然。

注 释

- 〔1〕乡土：各地风土人情。〔2〕河朔：黄河以北。隆寒：严寒。
〔3〕流澌(sī)：河面上飘浮的冰块。〔4〕薳蒨(fēng lài)：芜菁和蒿草。深奥：深埋于雪中。〔5〕蹈：踏。〔6〕隐：忧痛。〔7〕轻非：轻易做非法的事。〔8〕戚戚：忧愁的样子。

龟 虽 寿

神龟虽寿，犹有竟时。
腾蛇乘雾^{〔1〕}，终为土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盈缩之期^{〔2〕}，不但在天；
养怡之福^{〔3〕}，可得永年。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题 解

赤壁之战败北后，曹操见孙刘联盟一时难以攻克，转而经营北方。以后虽与刘备军队多次遭遇，但始终不再发动大规模的统一战争。日月迅迈，老之将至，眼看自己在有生之年难以完成大业，于是，他写下了令后世慷慨之士击节不已的《龟虽寿》。

首节连用两个譬喻，“神龟”、“腾蛇”是传说中的神物。《庄子·秋水》云：“吾闻楚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韩非子·难势》云：“飞龙乘云，腾蛇游雾，云罢雾霁，而龙蛇与蛭蚁同矣，则失其

所乘也。”诗人意在说明人类的寿命、本领比不了神物，其生存时间与活动空间是很短暂、狭小的。“老骥伏枥”数句气势磅礴，句挟风雷。进入老境的曹操，雄心壮志不减当年。这数句最足以表现慷慨激昂的英雄本色，陈祚明曰：“名言激昂，千秋使人慷慨。”（《采菽堂古诗选》卷五）最后一节承首节而言，生命有尽是自然规律，但生命的长短亦与主观因素相关。钟惺曰：“拗气横语，在‘不但’二字上，有君相造命之意。”谭元春曰：“‘不但在天’，腐儒吐舌。及读下二句，始知真英雄无欺人语。”（《古诗归》卷七）下二句进而说明注意保养，保持乐观情绪，则可以延年益寿。诗人之所以追求‘永年’，不同于普通的养生之徒，诗人希冀延长寿命，乃是为了在有生之年，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推进统一大业的进程。

注 释

〔1〕腾蛇：传说似龙的神蛇，能兴云驾雾。〔2〕盈缩：长短，此指年寿之长短。〔3〕养怡：乐观地保养。

短 歌 行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譬如朝露，去日苦多。
慨当以慷^{〔1〕}，幽思难忘。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2〕}。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3〕}。
但为君故，沉吟至今^{〔4〕}。
呦呦鹿鸣，食野之苹。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5〕}。

明明如月，何时可掇^[6]？
 忧从中来，不可断绝。
 越陌度阡，枉用相存^[7]。
 契阔谈讌^[8]，心念旧恩。
 月明星稀，乌鹊南飞。
 绕树三匝^[9]，何枝可依？
 山不厌高，海不厌深。
 周公吐哺^[10]，天下归心。

题解

短歌行，属于乐府相和歌平调曲。

魏源说《对酒当歌》“有风云之气”。（《诗比兴笺》卷一）此论深合诗人之旨。

开篇四字“截断已过、未来，只说现前，境界更逼，妙传‘短’字神髓。以下三十一句诗文，皆从此四字生出。”（吴淇《六朝选诗定论》卷五）诗人在觥筹交错、轻歌曼舞的盛大宴会上，并没有沉醉，他的思绪依然久久地萦绕着统一大业的进程，难以释怀，所以他才发出“人生几何”的喟叹。“譬如朝露”等六句，写人生之短促，忧思之深重，在极度愁苦中诗人唯有借酒浇愁。从字面看这数句的调子颇低沉伤感，难怪许多学者认定诗人在此宣扬及时行乐的人生哲学。不过，英雄的忧伤不是为了个人穷奢极欲的享乐，而在于时光易逝使壮志难酬。英雄因忧愁的沉重也可能借酒浇愁，但这只是暂时的。“青青子衿”以下笔锋突转，指向对“同志”之士的渴求。“青青子衿”两句引自《诗经·郑风·子衿》，原诗写一位痴情女子对自己情人的期待。“呦呦鹿鸣”四句引自《诗经·小雅·鹿鸣》之首章，《鹿鸣》是古代宴饮嘉宾时唱的歌，曹操借此

表现自己对贤才的欢迎。诗人仰首而望,但见一轮皓月高悬头上,其思绪不禁又与统一大业相联系,何时才能得到明月?以明月指代统一大业的完成,同时也暗喻着对士人的渴望,因为没有士人的支持拥护就没有最后的胜利。诗人面对明月展开了想象:仿佛看到士人从四面八方来投奔自己,自己与他们共同饮宴,商讨统一大业。绕树择枝的乌鹊也引起了诗人的注意,诗人由此又联想到士人择主。建安后期,“天下三分,士不北走,则南驰耳。分奔蜀吴,栖皇未定。”(陈沆《诗比兴笺》)最后四句承上而来,说明自己将吸引士人归附,同时也表达了必胜的信念。“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两句用周公“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之典故,表白自己亦将虔诚地对待士人。

注 释

- 〔1〕慨当以慷:慷慨。〔2〕杜康:相传是首先酿酒者之一,此指酒。
〔3〕“青青”二句:用《诗经·郑风·子衿》成句。青衿:青色的衣领,周代学子的服装。〔4〕沉吟:低吟。〔5〕“呦呦”四句:用《诗经·小雅·鹿鸣》首章四句。呦呦:鹿鸣声。苹:艾蒿。〔6〕掇:取得。〔7〕枉:枉驾。用:以。存:问候。〔8〕契阔:聚散。这里是久别重逢的意思。
〔9〕匝(zā):周。〔10〕周公吐哺:《韩诗外传》卷三载周公之语曰:“吾与天下亦不轻矣,然吾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哺:咀嚼着的食物。

短 歌 行

周西伯昌^{〔1〕},怀此圣德。
三分天下,而有其二。
修奉贡献,臣节不坠。

崇侯谗之^[2]，是以拘系。
 后见赦原，赐之斧钺^[3]。
 得使征伐，为仲尼所称^[4]。
 逮及德行，犹奉事殷，论叙其美。
 齐桓之功^[5]，为霸之首。
 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一匡天下，不以兵车。
 正而不谄，其德传称。
 孔子所叹，并称夷吾^[6]，民受其恩。
 赐与庙胙^[7]，命无下拜。
 小白不敢尔，天威在颜咫尺。
 晋文亦霸^[8]，躬奉天王。
 受赐珪瓚^[9]，秬鬯彤弓^[10]。
 卢弓矢千^[11]，虎贲三百人^[12]。
 威服诸侯，师之者尊。
 八方闻之，名亚齐桓。
 河阳之会^[13]，诈称周王^[14]，
 是以其名纷葩^[15]。

题 解

曹操所歌咏的历史人物以《短歌行》中的“西伯周昌”最为集中。陈贻焮指出：“他将对这几位古人的赞颂写在《短歌行》中，除了有邀誉、辟谣的现实政治意义外，也是他英雄怀抱的抒发。”（陈贻焮：《论诗杂著》，第16页）按之于《论语》，原来，其中的几位历史人物都是经过孔子所推崇或肯定的。周文王是儒家的“圣人”，孔子说：“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矣。”

(《泰伯》)齐桓公、晋文公也都有平治天下之功。孔子说:“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又说:“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宪问》)此诗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将如此多的受孔子肯定的历史人物写进一首诗中,予以热情地歌颂,史无前例;将孔子的语录和思想化为诗的语言,并在其中融入了自己的热诚,这也是史无前例的。此两点充分表明:曹操深受孔子思想影响,志在以周文王、齐桓公等人为楷模,创造出惊天动地的英雄业绩。

后儒对曹操诗中称颂、比拟周文王、周公之语多有诘难与诟病。朱熹云:“曹操作诗必说周公,……他也是做得个贼起,不惟窃国之柄,和圣人之法也窃了。”还说:“诗见得人。如曹操虽作酒令,亦说从周公上去,可见是贼。若曹丕诗,但说饮酒。”(《朱子语类》卷一四〇)刘克庄云:“身为汉相,而时人目以汉贼,乃以周公自拟,谬矣。”(《后村先生大全集》卷一七三)吴淇云:“此两诗,定要攀附周公,未免逼露其假耳。”(《六朝诗选定论》卷五)……朱熹等人不是以民心的向背为准则,不是从汉魏之际历史发展的大势出发,而是依据汉儒所制定的封建伦理纲常来评价历史人物,所以视曹操易代革命行为是奸贼之篡逆,视曹操称颂儒家圣人为遮人耳目之伎俩。其实汉室失德日久,早已名存实亡;曹操集团统一北方,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安定。曹操的统一大业是进步的历史举措,曹操重建天下的行动符合孟子“得民心者得天下”的理论,曹操的行为与周文王、周武王推翻暴殷、重建天下之举可以相提并论。所以,曹操平治天下的行动应该予以肯定。曹操对周文王、周公等人的歌颂,表现了他志在安民拯世的英雄心态。

注 释

〔1〕周西伯昌:指周文王姬昌,他在殷纣王时被封为西伯。 〔2〕崇侯

谗之:《史记·周本纪》记载,崇侯虎对殷纣说:“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3〕钺(yuè):古代兵器,青铜或铁制成,形状象板斧而较大。〔4〕仲尼:孔子字仲尼。《论语·泰伯》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5〕齐桓:齐桓公,齐国国王,姓姜名小白,任用管仲,后为春秋时代第一个霸主。孔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又说“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论语·宪问》)〔6〕夷吾:管仲字夷吾。〔7〕赐与庙胙:胙,祭祀用的肉。《左传·僖公九年》:“王使宰孔赐齐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赐伯舅胙。’齐侯将下拜,孔曰:‘且有后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劳赐一级,无下拜。’对曰:‘天威不违颜咫尺,小白敢贪天子之命,无下拜?恐陨越于下,以遗天下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8〕晋文:晋文王,晋国国王,字重耳,为春秋五霸之一。〔9〕珪瓚(guī zàn):古代玉制酒器,形状如勺,以圭为柄。〔10〕秬鬯(jù chāng):古代用黍和郁金香酿成的酒,供祭祀用。彤弓:红色的弓,古代天子用它来赏赐有功的诸侯或大臣,表示可以自行征伐。〔11〕卢弓:黑色的弓。〔12〕虎贲(bēn):勇士。〔13〕河阳:黄河的北岸。〔14〕诈称周王:《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冬,会于温。……是会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孔颖达曰:“晋侯命王假称出狩,若言王自出狩,诸侯因会遇王,遂共朝王。”〔15〕纷葩:多而盛貌。

秋 胡 行

晨上散关山^{〔1〕},此道当何难。

晨上散关山,此道当何难。

牛顿不起^{〔2〕},车堕谷间。

坐盘石之上^{〔3〕},弹五弦之琴。

作为清角韵^{〔4〕},意中迷烦。

歌以言志,晨上散关山。

有何三老公，卒来在我傍^[5]。
 有何三老公，卒来在我傍。
 负揜被裘^[6]，似非恒人^[7]。
 谓卿云何困苦以自怨，
 徨徨所欲^[8]，来到此间？
 歌以言志，有何三老公。

我居昆仑山，所谓者真人。
 我居昆仑山，所谓者真人。
 道深有可得。
 名山历观，遨游八极，
 枕石漱流饮泉。
 沉吟不决，遂上升天。
 歌以言志，我居昆仑山。

去去不可追，长恨相牵攀。
 去去不可追，长恨相牵攀。
 夜夜安得寐，惆怅以自怜。
 正而不谄^[9]，乃赋依因^[10]
 经传所过^[11]，西来所传^[12]。
 歌以言志，去去不可追。

题 解

秋胡行，属于乐府相和歌清调曲。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载：“（建安二十年）三月，公西征

张鲁，至陈仓。将自武都入氐，氐人塞道。先遣张郃、朱灵等攻破之。夏四月，公自陈仓，以出散关。”“晨上散关山”或许就是写曹操行军到达大散关之时。这不是一首完整的时事诗，也不是一首完整的游仙诗，在时事诗中加入了游仙诗的成分，在游仙诗中注入了时事诗的因素。全诗四解。第一解是写实的，开篇两次感叹“此道当何难”，充分描绘出道路的艰难。“牛顿不起”两句是行路艰难的具体描绘，通过牛顿车堕来写人的处境。接着写诗人在盘石上弹琴。换一个场景，在山水自然的怀抱中，独坐青石，悠然弹琴，也许是最为潇洒浪漫的事情，但此时的诗人弹琴只是为了排解迷烦之意。当然这样的举动，也颇能传递出曹操的诗人气质。第二解写诗人眼里的三老公。有三位神仙从天而降，他们主动询问曹操为何如此。第三解是三老公向曹操介绍自己的神仙生活，神仙见曹操“沉吟不决”，遂升天而去。第四解写神仙离去后曹操的心理活动。曹操知道自己与神仙无缘，神仙虚无难追，自己有许多人间俗务缠绕。“夜夜安得寐，惆怅以自怜”两句刻画英雄心理至为深刻。在外人眼里叱咤风云、可一世的豪杰之士，也有不为人知的另一侧面。

这首诗先用记实的手法写自己行军中的艰难，接着又用超现实的手法写神仙的出现和升天，最后又回到了现实之中，把现实与想象紧密结合起来。各章的首二句重复，不仅仅是为了便于歌唱，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情感。

注 释

- 〔1〕散关山：在今陕西宝鸡西南，关在山上。〔2〕顿：困顿。〔3〕盘石：大石。〔4〕清角：曲调名。弦急而声清。〔5〕卒：同“猝”，突然。〔6〕揜(yǎn)：覆盖，此处指裘衣外面的罩衣。〔7〕恒人：普通

人。〔8〕徨徨：惶惶不安。〔9〕正而不谲(jué)：正直而不欺诈。《论语·宪问》云：“齐恒公正而不谲。”〔10〕依因：凭借，依仗。〔11〕经传所过：经典文献曾经记载。〔12〕西为所传：从西方归来被书籍所记载。《史记·齐太公世家》云：“恒公称曰：‘寡人……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登太行，至卑耳山而还。’”曹操用齐恒公自比。

秋 胡 行

愿登泰华山^{〔1〕}，神人共远游。
愿登泰华山，神人共远游。
经历昆仑山，到蓬莱。
飘遥八极，与神人俱。
思得神药，万岁为期。
歌以言志，愿登泰华山。

天地何长久，人道居之短。
天地何长久，人道居之短。
世言伯阳^{〔2〕}，殊不知老。
赤松王乔^{〔3〕}，亦云得道。
得之未闻，庶以寿考^{〔4〕}。
歌以言志，天地何长久。

明明日月光，何所不光昭。
明明日月光，何所不光昭。
二仪合圣化^{〔5〕}，贵者独人不。
万国率土，莫非王臣。
仁义为名，礼乐为荣。

歌以言志，明明日月光。

四时更逝去，昼夜以成岁。

四时更逝去，昼夜以成岁。

大人先天而天弗违，

不戚年往，忧世不治。

存亡有命，虑之为蚩^[6]。

歌以言志，四时更逝去。

戚戚欲何念，欢笑意所之。

戚戚欲何念，欢笑意所之。

壮盛智惠^[7]，殊不再来。

爱时进趣^[8]。将以惠谁？

泛泛放逸，亦同何为！

歌以言志，戚戚欲何念。

题 解

本诗与前面一首一样，也是对人生、游仙主题的思考。陈祚明说：“首章自升仙而归于时业，次章自时业而悼于人生，会味其旨，总归‘沉吟不决’四言而已。序述回曲转变，反复循环不穷，若不究其思端，殊类杂集，引绪观之，一意凄楚，成佳构矣。”（《采菽堂古诗选》）

全诗共五解，其一写自己渴望与神人交游，“思得神药，万岁为期”。其二否定了神仙的存在，认为所谓的神仙只是有可能比较长寿而已。其三从神仙的世界回归世俗的世界，主张“仁义为名，礼乐为荣”。其四写时光流逝，忧愁在有生之年难以使天下安

定。杨慎评“不戚年往，忧世不治。存亡有命，虑之为蚩”四句说：“不特句法高迈，而识趣近于有道。”（《升庵诗话》）其五写盛年一去不回，在对人生的苦苦思索中结束了全诗。

注 释

- 〔1〕泰华山：泰山与华山，泰山在山东泰安，古称东岳。华山在陕西华县，古称西岳。〔2〕伯阳：传说中的仙人。〔3〕赤松王乔：赤松又称赤松子，王乔又称王子乔，传说中的两位仙人。〔4〕庶：差不多，表示可能。〔5〕二仪：阴阳。〔6〕蚩(chī)：痴呆。〔7〕智惠：智慧。〔8〕趣：通“取”。

陌 上 桑

驾虹霓^{〔1〕}，乘赤云，登彼九疑历玉门^{〔2〕}。
 济天汉^{〔3〕}，至昆仑^{〔4〕}。见西王母^{〔5〕}，谒东君^{〔6〕}。
 交赤松^{〔7〕}，及羡门^{〔8〕}，受要秘道爱精神^{〔9〕}。
 食芝英^{〔10〕}，饮醴泉^{〔11〕}，拄杖桂枝，佩秋兰。
 绝人事^{〔12〕}，游浑元^{〔13〕}。若疾风游欻飘翩^{〔14〕}。
 景未移^{〔15〕}，行数千。寿如南山不忘愆^{〔16〕}。

题 解

《陌上桑》，属乐府相和歌相和曲。

《陌上桑》古辞所写的是采桑女秦罗敷的喜剧故事，曹操用它来表现游仙主题。游仙诗在秦代已经出现。游仙诗的写作背景非常复杂，并不是写作游仙诗的诗人都迷信神仙之说的人。曹操这首诗写他驾御长虹乘坐赤云游历仙界的见闻，他拜谒了西王

母东君等仙人,接受了“秘道”,脱离了世俗事务,尽情地遨游于天地宇宙。从表面上看曹操晚年思想中也有幻求长生、追慕神仙的因素,其实曹操写作游仙诗,并不能表明他相信了神仙道教,他主要是借助游仙排遣、消解内心深处的忧患意识,只要联系其他游仙诗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注 释

- [1]虹霓:彩虹。 [2]九疑:山名,又名苍梧山,在今湖南宁远东南。相传舜死后葬于九疑山。玉门:关名,在今甘肃敦煌西,古代通往西域的重要关口。 [3]天汉:银河。 [4]昆仑:神话传说中的我国西部神山。 [5]西王母:神话中的女神,居于昆仑山。 [6]东君:天神,即太阳神。 [7]赤松:赤松子,传说中的仙人。 [8]羡门:羡门子高,传说中的仙人。 [9]受:授。要:精要。秘道:秘密法术。 [10]芝英:灵芝的花。传说食灵芝可以长生。 [11]醴泉:甘美的泉水。 [12]人事:人间世事,意近红尘。 [13]浑元:大气,即大自然。 [14]歘(xū):忽然,迅疾。 [15]景:影。 [16]愆(qiān):过失。

却东西门行

鸿雁出塞北^[1],乃在无人乡。
举翅万里馀,行止自成行。
冬节食南稻,春日复北翔。
田中有转蓬^[2],随风远飘扬。
长与故根绝,万岁不相当^[3]。
奈何此征夫,安得去四方!
戎马不解鞍,铠甲不离傍。
冉冉老将至^[4],何时反故乡?

神龙藏深泉,猛兽步高冈。
狐死归首丘^[5],故乡安可忘!

题解

《却东西门行》,属于乐府相和歌瑟调曲。余冠英《三曹诗选》云:“乐府有《东门行》、《西门行》,又有《东西门行》。《东西门行》大约是合并《东门行》和《西门行》的调子。曹操此题作《却东西门行》,后来陆机又有《顺东门行》,‘却’和‘顺’有人认为是倒唱和顺唱之别,这些都是乐调的变化。”

本篇描写征夫对故乡的思念。诗可以分为三层,第一层写鸿雁,第二层写转蓬,第三层写征夫。鸣雁独自飞翔在无人之乡;转蓬随风飘荡,难以返回故根。征夫长期征战,戎马铠甲,怀乡念归。鸿雁和转蓬皆是征夫的象征。转蓬的意象在古代诗歌中很常见,诗人喜欢用它的随风飘转来比喻人生的飘泊无定。作为政治家的曹操也在诗中采用了这一下层文士常用的意象。“末四,谓故乡终不能忘也。却用‘神龙’三句,物各安居,死犹恋土,两层三比,然后一句拍合陡收,笔势凌厉,通首增色。”(张玉穀《古诗赏析》)王夫之曰:“着意处皆以兴比写生。‘万岁不相当’,情真悲极。”(《船山古诗评选》)

注释

- [1]塞北:长城以北的边疆地区。 [2]蓬:草名,也叫飞蓬,多年生草本植物,花白色,叶似柳叶,子实有毛。 [3]当:会合。 [4]冉冉:渐渐地。 [5]首(shòu):用为动词,头部向着。丘:此处指狐狸的洞穴。

精 列

厥初生^[1]，造化之陶物^[2]，莫不有终期。
 莫不有终期，圣贤不能免，何为怀此忧。
 愿螭龙之驾^[3]，思想昆仑居^[4]。
 思想昆仑居，见欺于迂怪，志意在蓬莱^[5]。
 志意在蓬莱，周孔圣祖落^[6]，会稽以坟丘^[7]。
 会稽以坟丘，陶陶谁能度^[8]？君子以弗忧。
 年之暮奈何，时过时来微。

题 解

精列。属于乐府相和歌相和曲。

晚年的曹操随着生命的流逝，越发感觉到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要完成统一大业的难度。这首诗写的是曹操对生命与神仙的思考。一方面，曹操也幻想着有“螭龙之驾”，生活在“昆仑”“蓬莱”之中。另一方面，他并没有沉湎于自己的幻想，他清醒地知道：神仙世界只是幻想而已。因为“厥初生，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终期”，即使是圣人贤人也会死亡，没有任何人能够超越。所以曹操自我安慰说：“君子以弗忧。”既然明白神仙世界是虚幻的，生命必然会走向终结，那么诗人就应该乐天知命，不复忧愁了吧。恰恰相反，理性的诗人对此的确明白，但他忧愁依旧。“忧”在诗中两度出现，“何为怀此忧？”“君子以弗忧”。忧愁其实一直伴随着诗人，并不以诗人的理性清醒而逃遁。“年之暮奈何，时过时来微”是晚年曹操心头永远的痛。本诗清晰真诚地坦露出晚年曹操的心理世界。这一心理世界复杂而微妙。全诗语言质朴自然。

注 释

〔1〕厥：其，那。〔2〕造化：大自然。陶物：造就万物。〔3〕螭(chī)：传说中一种无角的龙。〔4〕昆仑：昆仑山，神话传说中的神山，为天帝的下界居所。〔5〕蓬莱：道教传说中的神山。〔6〕徂(cú)落：死亡。徂，通“殂”。〔7〕会稽(kuài jī)：山名，在浙江绍兴东南。相传禹会诸侯江南计功，故名。《国语·越语》云：“越王勾践栖于会稽之上。”〔8〕陶陶：前后相随。

谣 俗 辞

粒米不足舂^{〔1〕}，寸布不足缝。
罍中无斗储^{〔2〕}，发篋无尺缯^{〔3〕}。
友来从我贷，不知所以应。

题 解

这首小诗勾画出一位贫穷之士的窘境。他自己已经没有一斗米，没有一尺缯，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从“友来从我贷”可知，他的朋友也已经走投无路了。汉末时期，连年战乱，民不聊生，曹操的这首小诗描绘的就是当时的一个真实场景。从此也可以窥见曹操对下层民众生活的关注。

注 释

〔1〕舂(chōng)：把谷类等的皮捣掉。〔2〕罍(yīng)：大腹小口的瓶子。〔3〕篋(qiè)：箱子一类的东西。缯(zēng)：古代丝织品的总称。

曹丕詩選



黎阳作诗四首

其 一

朝发邺城^[1]，夕宿韩陵^[2]。
霖雨载途^[3]，輿人困穷^[4]。
载驰载驱^[5]，沐雨栴风^[6]。
舍我高殿，何为泥中？
在昔周武^[7]，爰暨公旦^[8]。
载主而征^[9]，救民涂炭。
彼此一时，唯天所赞。
我独何人，能不靖乱^[10]？

题 解

本组诗作于建安八年(203)，当时曹丕十七岁。袁绍死后，袁谭、袁尚屯守于黎阳。曹操于建安七年发兵征讨，建安八年三月攻破黎阳。曹丕从父征战，在黎阳写下了这组诗。

本诗写曹丕随大军从邺城出发，一路踩着泥泞，沐雨栴风，备受艰难。后八句表示要向周武王、周公那样，平暴除乱。从诗中看，少年时代的曹丕不畏艰难，昂扬奋发，救民于水火的热忱不减乃父。

注 释

〔1〕黎阳：在今河南浚县东。〔2〕邺城：在今河北临漳。〔3〕韩陵：在邺城与黎阳之间。〔4〕载：满。〔5〕輿(yú)人：众人。

〔6〕载驰载驱：语出《诗经·鄘风·载驰》。载，语助词。驰驱，人马疾行。

〔7〕沐雨栉风：被雨淋，被风吹，比喻辛苦奔波。栉，梳理头发。

〔8〕周武：周文王之子，名发。灭殷后建立周王朝。

〔9〕爰暨(jì)：乃及。公旦：周公，周武王之弟，名旦。武王死后，周公辅佐年幼的成王。

〔10〕载主而征：武王伐纣时，车载文王的牌位。

〔11〕靖乱：平定动乱。

其 二

殷殷其雷^{〔1〕}，濛濛其雨。
我徒我车^{〔2〕}，涉此艰阻。
遵彼洹湄^{〔3〕}，言刈其楚^{〔4〕}。
班之中路^{〔5〕}，涂潦是御^{〔6〕}。
辚辚大车^{〔7〕}，载低载昂^{〔8〕}。
嗷嗷仆夫^{〔9〕}，载仆载僵^{〔10〕}。
蒙涂冒雨^{〔11〕}，沾衣濡裳^{〔12〕}。

题 解

本诗继续写征途上的艰辛。在轰鸣的雷声中，在濛濛细雨中，曹丕和士卒一起爬山涉水，艰苦行军。由于这是曹丕的亲身经历之事，所以它不像那些身在高殿之内的想象之作，给人以亲切真实之感。

我们所能看到的曹丕最早的这组诗中，其一其二都是四言诗，可以看出《诗经》对少年曹丕的深远影响。

注 释

〔1〕殷殷：雷声。

〔2〕徒：士卒。

〔3〕遵：沿着。洹(yuán)：洹

水,古代河流名,流经今河南安阳。湄:水边。〔4〕言刈(yì)其楚:言,助词。刈,割。楚,灌木。〔5〕班之:遍及。〔6〕潦:积水。〔7〕辘辘:车声。〔8〕载低载昂:载,语助词。低昂,指车在颠簸中。〔9〕嗷嗷:人叫声。〔10〕载仆载僵:载,语助词。仆僵:时而跌倒时而站立。〔11〕涂:泥泞。〔12〕濡:打湿。

其 三

千骑随风靡^{〔1〕},万骑正龙骧^{〔2〕}。
金鼓震上下,干戚纷纵横^{〔3〕}。
白旄若素霓^{〔4〕},丹旗发朱光^{〔5〕}。
追思太王德^{〔6〕},胥宇识足臧^{〔7〕}。
经历万岁林,行行到黎阳。

题 解

其一写出发,其二写征途,其三写终于抵达黎阳。历经艰难抵达目的地并不是大功告成,而是真正战斗的开始。曹丕在本诗中描绘的曹操军队看不出劳师袭远的疲惫,而是意气风发、兵强马壮,势不可挡。

注释

〔1〕风靡:望风而从。此处指行军之神速。〔2〕龙骧(xiāng):如龙腾一样向前飞驰。骧:奔驰。〔3〕干:盾牌。戚:斧的一种。〔4〕白旄:白色的旄牛尾,用作兵器上的纓。素霓:白色霓霞。〔5〕丹旗:红旗。〔6〕太王:圣王,先王。〔7〕胥宇:胥,语助词。宇,国土,四境。臧:美好。

其 四

奉辞罚罪遐征，晨过黎山巉峥^{〔1〕}。
 东济黄河金营，北观故宅顿倾^{〔2〕}。
 中有高楼亭亭^{〔3〕}，荆棘绕蕃丛生^{〔4〕}。
 南望果园青青，霜露惨凄宵零^{〔5〕}。
 彼桑梓兮伤情^{〔6〕}。

题 解

本诗写因为多年战乱所造成的残破景象。

诗人在黎山附近所看见的是“故宅顿倾”、“荆棘绕蕃”、“霜露惨凄”，虽然也有“高楼亭亭”、“果园青青”，但因为处于战乱的大背景中，一切美好的东西也就会随时毁灭。桑梓是人们喜欢种植在屋宇周围的树木，在和平的年代里，它们就是和平安宁的象征，在战乱的年代里看见这些树木依然，人民却流离失所，诗人不禁感到悲伤。

注 释

- 〔1〕巉峥(chán zhēng)：山势高峻。 〔2〕故宅：旧屋，旧宅。顿倾：倒塌毁坏。
 〔3〕亭亭：耸立貌。 〔4〕蕃：篱笆墙。 〔5〕宵零：凋零。
 〔6〕桑梓(zǐ)：桑树、梓树，后人多用桑梓代指故乡。

芙蓉池作诗

乘辇夜行游^{〔1〕}，逍遥步西园。

双渠相溉灌，嘉木绕通川。
 卑枝拂羽盖^[2]，修条摩苍天^[3]。
 惊风扶轮毂^[4]，飞鸟翔我前。
 丹霞夹明月^[5]，华星出云间。
 上天垂光彩，五色一何鲜。
 寿命非松乔^[6]，谁能得神仙。
 遨游快心意，保己终百年。

题 解

芙蓉池，荷花池，在邺下西园中。

在物质享乐方面，在政治权利争夺方面，曹丕是幸运的。随着曹操势力的扩展，有了稳定的大本营邺下，曹丕便在这里过着优裕的贵公子生活。建安十六年(211)被封为五官中郎将、副丞相。二十二年(217)被立为魏太子。有时诗人会安于眼前的享乐生活，在本诗中写：“乘辇夜行游，逍遥步西园”，在《孟津诗》中写：“曜灵忽西迈，炎烛继望舒。”诗人从中体会到返依自然生存状态的快乐，在美景和酒色中陶醉，“遨游快心意”。但作为有抱负的志士，作为一位政治家，曹丕的心中还有另一个痛苦自我，读其《大墙上蒿行》等作品就可以明白。

注 释

- 〔1〕辇(niǎn)：用人力拉的车子，秦以后唯天子才得乘辇。〔2〕卑枝：低垂的树枝。羽盖：装饰有羽毛的车盖。〔3〕修：长。摩：触及。〔4〕惊风：急风。毂(gǔ)：车轮中心的圆木。〔5〕丹霞：晚霞。〔6〕松乔：赤松子、王子乔，传说中的仙人。

寡 妇 诗

霜露纷兮交下，木叶落兮凄凄^{〔1〕}。
 候雁叫兮云中，归燕翩兮徘徊。
 妾心感兮惆怅，白日急兮西颓^{〔2〕}。
 守长夜兮思君，魂一夕兮九乖^{〔3〕}。
 怅延伫兮仰视^{〔4〕}，星月随兮天回。
 徒引领兮入房，穹自怜兮孤栖^{〔5〕}。
 愿从君兮终没^{〔6〕}，愁何可兮久怀^{〔7〕}。

题 解

本诗作于建安十七年(212)，诗人自注：“友人阮元瑜早亡。伤其妻孤寡。为作此诗。”阮瑀死后，曹丕还写有《寡妇赋》。《寡妇赋序》云：“陈留阮元瑜与余有旧，薄命早亡，故作斯赋以叙其妻子悲苦之情，命王粲等并作之。”全诗站在寡妇的角度，代其立言。先写霜露交下，树叶飘零，大雁哀鸣，燕子徘徊。与其《燕歌行》其一的开篇相近。继而描绘寡妇在漫漫长夜对亡夫的思念。如果说弃妇与丈夫已恩断义绝，思妇与丈夫后会有期，那么寡妇则最为不幸。所爱的人一旦物化，深埋于九泉之下，永无相逢之日。曹丕《寡妇诗》将这种辛酸写得淋漓尽致。作于同时的《寡妇赋》说：“惟生民兮艰危，于孤寡兮常悲。”将寡妇之悲与生民之艰危衔接起来，深化了生命意识。

注 释

〔1〕木叶：树叶。 〔2〕颓：落。 〔3〕乖：背离。 〔4〕延伫：久

立,引颈而望。〔5〕独栖:独宿。〔6〕终没:死去。〔7〕久怀:久久的怀念。

孟 津 诗

良辰启初节^{〔1〕},高会构欢娱^{〔2〕}。
 通天拂景云^{〔3〕},俯临四达衢^{〔4〕}。
 羽爵浮象樽^{〔5〕},珍膳盈豆区^{〔6〕}。
 清歌发妙曲,乐正奏笙竽。
 曜灵忽西迈,炎景继望舒。
 翊日浮黄河^{〔7〕},长驱旋邺都。

题 解

孟津,黄河古渡口名,在今河南孟津东北。

本诗作于建安二十年(215)或建安二十一年(216),据《三国志》载建安二十年曹丕在孟津,次年返回邺都。诗写春天到来的时候,在一个天气晴朗祥云飘浮的日子,曹丕在孟津举行了一次盛大宴会。主宾沉浸在欢乐之中,饮酒听乐,忘记了时间的流逝。全诗气氛欢快,结尾两句颇有豪迈之气。

注 释

- 〔1〕初节:立春。〔2〕高会:大会,大宴宾客。构:聚在一起。
 〔3〕景云:吉祥之云气。〔4〕衢(qú):路。〔5〕羽爵:羽觞,一种酒器。象樽:象状酒杯。〔6〕豆区:古代两种盛食物的器具,区大豆小。
 〔7〕翊日:通翌日,次日。

短 歌 行

仰瞻帷幕^[1]，俯察几筵^[2]。
其物如故，其人不存。
神灵倏忽^[3]，弃我遐迁^[4]。
靡瞻靡恃^[5]，泣涕连连。
呦呦游鹿^[6]，衔草鸣麇^[7]。
翩翩飞鸟，挟子巢栖。
我独孤茕^[8]，怀此百离^[9]。
忧心孔疚^[10]，莫我能知。
人亦有言，忧令人老。
嗟我白发，生一何早。
长吟永叹，怀我圣考^[11]。
曰仁者寿，胡不是保^[12]。

题 解

本诗是曹丕思念亡父之作。

建安二十五年(220)正月，曹操去世。据王僧虔《伎录》，曹丕制作此辞后，自己抚箏和歌，曲声优美动人。

一代雄杰，叱咤风云，不可一世，忽然之间冥然物化，将他的奋斗、事业、遗恨全都留给了后人。作为魏王的继承者，面对亡父的遗物，回思亡父的恩情，曹丕不禁“泣涕涟涟”，“忧心孔疚”。作为盖世雄杰，曹操一生征战南北，建立了丰功伟绩。但作为儿子，曹丕并没有从赫赫武功方面着眼，他只是从人间亲情的角度去描绘自己眼里的父亲，哭诉失去父亲之后自己的伤痛。情感哀婉悲苦，感人至深。

注 释

- 〔1〕瞻：向上看。〔2〕几筵：祭席，即神灵凭倚、所坐的几席。
 〔3〕倏忽：疾速。〔4〕遐迁：远逝。〔5〕靡瞻靡恃：靡，无。恃，依靠。
 此句用《诗经·小弁》：“靡瞻匪父，靡依匪母”句意。〔6〕呦呦：见曹操
 《短歌行》注。〔7〕鸣麇：大鹿呼叫小鹿。〔8〕茕(qióng)：孤独。
 〔9〕离：通“罹”，忧患、苦难。〔10〕孔疚：孔，甚、非常。疚，病痛。
 〔11〕圣考：亡父。〔12〕胡：何。

于 谯 作 诗

清夜延贵客^{〔1〕}，明烛发高光。
 丰膳漫星陈，旨酒盈玉觞。
 弦歌奏新曲，游响拂丹梁^{〔2〕}。
 馀音赴迅节^{〔3〕}，慷慨时激扬。
 献酬纷交错^{〔4〕}，雅舞何锵锵^{〔5〕}。
 罗缨从风飞^{〔6〕}，长剑自低昂。
 穆穆众君子^{〔7〕}，和合同乐康^{〔8〕}。

题 解

谯，今安徽亳州，曹氏父子的故乡。

建安二十五年(220)正月，曹操逝世，曹丕嗣魏王位，改建安为延康，七月在谯大宴宾客。《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注引《魏书》云：曹丕“设伎乐百戏，令曰：‘先王皆乐其所生，礼不忘其本。谯，霸王之邦，真人本出，其复谯租税二年。’三老吏民上寿，日夕而罢。”本诗当作于此时。读这首诗我们自然会联想到刘邦的《大风歌》，两首诗所写的都是当时最高统治者回到自己家乡之后的

歌吟。然而刘邦的《大风歌》中充满了豪杰之气和忧患意识，而我们在曹丕的诗中所看见的是对美酒佳肴的描绘，是对音乐歌舞的迷恋，是多年媳妇熬成婆之后的春风得意，却无法感受到忧患意识和责任感使命感。的确，曹丕的诗歌更加像一个文士，而不像一位帝王，他的诗歌缺乏刘邦和曹操诗中的那种英雄气概。

注 释

- 〔1〕延：宴请。〔2〕游响：音乐声。丹梁：涂上丹漆的屋梁。
〔3〕赴：入。迅节：轻快的节拍。〔4〕献酬：相互敬酒。〔5〕锵锵：形容乐声。
〔6〕罗缨：罗衣上的缨带。〔7〕穆穆：仪表美好，容止端庄。
〔8〕和合：和谐、融洽。

令 诗

丧乱悠悠过纪^{〔1〕}，白骨纵横万里。
哀哀下民靡恃^{〔2〕}，吾将佐时整理。
复子明辟致仕^{〔3〕}。

题 解

本诗作于建安二十五年(220)，载于《答许芝上代汉图谶令》中。

在汉献帝禅位之前，许多官员用所谓“谶语”、“河图”、“天象祥兆”来劝曹丕顺天应人，以魏代汉。曹丕故作姿态，先后写了多篇让禅令。《答许芝上代汉图谶令》是其中之一。令曰：“昔周文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仲尼叹其至德。公旦履天子之籍，听天下之断，终然复子明辟，《书》美其人。吾虽德不及二圣，敢忘高

山景行之义哉？若夫唐尧、舜、禹之迹，皆以圣质茂德处之，故能上和灵，下宁万姓，流称今日。今吾德至薄也，人至鄙也，遭遇际会，幸承先王馀业，恩未被四海，泽未及天下。虽倾仓竭府，以振魏国百姓，犹寒者未尽暖，饥者未尽饱。夙夜忧惧，弗敢遑宁，庶欲保全发齿，长守今日，以没于地，以全魏国，下见先王，以塞负荷之责。望犹志局，守此而已。虽屡蒙祥瑞，当之战惶，五色无主。若芝之言岂所闻乎？心手悼，书不成字，辞不宣口。吾闲作诗曰：‘丧乱悠悠过纪，白骨纵横万里，哀哀下民靡恃，吾将佐时整理，复子明辟致仕。’庶欲守此辞以自终，卒不虚言也。宜宣示远近，使昭赤心。”

曹丕在本诗中表露了两重意思，一是丧乱已久，白骨纵横，民生涂炭，自己将“佐时整理”，全力以赴使汉献帝稳居帝祚，即“复子明辟”。第二层意思是在达到了这种目的之后自己将“致仕”——放弃官职，光荣退休。谁也明白，这只是出于表演的需要，所以谁也不会认真。我们所应肯定的是曹丕在此以英雄自许的人生态度。珍视年华，充分发挥有限的生命，通过拯世济物、平暴除乱而使个体生命获得不朽的价值，这是一种昂扬向上的人生态度。这样的作品虽然不是曹丕诗歌的主流，但它也是构成曹丕诗歌的主要题材之一。对于一个诗人而言，有没有这样的诗歌题材，其实是大不一样的。

注 释

〔1〕丧乱：战乱。纪：世。古时十二年为一纪。〔2〕靡恃：没有依靠。

〔3〕明辟：正大地位。致仕：放弃官职。

至广陵于马上作诗

观兵临江水，水流何汤汤^[1]。
 戈矛成山林，玄甲耀日光^[2]。
 猛将怀暴怒，胆气正纵横^[3]。
 谁云江水广^[4]，一苇可以航。
 不战屈敌虏，戢兵称贤良^[5]。
 古公宅岐邑^[6]，实始剪殷商^[7]。
 孟献营虎牢^[8]，郑人惧稽颡^[9]。
 充国务耕殖^[10]，先零自破亡。
 兴农淮泗间^[11]，筑室都徐方^[12]。
 量宜运权略^[13]，六军咸悦康^[14]。
 岂如《东山》诗^[15]，悠悠多忧伤。

题解

曹丕做了皇帝之后，也试图努力统一中国，但几次南征都无功而返。黄初六年(225)十月，曹丕率十餘万大军南下，于马上作出了此诗。据《三国志·吴书·吴主传》黄武四年(225)注引《吴录》云：“是冬，魏文帝至广陵(今江苏扬州)，临江观兵，兵有十餘万，旌弥数百里，有渡江之志。权严防固守。时大寒冰，舟不得入江。帝见波涛汹涌，叹曰：‘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遂归。”本诗写于“观兵临江水”之时，前八句写得非常有气势。特别是“谁云江水广，一苇可以航”两句，借用《诗经》名句，贴切地表达了将士们的英雄主义气概。在诗篇的后半部分诗人又表达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构想。如果能够这样实现统一，就可以不劳民伤财，

对社会发展而言、对百姓的生命财产而言当然是最好的事情,但在当时这只是一种美好的想象而已。

注 解

- 〔1〕汤汤(shāng):水流湍急的样子。〔2〕玄甲:黑色的铠甲。
 〔3〕纵横:高昂。〔4〕“谁云”句:《诗经·卫风·河广》:“谁谓河广?一苇杭之。”此处借用之。〔5〕戢(jí)兵:不用武力。戢,收藏。兵,兵器。
 〔6〕古公:古公亶父,周文王的祖父,周族领袖。岐邑:在今陕西岐山。
 〔7〕剪:消灭。〔8〕孟献:孟献子,春秋时鲁国大臣孙蔑。虎牢:关名,在今河南荥阳。〔9〕“郑人”句:郑国人因惧怕而叩头。稽顙(qǐ sāng):古代的一种叩头至地的礼节。顙,额头。〔10〕充国:赵充国,字翁孙,陇西(今甘肃)人。七十馀岁时率军大破西北少数民族部落先零。详见《汉书·赵充国传》。〔11〕淮泗:淮河与泗水,流域主要在今华东地区。
 〔12〕徐:徐州,汉武帝时所置十三刺史部之一。〔13〕量宜:审时度势。
 〔14〕咸:皆。悦康:安康喜悦。〔15〕《东山》诗:见曹操《苦寒行》注。

饮马长城窟行

浮舟横大江,讨彼犯荆虏^{〔1〕}。
 武将齐贯钺^{〔2〕},征人伐金鼓。
 长戟十万队,幽冀百石弩^{〔3〕}。
 发机若雷电^{〔4〕},一发连四五。

题 解

本诗作于黄初六年(225)。饮马长城窟行,属乐府相和歌瑟调曲。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曰:“黄初三年五月,以荆、扬、江表

八郡为荆州，孙权领牧故也；荆州江北诸郡为郢州。十月，孙权复叛。复郢州为荆州。帝自许昌南征，诸军兵并进，权临江拒守。六年三月，帝为舟师东征；八月，帝遂以舟师自谯循涡入淮；冬十月，行幸广陵故城，临江观兵，戎卒十馀万，旌旗数百里。”本诗就是在描写这次战役。诗中描绘了曹魏军队的强盛和武器的威力。

注 释

- 〔1〕犯荆虏：指孙吴政权。〔2〕鉞(pī)：箭杆长、箭头薄而阔的箭簇。
〔3〕百石：极言其力量之大。〔4〕发机：弹发机关，意指发石车，又称霹雳车，当时使用的武器。

于玄武陂作诗

兄弟共行游，驱车出西城。
野田广开辟，川渠互相经。
黍稷何郁郁^{〔1〕}，流波激悲声。
菱芡覆绿水^{〔2〕}，芙蓉发丹荣^{〔3〕}。
柳垂重荫绿，向我池边生。
乘渚望长洲^{〔4〕}，群鸟欢哗鸣。
萍藻泛滥浮^{〔5〕}，澹澹随风倾^{〔6〕}。
忘忧共容与^{〔7〕}，畅此千秋情。

题 解

玄武陂，即玄武池，在邺城西南。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开玄武池以训练水师。

建安后期，曹丕、曹植兄弟和邺下文士们时常欢聚遨游。本

诗就是在玄武池附近游历时所写，诗中写到了原野、庄稼，也写到了莲花、杨柳，还有悦耳的鸟声和和煦的清风，构成了一个心旷神怡的境界。最后两句写美丽的大自然可以消解诗人的无限忧愁。

注 释

〔1〕黍稷：小米和高粱。此泛指庄稼。〔2〕菱芡(qiàn)：菱芡和“鸡头”。芡：睡莲科水草，俗称鸡头，或鸡头米。〔3〕丹荣：红花。〔4〕渚：小洲。〔5〕泛滥：广阔貌。〔6〕澹澹(dàn dàn)：淡淡，水波动荡的样子。〔7〕容与：闲适，逍遥。

夏 日 诗

夏时饶温和^{〔1〕}，避暑就清凉。
比坐高阁下，延宾作名倡^{〔2〕}。
弦歌随风厉^{〔3〕}，吐羽含徵商^{〔4〕}。
嘉肴重叠来，珍果在一傍。
棋局纵横陈，博弈合双扬^{〔5〕}。
巧拙更胜负^{〔6〕}，欢美乐人肠。
从朝至日夕，安知夏节长。

题 解

本诗写夏季避暑娱乐情景，是贵族生活的展现。在炎炎酷暑之时，曹丕及其宾客列坐高阁下，边欣赏美妙的音乐，边品尝嘉肴珍果。有时下棋，有时博弈。从朝至夕就这么逍遥游乐，忘记了时间，也忘记了酷暑。

曹丕《又与吴质书》云：“昔日游处，行则接舆，止则接席，何曾

须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谓百年已分，可长共相保，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自从曹操攻占邺下之后，邺城就日渐成为曹魏政权的中心，曹丕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这里，与邺下文士们诗酒唱和，逍遥快乐。这首诗当是这种生活的记录，可惜王粲等人在数年之间一时俱逝。昔日的邺下之游成为曹丕心中美好的回忆。

注 释

〔1〕饶：多。〔2〕作：用，招来。〔3〕厉：飞。〔4〕羽、徵、商：皆为音阶。〔5〕博弈：博，一种棋类游戏。弈：围棋。〔6〕更胜负：胜负交替。

见 挽 船 士 兄 弟 辞 别 诗

郁郁河边树，青青野田草。
舍我故乡客，将适万里道^{〔1〕}。
妻子牵衣袂^{〔2〕}，拭泪沾怀抱^{〔3〕}。
还附幼童子^{〔4〕}，顾托兄与嫂^{〔5〕}。
辞诀未及终，严驾一何早^{〔6〕}。
负笻引文舟^{〔7〕}，饱渴常不饱。
谁令尔贫贱，咨嗟何所道^{〔8〕}。

题 解

本诗写挽船士与兄嫂妻子告别的场景。先从“郁郁河边柳，青青野田草”写起，在这个春色迷人的季节里，挽船士不得不告辞

亲人走向遥远的地方。诗人选择了妻子牵衣、顾托兄嫂两幅画面，来刻划亲人分别的痛苦。“负笻”两句是对挽船士艰辛生活的描写。有人说最后两句表现出曹丕的冷漠和嘲讽，其实曹丕的本意应当是在表现其同情之心。作为一个最高统治者，曹丕能够把眼光投向社会下层，能够关注到普通劳动者的生活，已经难能可贵了。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本诗是较早描写纤夫的诗篇。其对纤夫的描写和关注值得我们敬重。

注 释

- 〔1〕适：去。 〔2〕衣袂(mèi)：衣袖。 〔3〕拭泪：擦泪。 〔4〕
还附：回来靠近。 〔5〕顾托：托附。 〔6〕严驾：准备马车。 〔7〕
笻(zuó)：竹索。文舟：画船。 〔8〕咨嗟：慨叹。

于明津作诗

遥遥山上亭，皎皎云间星。
远望使心怀，游子恋所生^{〔1〕}。
驱车出北门，遥望河阳城。
凯风吹长棘^{〔2〕}，夭夭枝叶倾^{〔3〕}。
黄鸟飞相追，咬咬弄音声^{〔4〕}。
伫立望西河^{〔5〕}，泣下沾罗缨。

题 解

明津，疑为孟津之误。诗中“河阳城”在今河南孟县，在孟津附近。

本诗写游子思乡，但本诗中的游子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思乡之

人,本诗也不是单纯的思乡之作。因为社会的动乱、生计的逼迫,许多士人背井离乡、抛妻别子,于是游子思妇成为建安时代的普遍现象,曹丕的诗歌深刻地反映了这一时代的忧伤情思。游子漂泊在外,孤苦无依,有家难回,对世态的炎凉、人生的冷暖体味尤为深刻。所以,曹丕是在借游子题材,表现人生的孤苦飘零感,他所追寻的不仅是生活中的家园,也包括士人的精神家园。“远望”、“遥望”、“伫立”、“泣下”等字眼的出现,让人深切地体会到悲凉之气涌动其中。

注 释

〔1〕所生:所生之地,故乡。〔2〕凯风:和风。棘:荆棘。《诗经·邶风·凯风》:“凯风自南,吹彼棘薪。”〔3〕夭夭:茂盛状。〔4〕咬咬(jiāo jiāo):鸟鸣声。〔5〕西河:古地名,在今河南浚县滑县一带。

清 河 作 诗

方舟戏长水^{〔1〕},湛澹自浮沉^{〔2〕}。
弦歌发中流,悲响有馀音。
音声入君怀,凄怆伤人心。
心伤安所念,但愿恩情深。
愿为晨风鸟^{〔3〕},双飞翔北林。

题 解

清河,古河名,淇水的支流,自河南内黄分出。

此诗与《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作》内容相近,《艺文类聚》将《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作》归于徐幹名下,《玉台新咏》以为

是曹丕之作。本书从《艺文类聚》，未选入《清河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作》。这首诗起句给人以欢快之感，从第三句开始转入伤感当中。伤感的原因在于担心爱情发生变故，无法比翼齐飞。情感真挚，语言清丽。

注 释

〔1〕方舟：并舟。〔2〕湛澹：一作澹澹，河水澄澈而动荡。〔3〕

晨风：鸟名，即“鸕”，像鹞子。

代刘勋妻王氏杂诗

翩翩床前帐^{〔1〕}，张以蔽光辉。
昔将尔同去^{〔2〕}，今将尔同归。
缄藏篋笥里^{〔3〕}，当复何时披^{〔4〕}？

题 解

《玉台新咏》题此诗为《刘勋妻王氏杂诗二首》（另一首《代刘勋妻王氏杂诗》“谁言去妇薄”见曹植诗选），认为是王氏自作，并有诗前小序，序云：“王宋者，平虏将军刘勋妻也。入门二十余年，后勋悦山阳司马氏女，以宋无子出之，还于道中作诗。”此处从《艺文类聚》选入。

本诗从许多可以描绘的场景中，选择了这样一个不为人注意的细节：王氏离开刘家之前收拾东西时，看见床前帐的心理活动。床前帐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的物件，但它见证了两人的爱情生活。王氏打算将床前帐锁进箱子，连同锁进的还有那曾经浓烈过现在已经荡然无存的情爱。诗以问句结尾，温柔敦厚，哀怨动人。

注 释

〔1〕翩翩：轻盈的样子。 〔2〕将：带。 〔3〕絨：封闭。篋笥(qiè sì)：盛衣物的方形竹器。 〔4〕披：打开张挂。

杂诗二首**其 一**

漫漫秋夜长，烈烈北风凉^{〔1〕}。
展转不能寐^{〔2〕}，披衣起彷徨^{〔3〕}。
彷徨忽已久，白露沾我裳。
俯视清水波，仰看明月光。
天汉回西流^{〔4〕}，三五正纵横^{〔5〕}。
草虫鸣何悲，孤雁独南翔。
郁郁多悲思^{〔6〕}，绵绵思故乡。
愿飞安得翼，欲济河无梁。
向风长叹息，断绝我中肠。

题 解

《杂诗》二首写游子心态。在“漫漫秋夜长，烈烈北风凉”之时，游子徘徊在旷野，他的情思飞向故乡，思乡情结困扰着他。他时而俯视流水，时而仰视长空，草虫的鸣唱，孤雁的飞翔都增加了他的悲伤，是什么让他如此痛苦？“郁郁多悲思，绵绵思故乡”。故乡，是他在无依的飘泊中渴望停泊的港湾，那里有他的亲人，有他生命的根，然而他不能归去，只有“向风长叹息，断绝我中肠”。萧瑟的秋景与游子孤寂的心境非常吻合。营造一种氛围，用这种

氛围去慢慢地一点一点地感染读者的心,是曹丕诗歌的常用手法。

注 释

〔1〕烈烈:风力强劲。〔2〕展转:辗转,睡觉时翻来复去。〔3〕彷徨:徘徊。〔4〕天汉:银河。〔5〕三五:指天上的星星。〔6〕郁郁:苦闷忧伤。

其 二

西北有浮云,亭亭如车盖^{〔1〕}。
惜哉时不遇,适与飘风会^{〔2〕}。
吹我东南行,行行至吴会^{〔3〕}。
吴会非我乡,安得久留滞^{〔4〕}。
弃置勿复陈^{〔5〕},客子常畏人^{〔6〕}。

题 解

此诗继续展现游子痛苦难言的心态。前六句把游子比喻为四处飘荡的浮云。后四句抒写其有家难回的悲伤。“弃置勿复陈,客子常畏人”二句,极写其痛苦无处诉说的郁闷。有人说此诗写曹植受曹操宠爱之时,曹丕对自己未来命运的担忧。但这仅仅是一种推测,并没有确切根据。

注 释

〔1〕亭亭:耸立貌。车盖:车篷。〔2〕适:正巧,恰巧。飘风:暴风。〔3〕吴会:吴郡和会稽郡,在今江、浙一带。〔4〕滞:停留。〔5〕“弃

置”句：乐府诗中常用语，意为放下它，不再去说了。〔6〕客子：游子。

燕歌行二首

其 一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1〕}。
 群燕辞归雁南翔，念君客游思断肠。
 慊慊思归恋故乡^{〔2〕}，君何淹留寄他方？
 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
 不觉泪下沾衣裳。
 援琴鸣弦发清商^{〔3〕}，短歌微吟不能长。
 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
 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

题 解

燕歌行，属于乐府相和歌平调曲。

诗人从初秋的景象起笔：秋风横吹，草木凋落，天气日凉，白露化霜。成群的燕子和大雁离开寒冷的北方，向南飞去。女主人公因独居思夫，对气候的微妙变化极为敏感，望着南归的燕子大雁，愈加思念客游他乡的丈夫。以己度夫，想像丈夫亦在异地思归，那么，你为什么淹留他方而不回来？思妇凄苦、哀怨之情全寓于这自想自问之中。她独守空房，形单影只，惦念着丈夫，对他忠贞不二。“不敢忘”既写出她的孤单，又写出她的忠贞。在思念之中泪下沾衣而不自知，说明思念之深刻、神情之专注。思妇在百无聊赖之时弹琴轻唱，试图用美妙的音乐来驱散心头愁云，然而

因心情不好,所弹所唱的皆是悲伤音调,更加剧了她的忧愁。思妇愁苦难寐,直到深夜,时而俯视地面,时而仰视夜空。最后写牛郎织女的不幸,实则表达自己与丈夫分居两地的哀伤。

王夫之评曰:“倾情,倾度,倾色,倾声,古今无两。”(《船山古诗评选》)诗用细腻委婉的笔触和明媚清丽的语言,叙写思妇对丈夫的思念。作为男性的曹丕,特别善于揣摩、描摹女性的心理,诗作呈现出一种清绮婉约的阴柔美。这种视角、这种手法在宋词中被进一步发扬光大。

注 释

[1]摇落:凋残。 [2]慊慊(qiàn qiàn):怨恨、不满的样子。

[3]清商:乐调名,音节短促,音调纤微。

其 二

别日何易会日难,山川悠远路漫漫。
郁陶思君未敢言^[1],寄声浮云往不还^[2]。
涕零雨面毁容颜^[3],谁能怀忧独不叹。
展诗清歌聊自宽^[4],乐往哀来摧肺肝。
耿耿优枕不能眠^[5],披衣出户步东西,
仰看星月观云间。
飞鸽晨鸣声可怜^[6],留连顾怀不能存^[7]。

题 解

本诗也是写女子对男子的相思。其一中有“忧来思君不敢忘”,其二却说“郁陶思君未敢言”,再联系首句的“别日何易会日

难”，则其所写的夫妻之情，其二所写的则是情人之爱。李商隐《无题》曰：“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李诗所写的是无法正名的隐密情事，当与本诗意旨相同。相较于夫妻之间的相思，情人之间的相思当更加凄苦，妻子可以说“忧来思君不敢忘”，可以坦诚明白地诉说，而情人只能把万般相思深埋心底，她甚至在别人面前连相思、痛苦的表情也不能显示出来，

注 释

- 〔1〕郁陶(yáo):忧思积聚。 〔2〕声:音讯。 〔3〕零:落。
 〔4〕清歌:无乐器伴奏的唱歌。宽:宽慰。 〔5〕耿耿:即炯炯,不安貌。
 〔6〕鸛(cāng):鸟名。指黄莺或灰鹤。 〔7〕顾怀:思念。存:止息。

秋 胡 行 二 首

其 一

尧任舜禹，当复何为^{〔1〕}。
 百兽率舞^{〔2〕}，凤凰来仪^{〔3〕}。
 得人则安，失人则危。
 唯贤知贤，人不易知^{〔4〕}。
 歌以咏言^{〔5〕}，诚不易移^{〔6〕}。
 鸣条之役^{〔7〕}，万举必全^{〔8〕}。
 明德通灵，降福自天。

题 解

本诗歌颂了尧舜等圣君。尧任舜，舜任禹，都采用了禅让的形式，曹魏也希望采用这样的方式从汉室那里得到天下。建安二

十五年(220)正月曹操去世,曹丕嗣位魏王、丞相,领冀州牧,改建安二十五年为延康元年。十月,曹丕接受汉献帝的禅让,代汉称帝,改延康元年为黄初元年。所以曹丕在这里渲染“百兽率舞,凤凰来仪”的气氛,不是没有用意的。这里表面是在歌颂古代圣德之君,实则以贤君自任。

注 释

- 〔1〕当复何为:尧任舜禹的结果又如何呢? 〔2〕率:急速。 〔3〕凤凰来仪:《尚书·益稷》:“箫韶九成,凤凰来仪。”仪,仪容,指起舞。
〔4〕人不易知:《史记·范雎蔡泽列传》:“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
〔5〕歌以咏言:《尚书·尧典》:“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 〔6〕诚:的确。移:改变。 〔7〕鸣条之役:商汤伐桀战于鸣条。鸣条在今山西运城。 〔8〕万举必全:所有的举动都会成功。

其 二

泛泛绿池^{〔1〕},中有浮萍。
寄身流波,随风靡倾^{〔2〕}。
芙蓉含芳,菡萏垂荣^{〔3〕}。
朝采其实,夕佩其英。
采之遗谁^{〔4〕},所思在庭^{〔5〕}。
双鱼比目,鸳鸯交颈。
有美一人^{〔6〕},婉如清扬。
知音识曲,善为乐方^{〔7〕}。

题 解

这是一首情诗，写作者正在思念一位意中人。

诗用了大量的笔墨用力描绘诗人眼前的一方绿池，此池中有浮萍、有荷花、有比目鱼、有双鸳鸯。此情此景，让诗人更加思念自己的情人。“有美一人”两句借用《诗经·郑风·野有蔓草》中的句子，写自己所爱女子的美丽。最后两句特别强调此女子在音乐方面的才华。

注 释

〔1〕泛泛：水波荡漾貌。〔2〕靡：倒。〔3〕菡萏(hàn dàn)：荷花。荣：花。〔4〕遗(wèi)：赠送。〔5〕庭：庭院。〔6〕“有美”二句：《诗经·郑风·野有蔓草》：“有一美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扬，明。清、扬都形容眼睛明澈。婉，眼睛大。〔7〕善为乐方：善于演奏和歌唱。方，方法。

善哉行二首**其 一**

上山采薇^{〔1〕}，薄暮苦饥^{〔2〕}。
溪谷多风^{〔3〕}，霜露沾衣。
野雉群雊^{〔4〕}，猴猿相追。
还望故乡，郁何垒垒^{〔5〕}。
高山有崖，林木有枝。
忧来无方，人莫之知。
人生如寄，多忧何为。
今我不乐，岁月如驰。

汤汤川流^[6]，中有行舟。
 随波转薄^[7]，有似客游。
 策我良马，被我轻裘^[8]。
 载驰载驱^[9]，聊以忘忧。

题解

善哉行，属汉乐府相和歌瑟调曲。

这是一首游子思乡之曲。《乐府诗集》录为曹操作，《宋书·乐志》等归之于曹丕名下。从诗歌的描写手法看应该是子桓的作品。

诗一开篇，就写游子上山采野菜充饥，在夕阳中、在大风中眼望山中动物，思绪飞回了遥远的故乡。借景言情，情景合一。“高山有崖”以下数句写忧之深重，陈祚明云：“‘忧来无方’言忧始深。意中有一事可忧，便能举以示人，忧有域也。惟不能示人之忧，戚戚自知，究乃并亦已不知其何故，耳触目接，无非感伤，是谓‘无方’。非‘无方’二字不能写之。”（《采菽堂古诗选》卷五）这里流泻的不能示人之忧其实就是诗人的生命悲剧意识。诗人将客子思乡与人生的意义结合起来思考，在岁月的长河里，个人只似一叶无桨的小舟，只能听任河流的摆布，随时都有舟覆木散的危险。王夫之评曰：“微风远韵，映带人心于哀乐，非子桓其孰得哉？”（《船山古诗评选》卷一）

注释

- 〔1〕采薇：薇，野生豆科植物。《诗经·小雅》有《采薇》篇，写戍卒之苦。
 〔2〕薄：迫近。〔3〕溪谷：山谷。〔4〕雉(zhì)：山鸡，俗称野鸡。雉(gòu)：雄雉求偶鸣叫。〔5〕郁：郁郁葱葱，形容草木茂密。垒垒：重叠的

样子。〔6〕汤汤(shāng):河水急流的样子。〔7〕转:回旋。薄:停泊。〔8〕被:同“披”。裘(qiú):皮衣。〔9〕载:语助词。驰:放马快跑。驱:鞭马而跑。《诗经·卫风》中有《载驰》篇。

其 二

有美一人,婉如清扬^{〔1〕}。
 妍姿巧笑^{〔2〕},和媚心肠^{〔3〕}。
 知音识曲,善为乐方^{〔4〕}。
 哀弦微妙,清气含芳。
 流郑激楚^{〔5〕},度宫中商^{〔6〕}。
 感心动耳,绮丽难忘。
 离鸟夕宿,在彼中洲。
 延颈鼓翼,悲鸣相求。
 眷然顾之^{〔7〕},使我心愁。
 嗟尔昔人^{〔8〕},何以忘忧。

题 解

这也是一首爱情诗。

全诗分为两层,第一层是对所爱女子的描摹。“有美一人,婉如清扬”是用《诗经·郑风·野有蔓草》中的句子,并且他在《秋胡行》中已经用过了,此处再用,可见他对这个句子的偏爱,他感觉不用这两句,就不能传达他对此女的情感。“妍姿巧笑”,描写此女的姿容笑貌,让人联想到《诗经·卫风·硕人》对庄姜的刻画:“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而“和媚心肠”一句则由外在的临摹进入了人物的内心世界,突出了此女的善良品质。“知音识曲”以下八

句集中描写此女在音乐方面的天才。曹丕有《答繁钦书》一文写自己对歌女孙琐的迷恋，所以有人怀疑本篇和《秋胡行》“泛泛绿池”所写的“有美一人”就是孙琐。“离鸟”以下以离鸟求伴为喻，写自己的相思之苦。其中“延颈鼓翼，悲鸣相求”等句将爱情不能实现时的失望、焦灼、难耐之情和盘托出。

注 释

- 〔1〕婉如：见曹丕《秋胡行》其二注。〔2〕妍姿：美丽的姿容。
〔3〕和媚：温和妩媚。〔4〕乐方：音乐的法度。〔5〕流郑激楚：“流”和“激”是动词，流动与激扬，皆指演奏。郑、楚指不同地域的音乐。〔6〕度宫中商：“度”和“中”符合的意思。宫商是古代音乐五音中的两个音。
〔7〕眷然：即睠然，回顾的样子。〔8〕嗟：叹词。

丹霞蔽日行

丹霞蔽日，采虹垂天。
谷水潺潺，木落翩翩。
孤禽失群，悲鸣云间。
月盈则冲^{〔1〕}，华不再繁^{〔2〕}。
古来有之，嗟我何言。

题 解

丹霞蔽日行，属于乐府相和歌瑟调曲。本篇借种种自然意象说明一切美好事物都可能失去光彩。

这是一幅多么美的画面啊！一切似乎都这么自然，这么完美。然而即使是在这完美之中也包含着不完美。丹霞、彩虹，固

然绚丽,却难以长久。流水一去不返,树叶望秋而落。所有的意象都在明亮的外表下掩藏着沉郁感伤之气,流露出人生短促、难以抗拒的情思,蕴含着诗人对人生的无限留恋。“古来有之,嗟我何言”回荡着历史的回声,对人生的哲理执着求索者古已有之,诗人在感慨中沉默,展现出一个文士面对广袤的宇宙、漫漫的历史长河的无限忧伤。这种忧伤是才质出众、生性敏感的诗人所共有的特质。

注 释

[1]冲:亏缺。 [2]华:花。

上 留 田 行

居世一何不同^[1]? 上留田^[2],
富人食稻与粱。上留田!
贫子食糟与糠。上留田!
贫贱亦何伤? 上留田!
禄命悬在苍天^[3]。上留田!
今尔叹息,将欲谁怨? 上留田!

题 解

上留田行,属于乐府相和歌瑟调曲。据崔豹《古今注》,“上留田”是地名。

有人以为此诗宣扬了天命论:你既然身为下贱,你就安于下贱,不必怨天尤人。其实本诗的意义在于:以“居世一何不同”发端,揭示出富人与贫子两个尖锐对立阶级的不同生活,而且,贫子

在无可奈何之时推诿贫穷于天命的软弱,其实是人的无奈的体现。人生在世,难免会有种种需求和欲望,现实与欲求之间便会产生难以弥合的冲突。衣食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即使这基本条件也是难以让每个人得到的。于此,可见生存的艰辛、生命的困境。

注 释

〔1〕居世:居于世间。〔2〕上留田:以地名作为和声,没有实义。

〔3〕禄命:福禄命运。

大墙上蒿行

阳春无不长成。草木群类,随大风起,零落若何翩翩^{〔1〕}。中心独立一何茕^{〔2〕}!

四时舍我驱驰,今我隐约欲何为^{〔3〕}? 人生居天壤间,忽如飞鸟栖枯枝,我今隐约欲何为?

适君身体所服,何不恣君口腹所尝^{〔4〕}? 冬被貂鼯温暖^{〔5〕},夏当服绮罗轻凉^{〔6〕}。行力自苦,我将欲何为? 不及君少壮之时^{〔7〕},乘坚车,策肥马良。上有沧浪之天^{〔8〕},今我难得久来视;下有蠕蠕之地^{〔9〕},今我难得久来履^{〔10〕}。何不恣意遨游,从君所喜?

带我宝剑,今尔何为自低昂^{〔11〕}? 悲丽平壮观^{〔12〕},白如积雪,利如秋霜。駉犀标首^{〔13〕},玉琢中央。帝王所服,辟除凶殃。御左右,奈何致福祥^{〔14〕}。吴之辟閭^{〔15〕},越之步光^{〔16〕},楚之龙泉^{〔17〕},韩有墨

阳^[18]，苗山之铤^[19]，羊头之钢^[20]，知名前代，咸自谓丽且美^[21]，曾不如君剑良，绮难忘。

冠青云之崔嵬^[22]，纤罗为缨^[23]，饰以翠翰^[24]，既美且轻。表容仪，俯仰垂光荣^[25]。宋之章甫^[26]，齐之高冠，亦自谓美，盖何足观。

排金铺^[27]，坐玉堂。风尘不起，天气清凉。奏桓瑟^[28]，舞赵倡。女娥长歌，声协宫商。感心动耳，荡气回肠。酌桂酒，脍鲤魴^[29]。与佳人期为乐康。前奉玉卮^[30]，为我行觞^[31]。今日乐，不可忘，乐未央^[32]。为乐常苦迟。

岁月逝，忽若飞。何为自苦，使我心悲？

题 解

大墙上蒿行，属汉乐府相和歌瑟调曲。

古人对此诗的题旨有两种说法：陈祚明云：“大墙上生蒿，荣华无久时，以比人生寿命不得长，乃反极陈为乐快意。”（《采菽堂古诗选》卷五）朱乾云：“劝驾也。墙上生蒿，隐士之居。……汉祖云：‘有能从我游者，我能尊显之。’正此意。……按：时管宁在辽东，三十七年，魏文征之，乃浮海西归，以为太中大夫，不受。诗当为宁作也。”（《乐府正义》卷八）朱说影响尤大，一度几为定论。汉末隐士管宁一生渊雅怀贞，清高澹泊，要征召此类高士，断不可以纵情声乐为诱饵。且诗中所陈之服饰、佩戴、宫室、女乐、酒食等极尽人间荣华富贵，似非宜于人臣所享。据此，招隐士说应予否定。陈氏之见，庶几得之，然亦有可商兑处。

此诗通过四时的驱驰，生命的易变易逝，发抒了诗人对于生命意识的体认，再现了诗人对生命意义的终极关怀。需要着重指

出的是,所谓“为乐快意”之生理享乐并没有消解诗人生命的苦痛。陈氏之失,正在于忽略了这关键之处。诗一开篇先给人以阳春时节,万物复苏,欣欣向荣的景象,透出一片勃勃的生机。紧承而来的却是秋风忽起,树木凋落,一派萧瑟悲凉。首二句只是着眼于自然景物,无一语写人,然人之感触已尽融其中。“中心孤立一何茕”转而写人。斯人面对草木盛衰,春秋代序,充满了孤独惆怅之情。“四时舍我驱驰,今我隐约欲何为”是全篇的重心。四时变更本是自然规律,“舍我”二字嵌入其间,带上了强烈的感情色彩。四时“舍”我,“我”的生命不只是短促的,而且是被抛掷、被遗弃、被忽略的。诗人意识到:在永恒的宇宙中,人并不是自然的主宰,宇宙的精华,人只是来自于自然又复归于自然的普通一物。“隐约”或解释为“隐居”,非也。隐,忧伤也。约,缠束,捆缚。隐约即今日所说的忧患感。“欲何为”一面显示忧患之深切,一面暗示自己的忧患实质上于事无补,因为人力奈何不了自然规律。“人生居天壤间,忽如飞鸟栖枯枝。我今隐约欲何为?”这几句并不是对上文的重复,前面突显的是生命的短促感,被弃置感;此处则重在表现生命的偶然性。人只是在偶然的时间偶然的地点被偶然抛到了这个世界,又将会在另一个偶然的时间另一个偶然的地点离开世界,一如飞落在树枝上的一只小鸟。“我今隐约欲何为”再度强化了诗歌的主旋律。

下文极写“佩服之美,宫室、女乐、酒醴之盛”以及诗人的内心感受。冬日有温暖的貂䟽,夏日有轻凉的绮罗,但衣饰之美并不能使诗人幸福,“行力自苦,我将欲何为?”再一度回应主旋律。从少小之时就过着“恣意遨游,从君所喜”的生活,这显然是诗人生活的真实写照。诗人在豪奢生活中突出写了一剑一冠。这一剑一冠的精美将诗人的物质享乐的情状和盘托出。接着诗人又描

摹自己一日之内的享乐，“金铺”、“玉堂”写环境，“奏桓瑟”等句具体写声色之乐。“今日乐，不可忘，乐未央。为乐常苦迟”数句是享乐生活的高潮和结局，诗人肯定了享乐生活是人生的乐事，且此乐是不可忘的，是乐之不尽的。如此，诗人似乎已找到了身心的归宿，找到了安抚生活苦痛的良方。“身体所服”、“口腹所尝”也确是凡夫俗子们追求的终点。汉末魏晋时代，许多士人在体认到汉代伦理教化、鬼神迷信、谶纬神学、烦琐经术的虚伪之后，在领悟到生年不满百之后，常常选择尽情享乐以增加生命的密度。《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们是这样，受《列子·杨朱》思想影响的放达派更是这样。如果曹丕沉湎于生理的享乐之中而不肯自拔，那么他只能是一个声色之徒。

“岁月逝，忽若飞，何为自苦，使我心悲。”又一度奏响主旋律，诗人明确告诉我们：在享乐生活之中，他的内心深处依然悲苦，这实质上又否定了享乐生活。他的痛苦又周而复始，他的挣扎又周而复始。生命的价值何在？生命的自由何在？他依然惘然不解。前面描述的“不可忘，乐未央”之享乐，与其说使诗人得以解脱，倒不如说使诗人获得了暂时的麻醉。麻醉越深，清醒后的失望越剧烈，对痛苦的感受越深切。诗人不同于颓废派，不同于纨裤子弟，他没有在轻歌妙舞、美酒佳肴中沉醉，他没有失去理性的思索。虽然，他没有找到生命的归宿，没有得到身心的自由，他始终处于迷惘、痛苦之中，但他的追寻仍然是值得肯定的。生命的价值正体现于永不停歇的追求之中。这种在积极求索中产生的困惑、迷惘、伤感，与消极颓废者有质的区别。简言之，前者是一种哲学的领悟，是生命意识的觉醒；后者则是人性的沦丧，人格的扭曲。

王夫之说：“长句长篇，斯为开山第一祖，鲍照、李白领此宗风，遂成乐府狮象。”（《船山古诗评选》卷一）此语揭示此诗在乐

府诗歌史上的重要位置甚明。全诗长达 75 句,三言四言五言……十三言句式参差使用,给人以文势飞舞生动,描叙跌宕多变,风格自由奔放,情感沉惻曲折的审美享受。在布局方面亦颇见匠心,一是“今我隐约欲何为”,“我今隐约欲何为”,“我将欲何为”,“何为自苦,使我心悲”等问句的穿插、反复,增强了诗歌的气势,突显了诗歌的主旋律;二是铺叙详略得当。写感官享乐生活时只着眼于一剑一冠,余皆略写。“取致不欲寻常,将人所不加意者,偏为着意,所谓于闲处点染。然冠及剑若此,则衣食声色甚美可知。后人排比之笔即能于闲处点染,将衣食声色或并在前,或并在后,则文气亦板。今偏疏疏落落散缀前后,何等变宕!……诗家长篇定须得此结构方妙。”(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五)三是结尾紧凑,无拖泥带水之弊。“‘行乐常苦迟’以下,一篇正意,却只用数语结之。盖长篇常患散漫繁冗,冗则卑,故结处最宜坚峭。”(同上)显然,诗人在运用汉乐府这一民间传统艺术形式之时,大胆地引赋入诗,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汉大赋铺陈排比的手法而又加以革新,从而将诗人内心深处的痛苦与挣扎、思索与迷惘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如此深入剖析士人内心世界,探索人生奥秘,寻求生命归宿的诗篇是极为罕见的,无疑具有重要的诗史价值。

注 释

- 〔1〕翩翩:落叶飘飞的样子。〔2〕茕:孤独。〔3〕隐约:痛苦。
 〔4〕恣:放纵。〔5〕鼯(hún):灰鼠。〔6〕绮罗:名贵的丝织品。色白有花纹为绮,纹路较粗的是罗。〔7〕及:趁。〔8〕沧浪:青苍色。
 〔9〕蠕蠕:缓缓而动的样子。〔10〕履:行走。〔11〕低昂:上下摆动。昂,通“仰”。〔12〕悲:嗟叹。平:正。〔13〕駮(bó):传说中的兽名,

状如马。犀：犀牛。〔14〕奈何：此二字为人乐所加，无意义。〔15〕辟间：剑名。春秋时著名铸剑工欧冶子为吴王而铸。〔16〕步光：剑名，越王勾践所佩之剑。〔17〕龙泉：剑名，原名龙渊。《越绝书》曰：“楚王令风胡子之吴见干将，干将使之凿茨山，洩其溪，取其铁英，作剑三枚：一曰龙渊，二曰太阿，三曰工市。”〔18〕墨阳：韩国地名，因其地产剑，遂成剑名。〔19〕苗山：楚国山名。铤(dìng)：铜铁。〔20〕羊头：山名，在今山西。钢：钢刀。〔21〕咸：皆。自：本来。〔22〕青云：形容冠之高。崔嵬(wéi)：高而不平的样子。〔23〕纤罗：纹细而薄的丝织品。纓：帽带。〔24〕翠翰：翠鸟和山野的羽毛。翰：一种赤色山鸡。〔25〕光荣：光采。〔26〕章甫：帽子名。《礼记·儒行》：“(孔子)长居宋，冠章甫之冠。”〔27〕排：推。金铺：豪华的门扉。〔28〕桓瑟：齐瑟。〔29〕脍(kuài)：切得极细的肉。魴(fáng)：鳊鱼。〔30〕玉卮(zhī)：用玉制作的酒器。〔31〕觞(shāng)：酒具之一。〔32〕未央：未尽。

艳歌何尝行

何尝快独无忧^{〔1〕}？但当饮醇酒^{〔2〕}，
炙肥牛^{〔3〕}。
长兄为二千石^{〔4〕}，中兄被貂裘^{〔5〕}。
小弟虽无官爵，鞍马馭馭^{〔6〕}，
往来王侯长者游。
但当在王侯殿上，快独樗蒲六博^{〔7〕}，
对坐弹棋^{〔8〕}。
男儿居世，各当努力。
蹙迫日暮^{〔9〕}，殊不久留。
少小相触抵，寒苦常相随。
忿恚安足诤^{〔10〕}？吾中道与卿共别离^{〔11〕}。

约身奉事君^[12],礼节不可亏。
 上惭沧浪之天,下顾黄口小儿^[13]。
 奈何复老心皇皇^[14],独悲谁能知?

题解

艳歌何尝行,属乐府相和歌瑟调曲。

本篇《宋书·乐志》以为是古辞,《乐府诗集》依王僧虔《技录》作曹丕诗。从开头到“殊不久留”是正曲,最后十句是“趋”,也就是尾声部分。

诗中塑造了一个富家儿的形象,他依恃兄长的飞黄腾达而出入王侯殿上,饮醇酒,炙肥牛,沉湎于赌博。后半部分借其妻之口对他加以规劝。从“少小相触抵,寒苦常相随”两句看,他的家族是一个暴发户,其妻在家庭贫穷之时还对他寄予希望,等到现在,家庭虽然暴富了,对丈夫却彻底绝望,故有“中道与卿共别离”的举动。于此可见其妻的深明大义和人格操守。诗中借荡子之妻所说的“男儿居世,各当努力”,也是子桓的人生主张。他在《典论·论文》中说:“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这段话与这首诗都在劝告士人应当作一个志士。本诗借助妻子之口来叙事、规劝,给人别开生面的新鲜感。

注释

- [1]何尝:何曾。快独:快活。 [2]但:只。醇酒:味道醇美的酒。
 [3]炙(zhì):烧烤。 [4]二千石:汉代相当于郡守的官,俸禄二千石。
 [5]中兄:二兄。 [6]駉駉(sà sà):疾驰貌。 [7]樗(chū)蒲:古代的一种赌博游戏。类似后世的掷色子。六博:也叫陆博,古代的一种赌博游



戏。共六枚黑子六枚白子,双方各执一色对博。〔8〕弹棋:古代的一种赌博游戏,双方轮流以指弹射对方的棋子。〔9〕蹙迫:穷困窘迫。〔10〕忿恚(huì):忿怒,怨恨。诤:同“争”。〔11〕吾:妻子自称。卿:你,妻子称呼丈夫。〔12〕约身:约束自己。〔13〕黄口小儿:小孩子。〔14〕皇皇:同“惶惶”,不安的样子。

煌煌京洛行

夭夭园桃^[1],无子空长。
虚美难假^[2],偏轮不行^[3]。
淮阴五刑^[4],鸟尽弓藏^[5]。
保身全名,独有子房^[6]。
大愤不收^[7],褒衣无带^[8]。
多言寡诚,只令事败。
苏秦之说^[9],六国以亡。
倾侧卖主^[10],车裂固当^[11]。
贤矣陈轸^[12],忠而有谋。
楚怀不从,祸卒不救。
祸夫吴起^[13],智小谋大。
西河何健,伏尸何劣?
嗟彼郭生^[14],古之雅人^[15]。
智矣燕昭,可谓得臣。
峨峨仲连^[16],齐之高士。
北辞千金,东蹈沧海。

题解

煌煌京洛行，属于乐府相和歌瑟调曲。

这首诗借古人的事例，抒写了诗人对人臣应当如何为人处世的想法。全诗可分为五层。首先，诗人指出士之居世一定要有所建树，否则如无子空长的桃树一样。做人一定要正直，避免虚伪。在以下的四层中诗人分别选择了几位历史人物加以评论。韩信因“鸟尽弓藏”而被杀，张良因为能够“保身全名”而闻名青史。苏秦因“倾侧卖主”而车裂，陈轸则“忠而有谋”。吴起“智小谋大”而被乱箭射死。郭隗乃“古之雅人”，鲁仲连为“齐之高士”，他俩一个择贤主而仕，一个意轻千金之赠，是士人效法的榜样。归结起来，曹丕所欣赏的士人应该是这样的：言行一致，正直坦荡，善识时务，力戒欺诈，量才行事，择主而仕，功成身退。

注释

- 〔1〕夭夭：美而盛的样子。〔2〕假：凭借。〔3〕偏：不正。
- 〔4〕淮阴：淮阴侯韩信，西汉的开国功臣。五刑：汉初“夷三族”的法令，犯人需要经受黥、劓等酷刑。详见《汉书·刑法志》。〔5〕鸟尽弓藏：韩信被刘邦怀疑造反而遭逮捕，感慨说：“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资治通鉴·汉纪·高帝六年》）〔6〕子房：张良字子房。张良本韩国人，西汉开国功臣。灭秦之后，被封为留侯，他学导引辟谷之术，不参予政事，得以保全性命。详见《史记·留侯世家》。
- 〔7〕大愤：疑为大帻。帻，头巾。大帻即大幅头巾。不收：不能收束头发。
- 〔8〕褒：宽大。〔9〕苏秦：战国时策士，他曾身佩六国相印，主张联合以抗秦。〔10〕倾侧：倾覆。〔11〕车裂：古代的一种酷刑，将犯人的四肢连在几辆不同方向的车上，把犯人拉为几块。据《战国策》记载，苏秦身为齐相而与燕王私下勾结，图谋颠覆齐国，后被齐王车裂。〔12〕陈轸：楚怀王大臣。张仪游说楚怀王与齐绝交，答应给楚国六百里土地。陈轸劝谏怀

王,怀王不听,后被秦国欺骗,丧师失地。事详《史记·张仪列传》。

[13]吴起:战国时卫国人,曾任魏国西河守,防御秦国,声名颇佳。后来投奔楚悼王,做了楚国令尹,施行变革,得罪了许多公族贵戚。悼王死后,宗室大臣攻讨吴起,被乱箭射死于悼王尸体上。

[14]郭生:郭隗。据《史记·燕召公世家》载:“燕昭王于破燕之后即位,卑身厚币以招贤者。……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从隗始。况贤于隗者,岂远千里哉!’于是昭王为隗改筑宫而师事之。乐毅自魏往,邹衍自齐往,剧辛自赵往,士争趋燕。”

[15]雅人:正人。

[16]仲连:鲁仲连,战国时齐人。据《史记·鲁仲连列传》载,鲁仲连曾在邯郸说服赵国平原君和魏国辛垣,使赵魏两国放弃了投降秦国的计划,平原君酬以千金,鲁仲连不受。后又帮助齐将田单攻下燕国聊城,齐国要封赏他,他逃去海边隐居起来。

秋 胡 行

朝与佳人期^[1],日夕殊不来^[2]。

嘉肴不尝,旨酒停杯^[3]。

寄言飞鸟,告余不能。

俯折兰英,仰结桂枝。

佳人不在,结之何为。

从尔何所之^[4],乃在大海隅。

灵若道言^[5],贻尔明珠^[6]。

企予望之^[7],步立踟蹰。

佳人不来,何得斯须^[8]。

题 解

这是一首爱情诗,写一位男士对女子的期盼。早晨与女子相约,黄昏时分女子未至,男子“嘉肴不尝,旨酒停杯”,他为之采摘

鲜花,展开想象的翅膀去追寻意中人,最后以焦灼的等待而结束诗篇。“企予望之,步之踟蹰”将热恋中男士的焦虑情态描写得惟妙惟肖。

注 释

- 〔1〕期:约。〔2〕殊:还。〔3〕旨酒:美酒。〔4〕从:追逐。
〔5〕灵若:海神名。〔6〕贻:赠送。〔7〕企:踮起脚尖。予:而。
〔8〕斯须:形容时间很短。

陌 上 桑

弃故乡,离室宅,远从军旅万里客。
披荆棘,求阡陌,侧足独窘步^{〔1〕},路局窄^{〔2〕}。
虎豹嗥动^{〔3〕},鸡惊禽失,群鸣相索。
登高山,奈何蹈盘石,树木丛生郁差错^{〔4〕}。
寝蒿草,荫松柏,涕泣雨面沾枕席。
伴旅单,稍稍日零落^{〔5〕}。
惆怅窃自怜,相痛惜。

题 解

这是一首描写军旅生活的诗篇。按照一般的理解,作为最高统治者,应当会在此类诗歌中教训士卒或鼓励士卒,激励他们献身。曹丕的这首诗却站在普通士卒的立场上,细致描绘离乡远征者真实的心理。寓训勉于诗赋的作品,纵然气势恢宏,也会让人感到装腔作势的可憎;真实描摹士卒心态的诗篇,才会亲切而动人。本诗和曹丕的其他游子思妇诗一样,借助游子的不幸表现人

生的孤苦飘零,其中贯注着苍凉之气。本诗的句子有三言、四言、五言、七言,错落有致,很好地表现了诗歌的主题,深入刻画了士卒的心理世界。

注 释

〔1〕侧足:置足。窘步:形容行走艰难。〔2〕笱(zhǎi):窄。〔3〕嗥(háo):吼叫。〔4〕郁:茂盛。差错:交错。〔5〕零落:死亡。

猛 虎 行

与君媾新欢^{〔1〕},托配于二仪^{〔2〕}。
充列于紫微^{〔3〕},升降焉可知。
梧桐攀凤翼,云雨散洪池^{〔4〕}。

题 解

猛虎行,属于乐府相和歌平调曲。

本诗似乎有所寄托,但又难以说清。前两句写新婚,次两句写身处于宫殿中,升降难以预知。黄节《汉魏乐府风笺》引《魏略》云:“太祖不时立太子,太子自疑。”果若此,那么此诗所表现的就是曹丕在争立太子时期的心态。最后两句是写景,“云雨散洪池”给人以个人在自然面前渺小无助的惆怅感。

注 释

〔1〕媾(gòu):合,结合。〔2〕二仪:天地、阴阳。〔3〕充列:即列位。紫微:星座名。〔4〕洪池:水池名,在洛阳东三十里。

折杨柳行

西山一何高，高高殊无极^{〔1〕}。
 上有两仙僮，不饮亦不食。
 与我一丸药，光耀有五色。
 服药四五日，身体生羽翼。
 轻举乘浮云^{〔2〕}，倏忽行万亿。
 流览观四海^{〔3〕}，茫茫非所识。
 彭祖称七百^{〔4〕}，悠悠安可原^{〔5〕}？
 老聃适西戎^{〔6〕}，于今竟不还。
 王乔假虚辞^{〔7〕}，赤松垂空言^{〔8〕}。
 达人识真伪^{〔9〕}，愚夫好妄传。
 追念往古事，愤愤千万端^{〔10〕}。
 百家多迂怪^{〔11〕}，圣道我所观^{〔12〕}。

题解

折杨柳行，属乐府相和歌瑟调曲。

这是一首游仙诗。曹操曹植父子后期写有不少游仙之作，曹丕诗集中的游仙诗仅此一首，并且他在诗中明确说：“百家多迂怪，圣道我所观。”表明了他不相信神仙方术的态度。汉末兴盛神仙方术思想，道教认为通过一套养性修炼方法就能羽化登仙、长生不死。曹丕《折杨柳行》写到了仙境，“倏忽行万亿，流览观四海。”但他没有在这种幻觉中逗留，不相信王乔赤松之类的虚辞空言，不愿放弃积极入世的儒家圣道。

注 释

- 〔1〕殊：特殊。极：尽。 〔2〕举：飞升。 〔3〕流览：浏览。
- 〔4〕彭祖：传说中的长寿之人，到殷商之时已达七百馀岁。 〔5〕原：探求、追溯。
- 〔6〕老聃：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据《史记·老子列传》载，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楚国人。曾任周守藏室之史，与孔子同时而稍早，见周之衰，去周而西。出函谷关时，应关令尹喜之请，著作《老子》五千言，此后莫知所终。
- 〔7〕王乔：传说中的神仙。虚辞：虚言空语。 〔8〕赤松：传说中的神仙。
- 〔9〕达人：通达之人。 〔10〕愦愦：糊涂昏乱的样子。
- 〔11〕百家：儒家之外的诸子百家。 〔12〕圣道：圣人之道，指儒家学说。

董 逃 行

晨背大河南辕^{〔1〕}，跋涉遐路漫漫^{〔2〕}。
 师徒百万哗喧^{〔3〕}，戈矛若林成山。
 旌旗拂日蔽天。

题 解

董逃行，属于乐府相和歌清调曲。

董逃是传说中的仙人，古辞多写求仙的事。曹丕此诗与《饮马长城窟行》一样，写征伐吴国的战事。首两句写南征路途漫漫，后三句写曹魏士卒之众、戈矛之多、旌旗之盛。也许这只是长诗中的数句。虽然是战争题材，却缺乏一种内在的气势。

注 释

- 〔1〕南辕：向南行走。 〔2〕遐路：远路。 〔3〕师徒：士兵。

善哉行二首

其 一

朝日乐相乐^[1]，酣饮不知醉。
 悲弦激新声，长笛吐清气。
 弦歌感人肠，四坐皆欢悦。
 寥寥高堂上^[2]，凉风入我室。
 持满如不盈^[3]，有德者能卒。
 君子多苦心，所愁不但一。
 慊慊下白屋^[4]，吐握不可失^[5]。
 众宾饱满归，主人苦不悉^[6]。
 比翼翔云汉^[7]，罗者安所羁^[8]。
 冲静得自然^[9]，荣华何足为。

题 解

这是一首宴饮诗。随着曹操势力的扩展，曹魏集团有了稳定的大本营，曹丕便在邺下过起了优裕的贵公子生活。建安十六年（217）被立为太子，建安二十五年（226）当上了魏王、大魏皇帝。他时常与众宾一起宴饮游乐。本诗中所描绘的饮美酒、听音乐便是其常日享乐的缩影。但是，曹丕不是一个纨绔子弟，也不算一个荒淫的君王，作为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士人，他的宴饮诗歌中还有另外一种声调，还在展示另外一个痛苦的灵魂。这里的“寥寥高堂上，凉风入我室。”“君子多苦心，所愁不但一。”“众宾饱满归，主人苦不悉。”和《善哉行》其二中的“乐极哀情来，寥亮摧肝

心”等诗句标明诗人之所以不同流俗,就在于他没有在轻歌曼舞、美酒佳肴中沉醉。他的心依然清醒,他依然在探索生命的意义。结尾处的“冲静得自然,荣华何足为”的境界,曹丕并没有达到,只能说这是他的向往而已。

注 释

- 〔1〕朝(cháo)日:大臣朝见天子的日子。 〔2〕寥寥:空旷开阔。
 〔3〕持满:《孔子家语·六本》曰:“天道成而必变,凡持满而能久者,未尝有也。”此处指居于高位。盈:满。 〔4〕慊慊:同“谦谦”。白屋:茅草屋。
 〔5〕吐握: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载,周公自谓:“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 〔6〕悉:全。 〔7〕云汉:云霄。
 〔8〕罗:捕捉。羈:束缚。 〔9〕冲静:空静。

其 二

朝游高台观,夕宴华池阴。
 大酋奉甘醪^{〔1〕},狩人献嘉禽^{〔2〕}。
 齐倡发东舞^{〔3〕},秦筝奏西音^{〔4〕}。
 有客从南来,为我弹清琴。
 五音纷繁会^{〔5〕},拊者激微吟^{〔6〕}。
 淫鱼乘波听^{〔7〕},踊跃自浮沉。
 飞鸟翻翔舞,悲鸣集北林。
 乐极哀情来,寥亮摧肝心^{〔8〕}。
 清角岂不妙^{〔9〕},德薄所不任。
 大哉子野言,弭弦且自禁^{〔10〕}。

题 解

和前首诗的主旨一样,本诗也是在渲染声色享乐,在享乐当中,诗人“乐极哀情来”,引发了对生命的深层思考。本诗的前十二句写朝游、夕宴、饮酒作乐。后六句翻然悔悟,表示要有自禁的能力,不可纵情声色。诗中对音乐的描绘出神入化、生动形象。

注 释

〔1〕大酋:酒官之长。醪(láo):浊酒,带糟的酒。〔2〕狩人:主管狩猎所得禽物的官。〔3〕齐倡:齐地的歌舞者。〔4〕秦筝:秦地的筝。〔5〕五音:宫、商、角、徵、羽五种音。〔6〕拊:古代打击乐之一,形似鼓。〔7〕淫鱼:水底之鱼。〔8〕寥亮:嘹亮。〔9〕清角:一种悲伤的乐曲。传说春秋时著名乐师师旷(字子野)应邀为晋平公奏清角,风起云涌,大雨倾盆。〔10〕弭(mǐ):停止。

钓 竿 行

东越河济水,遥望大海涯^{〔1〕}。
钓竿何珊珊^{〔2〕},鱼尾何飏飏^{〔3〕}。
行路之好者,芳饵欲何为?

题 解

钓竿行,属乐府鼓吹曲辞。

诗人从西走到东,所见的尽是营营以求的追逐名利之徒,他冷眼旁观,对世人的作为无法赞同。生命的终极价值何在?诗人在不停地追求、寻觅。他没有告诉我们满意的答案,他自己也未找到答案,他只留下了“芳饵欲何为”这个沉重的问号。这问号悬

在曹丕心头,也悬在千百年来每一位求索者的心头。

注 释

[1]海涯:海滨。 [2]珊珊:同“姗姗”,缓慢的样子。 [3]簌簌(shāi):簌,是筛子,此处形容鱼尾摆动的样子。

十 五

登山而远望,溪谷多所有^[1]。
 梗楠千馀尺^[2],众草之盛茂。
 华叶耀人目,五色难可纪^[3]。
 雉雉山鸡鸣^[4],虎啸谷风起。
 号黑当我道,狂顾动牙齿。

题 解

十五,属于乐府相和歌相和曲。

《水经注·伊水注》曰:“魏文帝猎于大石山,虎超乘舆,孙礼拔剑投于是山。”此山在洛阳南。也许这首诗与这件事有关。黄节《汉魏乐府风长笺》中讲,如果把这首写狩猎的诗看成所写各有影射,即以雉雉鸡鸣指丁仪、丁翼、杨修之辈,以虎啸喻曹植,就穿凿附会了。(见夏传才等《曹丕集校注》第48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是否影射曹植及其党羽的确难以确指,但在写景中融入了诗人对人间世的体会当是没有问题的。

当诗人居高临下,俯视大自然的美景,沉醉于审美享受之中时,猛然发现“号黑当我道,狂顾动牙齿”。多么可怕的自然!在荒莽的自然中会有此惊恐,在险恶的人间又何尝没有?人生在

世,不只有自然与人的对立,亦有社会与人的对立以及人与人的对立。

注 释

〔1〕溪谷:山谷。〔2〕榲(pián):树名。楠(nán):树名。两者皆为乔木。〔3〕纪:同“记”。〔4〕雉(gòu):雄雉求偶鸣叫。

附

典论·论文^{〔1〕}

夫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2〕},伯仲之间耳^{〔3〕},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4〕}:“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5〕},下笔不能自休。”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6〕}:“家有敝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

今之文人,鲁国孔融文举^{〔7〕},广陵陈琳孔璋^{〔8〕},山阳王粲仲宣^{〔9〕},北海徐幹伟长^{〔10〕},陈留阮瑀元瑜^{〔11〕},汝南应玚德连^{〔12〕},东平刘桢公干^{〔13〕}: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14〕},咸以自骋骐驎于千里^{〔15〕},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盖君子审己度人,故能免于斯累,而作《论文》。

王粲长于辞赋,徐幹时有齐气^{〔16〕},然粲之匹也。如粲之《初征》、《登楼》、《槐赋》、《征思》,幹之《玄猿》、《漏卮》、《圆扇》、《橘赋》,虽张、蔡不过也^{〔17〕}。然于他文,未能称是。陈琳、阮瑀之章

表书记^[18]，今之隽也^[19]。应瑒和而不壮^[20]，刘桢壮而不密^[21]。孔融体气高妙^[22]，有过人者，然不能持论^[23]，理不胜词^[24]，以至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25]。

常人贵远贱近^[26]，向声背实，又患暗于自见，谓己为贤。夫文本同而末异^[27]，盖奏议宜雅^[28]，书论宜理^[29]，铭诔尚实^[30]，诗赋欲丽^[31]，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

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32]，节奏同检^[33]，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34]，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35]，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故西伯幽而演《易》^[36]，周旦显而制《礼》^[37]，不以隐约而弗务^[38]，不以康乐而加思。

夫然，则古人贱尺璧而重寸阴，惧平时之过已，而人多不强力；贫贱则慑于饥寒，富贵则流于逸乐，遂营目前之务，而遗千载之功；日月逝于上，体貌衰于下，忽然与万物迁化，斯志士之大痛也。

融等已逝^[39]，唯幹著论成一家言^[40]。

题解

曹丕被看作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开创

者。《典论·论文》的撰写年代史无明文。目前流行的有二说：一是黄初初年说，一是太子时期说。后者影响尤为广泛，与以上二说相异，笔者认为《典论·论文》一文当完成于建安十六年(211)前后(详见拙作《三曹与中国诗史》第七章，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曹丕此文充分地总结了原始儒学的“三不朽”学说，他努力要使文章成为经治封建国家的工具，成为政治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号召文士用文章为一统大业鼓与呼，自觉接受认同于原始儒学的思想观念。曹丕所说的奏议之“雅”，书论之“理”，铭诔之“实”，诗赋之“丽”，是他对文坛盛行文体之特征的概括。“诗赋欲丽”并不是曹丕的首创。当然，也不是“文学自觉”的标志，如果以“丽”为文学自觉的标志，那自觉的时代应该上溯到先秦阶段，因为它是一个沿用已久的概念，是一种从先秦时代就存在于诗赋艺术之中的重要特征。曹丕“诗赋欲丽”的全部诗史意义就在于：他早年以副君之重、后期以九五之尊强调诗赋之“丽”，使魏晋诗人加快了恢复诗歌“丽”之特征的步伐。“气”是一个古已有之、涵义繁复的名词。“天有六气”(《左传·昭公元年》)，此气乃自然之气；“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养其气，合其德，以通万物之所造”(《庄子·达生》)，此“气”乃哲学之气；“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礼记·乐记》)，此“气”乃音乐之气。曹丕的功绩在于将自然之“气”、哲学之“气”、音乐理论之“气”引入古代文论领域。从《典论·论文》之后，“文气”遂成为该领域重要的美学范畴之一，并且成为气象、气格、气韵、骨气、神气等古代文论范畴的重要渊源。曹丕“文气”论的贡献全在于此。从全文看，他意在说明：作为创作主体无不具备不同于他人的“气”，故文章家不可自视太高，“谓

己为贤”。这一段话是围绕“文人相轻”的大主题而发的。

从主观动机看,曹丕撰写此文的初衷是为了劝导和安抚邺下文士。此处的“邺下文士”并不是特指王粲、刘桢等六人,还包括生活在邺下、围绕在曹氏兄弟周围的诸位文士。王粲等邺下文士在归附曹操集团前已经成名,他们怀着对曹操的景仰和对曹操收拾河山、再造太平盛世大业的憧憬,加盟曹操集团。他们在邺下受到了曹氏父子的礼遇和宠爱,与曹丕曹植兄弟建立了有别于主仆之情的深厚友谊,“昔日游处,行则同舆,止则接席,何尝须臾相失!”(曹丕《又与吴质书》)这是一个新型的文人集团。但在这个集团内并非全是阳光明媚的日子,这里有风云变幻的时刻,亦有阴雨连绵的季节。从领导者的角度观察,在这一文人集团内部存在着两大隐患,一是文士之间的互相轻视,一是文士对自己所从事工作的不满情绪。如果不及时解决,听之任之,轻则瓦解邺下文人集团,重则破坏再造太平盛世的大事业。而这一问题的解决只能依赖于邺下文坛的领袖曹丕。

邺下文士是各地的才子,“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但他们聚集在一起时,难免出现自视甚高而视人甚低的言行,曹植《与杨德祖书》云:“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以孔璋之才,不闲于辞赋,而多自谓能与司马长卿同风;譬画虎不成,反为狗者也。前为书嘲之,反作论盛道仆赞其文。”此外,建安年间,围绕争立太子之事,邺下文士形成了拥丕派和拥植派,两派针锋相对,水火不容。这一矛盾必然反映到对待不同文士的态度上。由此推知,文人相轻的现象在当时普遍存在。与此相似的还有“贵远贱近”“向声背实”等陋俗。

较之前者,使曹丕更为不安的是文士们对篇籍翰墨工作日益滋生出不满情绪。在曹丕眼里这也是文士们暗于自见、过分自负

的一种表现。邺下文士多有远大的理想抱负，志在经邦治国，拯世济民，他们对政治颇为热情，对自己的政治才干颇为自负，对仕途的期望值过高，因此，他们对曹氏父子视他们为文学侍从、待他们为文章之士的作法越来越不满。王粲自比为管仲孟明，他后来作了魏侍中，仍然不满足。曹植《赠王粲》云：“重阴润万物，何惧泽不周？谁令君多念，遂使生百忧。”不满于自己地位的决不是王粲一人。曹植《赠徐幹》云：“宝弃怨何人？和氏有其愆。弹冠俟知己，知己谁不然？”他的《赠丁仪王粲》云：“丁生怨在朝。”从以上诗句推断，建安年间，包括曹植在内，王粲、徐幹、丁仪等邺下文士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抑郁不满的情绪。这种抑郁不满主要源于认为自己有经邦济世之才却未被委以重任。从王粲的《杂诗》其四、《鸚鵡赋》、《莺赋》、《吊夷齐文》等作品来看，王粲对自己在曹氏阵营内的地位极为不满。刘桢《杂诗》云：“职事相填委，文墨纷消散。驰翰未暇食，日昃不知晏。沉迷簿领书，回回自混乱。”显然他对安排给自己的文墨琐事也极为厌烦。

在建安文士中，王粲从建安十三年起任丞相掾，建安十八年后转魏国侍中，政治地位稍高一点。陈琳等任军谋祭酒和门下督，相当于掾属而已。徐幹刘桢等担任平原侯庶子和五官将文学，其地位还不如长吏和家丞。既然他们倍受曹操的赏识又与曹丕曹植兄弟感情笃厚，为何又不见重用呢？原因只有一条：“陈、徐、刘、应……凡此数子，于雍容侍从，实其人也；若乃边境有虞，群下鼎沸，军书辐至，羽檄交驰，于彼诸贤，非其任也。”（吴质《答魏太子笺》）这也是曹氏父子和时人对他们的普遍看法。

如此，曹丕要成功地领导邺下文人集团，使他们齐心协力为曹魏政权服务，便面临着两大问题：一是改变文人之间互相轻视的陋俗，二是确定文章乃经国大业的组成部分，劝告文士安心于

文籍翰墨工作。他的《典论·论文》便是紧紧围绕这两个问题展开论述的。

《论文》的开篇，曹丕即提出：“文人相轻，自古而然。”继而举班固傅毅之事为例。接着议论今之文人，他认为邺下文士个个都是卓异之士，“以此相服，亦良难矣。”他自述写作动机说：“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乃作论文。”作者对“七子”逐一作了评论，既指出了长处，也不隐讳其缺点，颇具领袖风范。作者还从文体、文气的角度分析了文士具有不同才能的原委。从文体看，文章分为四科，文士们或长于典雅的奏议，或长于宜理的书记，或长于尚实的铭诔，或长于绮丽的诗赋，因人而异。从文气看，气有清浊，无法授受。职是之故，文人不应当以己之长比人之短，要善于自见。

由于文士们自视甚高，皆以为有盖世之才，故不能正确认识自己，不安心于文籍翰墨工作。为此，曹丕指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将翰墨篇籍之作者誉之为“志士”，从事翰墨篇籍工作亦可建“千载之功”，他们的英名将与幽而演易的文王、显而制礼的周公齐名，流芳百世。所以，文士们应当消除自己的委屈和不满情绪，“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用文章为一统大业而鼓与呼。

注 释

〔1〕《典论·论文》：《典论》一书共二十篇，今仅存《自叙》、《论文》两篇。《典论·论文》被看作我国现存第一篇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的专论，它对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的发展都有重大的影响。〔2〕傅毅（？—89年）：字仲武，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人。曾经任兰台令史，拜郎中。东汉文学家。班固（32—92）：字孟坚，扶风安陵（陕西咸阳）人。著名史学家、文学

家。〔3〕伯仲之间：兄弟之间，此处指两人文学水平相差不多。〔4〕超：班超，字令升，班固之弟。〔5〕兰台令史：兰台，汉代宫廷藏书之处。兰台令史，主持兰台书籍整理和办理书奏的工作。〔6〕里语：民间俗语。〔7〕孔融（153—208）：字文举，鲁国（今山东曲阜）人，孔子二十世孙。少时即以懂得礼让出名，少年时代曾掩护党人领袖张俭脱险。曾任北海相，世称孔北海。献帝时，任少府、太中大夫等职。性格刚正，放达任性，直言敢谏，忠于汉室。在建安七子中，他年龄最大，对曹操集团的政治态度也与其他六子不同。因反对曹操代汉自立的行为，终为曹操所杀。孔融的散文体气高妙，辞情慷慨，其中《论盛孝章书》和《荐祢衡表》等文久负盛名。其诗仅存七首。〔8〕陈琳（？—217）：字孔璋，广陵（今江苏扬州）人。中平年间，为大将军何进主簿，后为袁绍掌管书记。绍败，归附曹操，曹操因爱其才而不杀，任命为司空军谋祭酒，与阮瑀共同掌管记室，草拟书檄公文。他和阮瑀都以章表书记见长。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琳、瑀之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在《与吴质书》中还说：“孔璋章表殊健，……元瑜书记翩翩。”陈琳诗仅存四首，富有民歌色彩，能够反映现实生活，其中以《饮马长城窟行》最为著名。〔9〕王粲（177—217）：字仲宣，山阳高平（今山东邹县西南）人，出身于豪门士族。14岁时，遇董卓之乱，由洛阳徙居长安，受到当时著名学者蔡邕的赏识。公元192年，因长安战乱而流寓荆州，依附同郡刘表，历十五年而不被重用。公元208年，刘表卒，王粲劝刘表之子归降曹操。到曹操集团后，王粲任军谋祭酒、侍中等职。公元217年，随曹操东征孙权，途中病亡。王粲天资聪明，博闻强记，能诗善赋，在七子中文学成就最高。〔10〕徐幹（171—218）：字伟长，北海（今山东寿光）人。年轻时博览群书，隐居不仕。后被曹操任为司空军谋祭酒，转为五官中郎将文学。性恬淡，不重视官禄，以著述自娱。擅长诗赋。赋已佚，诗仅存四首。另有哲学著作《中论》，颇受曹丕推重。〔11〕阮瑀（？—212）：字元瑜，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年轻时从蔡邕学习，后来曹操任他为司空军谋祭酒，与陈琳共同掌管记室。当时的军国书檄，多是陈琳、阮瑀所拟。阮瑀的诗今仅存十二首。〔12〕应玚（？—217）：字德琰，汝南南顿（今河南项城西南）人。早年漂泊他乡，曹操召他为丞相掾，转任平原侯庶子，后为五官中郎将文学。

曹丕在《与吴质书》中称他“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学足以著书”。原有集五卷,已佚,今存诗仅六首。〔13〕刘桢(?—217):字公干,东平(今山东东平)人。性格卓傲倔强,刚直不阿。建安初年,应曹操之召,曾任丞相掾属。建安十六年转为五官中郎将文学。曹丕举行宴会,酒酣坐欢,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众人皆俯伏,只有刘桢平视。曹操知道后,以不敬治其罪。后任临淄侯庶子。曹丕称赞他的五言诗“妙绝时人”,钟嵘《诗品》中说:“自陈思以下,桢称独步。”后人把他与曹植并称为“曹刘”,在建安七子中,以王粲和他的文学成就最高。〔14〕假:借。〔15〕骥骥:良马。〔16〕齐气:李善注:“言齐俗文体舒缓,而徐幹易有斯累。”〔17〕张、蔡:张衡和蔡邕。张衡(78—139)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南召)人。东汉科学家、文学家。蔡邕(133—192)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人。东汉文学家。〔18〕章表书记:古代的四种文体,《文心雕龙·章表》:“章以谢恩,……表以陈情。”所谓书记其实主要是今天的书信类。〔19〕隽:俊,杰出。〔20〕和而不壮:平和而不够刚健。〔21〕壮而不密:刚健而不够绵密。〔22〕体气高妙:文章的气质高明而玄妙。〔23〕不能持论:不能立论。〔24〕理不胜词:辞过于理。〔25〕扬、班俦也:可以与扬雄班固的文章相匹敌。〔26〕贵远贱近:抬高古代的作家作品贬低当代的作家作品。〔27〕本同而末异:本指所有文章的思想性,末指不同文体表述的差异性。〔28〕奏议宜雅:上书给帝王的奏章议论类文章应该典雅。〔29〕书论宜理:书信和论文类文章应该条理清晰。〔30〕铭诔尚实:悼念类文章应该真实可信。〔31〕诗赋欲丽:诗歌和赋类文章应该富有文采。〔32〕曲度虽均:曲谱虽然是相同的。〔33〕检:法度。〔34〕经国之大业:治理国家的大事业。〔35〕翰墨:笔墨。〔36〕西伯:周文王。幽而演《易》:传说周文王在被殷纣王拘禁之后推演《周易》八卦。〔37〕周旦:周公旦,即周公。显:显达。〔38〕隐约:贫穷。〔39〕融等已逝:孔融等人已经逝世。〔40〕唯幹著论:唯有徐幹著有《中论》二十余篇。

曹植诗选



斗 鸡 诗

游目极妙伎，清听厌宫商。
 主人寂无为，众宾进乐方^{〔1〕}。
 长筵坐戏客，斗鸡观闲房。
 群雄正翕赫^{〔2〕}，双翘自飞扬^{〔3〕}。
 挥羽激清风，悍目发朱光^{〔4〕}。
 觜落轻毛散^{〔5〕}，严距往往伤^{〔6〕}，
 长鸣入青云，扇翼独翱翔^{〔7〕}。
 愿蒙狸膏助^{〔8〕}，常得擅此场^{〔9〕}。

题 解

斗鸡诗，属乐府杂曲歌辞。

曹植之外，刘桢、应玚都作有《斗鸡》，大概是同题共作。从应玚诗中的“兄弟游戏场，命驾迎众宾”来判断，曹丕曹植兄弟经常参预、组织这类斗鸡游戏。并且此时丕、植之间还是兄弟，而不是君臣，故此诗当作于建安二十二年(217)曹丕立为太子之前。“游目极妙伎，清听厌宫商”两句从侧面反映出曹植等贵公子安逸享乐的生活。妙伎和宫商已经难以使他们麻木的心灵激动，于是便选择了斗鸡走狗。“挥羽”四句写雄鸡激战时的神采非常传神。

注 释

- | | | |
|--------------|--------------|------------|
| 〔1〕乐方：行乐的方法。 | 〔2〕翕赫：凶猛的样子。 | 〔3〕翘：鸡尾长毛。 |
| 〔4〕悍目：怒目。 | 〔5〕觜：同嘴，指鸡嘴。 | 〔6〕严：锋利。 |

距:鸡爪的后趾。斗鸡时在鸡距上装有锋利的金属物,以有利于刺伤对方。

[7]翱翔:逍遥自得。 [8]狸膏:鸡头上涂上野猫的脂膏,用气味惊吓对方。

方。 [9]擅:专,这里意为胜。

送 应 氏

其 一

步登北芒阪^[1],遥望洛阳山。
 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
 垣墙皆顿擗^[2],荆棘上参天。
 不见旧耆老^[3],但睹新少年。
 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4]。
 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
 中野何萧条^[5],千里无人烟。
 念我平生亲^[6],气结不能言。

题 解

应氏,指应璩、应玚兄弟,曹植友人。

洛阳是东汉都城,当年繁华非常:“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两宫遥相望,双阙百馀尺。”(《古诗十九首·青青陵上柏》)而登上北邙以望洛阳为一大景致,汉末隐士梁鸿登临北邙,写下了有名的《五噫歌》,歌云:“陟彼北芒兮,噫!顾瞻帝京兮,噫!宫阙崔巍兮,噫!”到了曹植登临时,昔日的繁华已成为遥远的回忆,眼前只剩下破败不堪。《三国志·魏书·董卓传》载:“初平元年二月,(卓)乃徙天子都长安,焚烧洛阳宫室,悉发掘陵墓,取宝物。”一

代帝都竟化为灰烬。曹植在据此二十余年后登临，洛阳城依然荒凉破败，但见倒塌的墙壁和丛生的荆棘，还有新来的难民。由洛阳城的荒芜想到整个山河的残破，诗人发出了深沉的喟叹。

注 释

〔1〕北芒：即邙山，在洛阳城北。阪：山坡。〔2〕垣：墙。顿擗：倒塌崩裂。〔3〕耆(qí)：年老人。〔4〕荒畴：荒废的耕地。〔5〕中野：田野中。〔6〕平生亲：从前的亲友。

其 二

清时难屡得^{〔1〕}，嘉会不可常。
 天地无终极，人命若朝霜。
 愿得展燕婉^{〔2〕}，我友之朔方。
 亲昵并集送^{〔3〕}，置酒此河阳^{〔4〕}。
 中馈岂独薄^{〔5〕}，宾饮不尽觞。
 爱至望苦深，岂不愧中肠。
 山川阻且远，别促会日长^{〔6〕}。
 愿为比翼鸟，施翮起高翔^{〔7〕}。

题 解

诗人将离别置于一种天地久存、人生短促的大背景中，使眼前的饯行尤显友情之珍贵，离别之悲伤。凄怆哀惋，感人至深。

注 释

〔1〕清时：太平之时。〔2〕展：申，表达。燕婉：欢乐。〔3〕亲

昵：即朋友。 [4]河阳：孟津渡，在今河南孟县。 [5]中馈：酒食。

[6]促：近。 [7]施翻：展翅。

赠王粲诗

端坐苦愁思^[1]，揽衣起西游^[2]。
 树木发春华^[3]，清池激长流。
 中有孤鸳鸯，哀鸣求匹俦^[4]。
 我愿执此鸟^[5]，惜哉无轻舟。
 欲归忘故道，顾望但怀愁。
 悲风鸣我侧，羲和逝不留^[6]。
 重阴润万物^[7]，何惧泽不周^[8]。
 谁令君多念^[9]，自使怀百忧。

题 解

王粲，见曹丕《典论·论文》注。

王粲有《杂诗》“日暮游西园”赠曹植。诗云：“日暮游西园，冀写忧思情。曲池扬素波，列树敷丹荣。上有特栖鸟，怀春向我鸣。褰衽欲从之，路险不得征。徘徊不能去，伫立望尔形。风飙扬尘起，白日忽已冥。回身入空房，托梦通精诚。人欲天不违，何惧不合并！”王粲诗写黄昏之时步入西园，是为了排遣忧思。显然诗人在邺城生活时期有许多无法摆脱的烦恼。邺下文士多有远大的理想抱负，志在经邦治国，拯世济民，他们对政治颇为热情，对自己的政治才干颇为自负，对仕途的期望值过高，因此，他们对曹氏父子视他们为文学侍从、待他们为文章之士的做法越来越不满。曹植写此诗对王粲进行劝慰，“谁令君多念”似含有对王粲思

虑太多的责备,并流露出自己虽有心提携却无能为力的遗憾。

注 释

〔1〕端坐:正坐。〔2〕揽衣:披衣。〔3〕华:同花。〔4〕匹俦:伴侣。〔5〕执:捉拿,此处意为接近。〔6〕羲和:神话中驾御日车的神,此指太阳。〔7〕重阴:密云。此处指丞相曹操。〔8〕泽:恩泽。周:普遍。〔9〕念:思虑。

弃 妇 诗

石榴植前庭^{〔1〕},绿叶摇缥青^{〔2〕}。
 丹华灼烈烈^{〔3〕},璀璨有光荣^{〔4〕}。
 光荣晔流离^{〔5〕},可以戏淑灵^{〔6〕}。
 有鸟飞来集^{〔7〕},拊翼以悲鸣^{〔8〕}。
 悲鸣夫何为?丹华实不成^{〔9〕}。
 拊心长叹息,无子当归宁^{〔10〕}。
 有子月经天^{〔11〕},无子若流星。
 天月相终始,流星没无精^{〔12〕}。
 栖迟失所宜^{〔13〕},下与瓦石并^{〔14〕}。
 忧怀从中来,叹息通鸡鸣^{〔15〕}。
 反侧不能寐,逍遥于前庭^{〔16〕}。
 踟蹰还入房^{〔17〕},肃肃帷幕声^{〔18〕}。
 褰帷更摄带^{〔19〕},抚节弹鸣箏。
 慷慨有馀音,要妙悲且清^{〔20〕}。
 收泪长叹息,何以负神灵^{〔21〕}?
 招摇待霜露^{〔22〕},何必春夏成。

晚获为良实^[23]，愿君且安宁^[24]。

题 解

本诗代女性立言，希望丈夫不要因目前无子而休弃自己。诗以前庭盛开的石榴写起，连小鸟也替石榴悲鸣，悲它“丹华实不成”。接着诗人说：“有子月经天，无子若流星”，突出封建时代一个女性是否生子的重要性。此后，才是这位无子妇女的直接哭诉。《孔子家语·本命解》中说：“妇有七出，三不去。七出者，不顺父母者，无子者，淫僻者，嫉妒者，恶疾者，多口舌者，窃盗者。”对于女性而言，七出之条非常不公平。在封建时代，因借口无子而被休弃的女子一定不少。曹植能够关注这一社会问题，并用诗歌的形式为女性立言，值得肯定。

注 释

〔1〕石榴：果树名，子可食，树皮可入药。〔2〕缥：浅青色。〔3〕灼：烧。烈烈：烈火燃烧。〔4〕璀璨：璀璨。〔5〕晔(yè)：光。流离：琉璃，宝石名。〔6〕淑灵：神灵，此指鸟。〔7〕集：止于树上。〔8〕拊翼：拍打翅膀。〔9〕实：果实。〔10〕归宁：已婚女子回娘家。此指被休弃后回家。〔11〕经：行。〔12〕没：灭。精：光。〔13〕栖迟：游息。〔14〕并：同。〔15〕通：至。〔16〕逍遥：此处指徘徊。〔17〕踟蹰：犹豫徘徊。〔18〕肃肃：帷幕的声响。〔19〕褰(qiān)：揭起。摄带：系好衣带。〔20〕要妙：飘渺。〔21〕负：辜负。〔22〕招摇：桂树。〔23〕良实：桂实，桂子。〔24〕君：指其丈夫。

赠徐幹诗

惊风飘白日^[1]，忽然归西山。

圆景光未满^[2]，众星灿以繁。
 志士营世业^[3]，小人亦不闲。
 聊且夜行游，游彼双阙间^[4]。
 文昌郁云兴^[5]，迎风高中天。
 春鸠鸣飞栋^[6]，流焱激棂轩^[7]。
 顾念蓬室士^[8]，贫贱诚足怜。
 薇藿弗充虚^[9]，皮褐犹不全^[10]。
 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
 宝弃怨何人，和氏有其愆^[11]。
 弹冠俟知己^[12]，知己谁不然^[13]。
 良田无晚岁^[14]，膏泽多丰年^[15]。
 亮怀璠玕美^[16]，积久德愈宣^[17]。
 亲交义在敦^[18]，申章复何言^[19]。

题解

徐幹是曹植极为敬重的友人。《全三国文》有无名氏的《中论序》，说徐幹晚年“疾稍沉笃，不堪王事，潜身穷巷，颐志保真。……环堵之墙以庇妻子，并日而食，不以为戚。”从这段文字及其他记载来看，是徐幹自己轻官忽禄，不愿为仕。但曹植此诗说：“顾念蓬室士，贫贱诚足怜。……弹冠俟知己，知己谁不然？良田无晚岁，膏泽多丰年。”从这些句子中推断，陷入生活困窘中的徐幹似乎请求曹植举荐自己，而曹植因为连自己也不得志，便只好给徐幹以劝勉。徐幹究竟是否曾经请求曹植援引，我们已不得而知了。但我们可以确切地知道，此时的曹植对自己的处境也颇为不满，他对徐幹的同情是情真意切的。

曹植的诗工于起调，受到后人的称赞。从“惊风飘白日，忽然

归西山”中，我们可以体会得很清楚。此二句将时光的流逝写得让人兀然心惊。

注 释

〔1〕惊风：急风。〔2〕圆景：月亮。光未满：月牙儿。〔3〕营：营建。世业：传世之功业。〔4〕阙：宫门前的望楼。〔5〕文昌：文昌殿，宫殿名。郁：盛。〔6〕鸢：鸟名。飞栋：高高的屋宇。〔7〕流焱（biāo）：旋风。焱，同飙。〔8〕蓬室士：蓬草屋中的士，指徐幹。〔9〕薇藿：野草、野豆之类。充虚：充饥。〔10〕褐：粗布短衣。〔11〕和氏：卞和。《韩非子·和氏》载：楚国人卞和发现了一块璞玉，献给楚武王和成王，因无人识宝，卞和反而得罪被刖足。后楚文王即位，始知是宝玉，琢成玉璧，名之为和氏璧，价值连城。愆（qiān）：过失。〔12〕俟：等待。〔13〕然：如此。〔14〕晚岁：迟到的收获。〔15〕膏泽：肥沃的水田。〔16〕亮：确信。璠玕：美玉，此指美德。〔17〕宣：显著。〔18〕亲交：亲近的朋友。敦：勉励。〔19〕申：陈。申章：指自己赠徐幹诗。

公 谦 诗

公子敬爱客^{〔1〕}，终宴不知疲。
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2〕}。
明月澄清影，列宿正参差^{〔3〕}。
秋兰被长坂^{〔4〕}，朱华冒绿池^{〔5〕}。
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
神飏接丹轂^{〔6〕}，轻辇随风移^{〔7〕}。
飘遥放志意^{〔8〕}，千秋长若斯^{〔9〕}。

题解

本诗作于曹丕任五官中郎将的时候，诗写曹丕曹植兄弟“清夜游西园”的情景。从本诗及《侍太子坐》等诗篇看，他对曹丕极为友好敬重，这种友爱之情是真实可信的。诗中描绘了西园美丽的夜景，明月、列宿、秋兰、朱华、潜鱼、好鸟，天上地下，声色兼写。“朱华冒绿池”之“冒”字用得高明，被后人所广泛传诵。

刘勰《文心雕龙·明诗》中云：“暨建安之初，五言腾涌。文帝、陈思纵辔以骋节；王、徐、应、刘，望路而争驱。并怜风月，狎池苑，述思荣，叙酣宴，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本篇就是典型的“怜风月、狎池苑”之作。在这个时期，曹丕写有《芙蓉池作》，王粲、刘桢写有《公讌》，陈琳写有《宴会》，一群诗人描写相同的景致，在切磋中共同提高创作技艺。

注释

〔1〕公子：曹丕，时曹丕任五官中郎将。〔2〕飞盖：轻快如飞的车子。此处用盖来指代车。〔3〕列宿：众星。参差：星光闪烁的样子。〔4〕坂：高坡。〔5〕朱华：荷花。冒：覆盖。〔6〕飈：疾风。毂：车轴。见曹丕《芙蓉池作》注。〔7〕辇：车，见曹丕《芙蓉池作》注。〔8〕飘遥：随风飘荡。〔9〕若斯：像这样。

离友诗二首 并序

乡人有夏侯威者^{〔1〕}，少有成人之风^{〔2〕}。余尚其为人^{〔3〕}，与之昵好^{〔4〕}。王师振旅^{〔5〕}，送余于魏邦^{〔6〕}。心有眷然，为之陨涕^{〔7〕}，乃作离友之诗。其辞曰：

其 一

王旅旋兮背故乡^[8],彼君子兮笃人纲^[9]。
 媵余行兮归朔方^[10],驰原隰兮寻旧疆^[11]。
 车载奔兮以繁骧^[12],涉浮济兮泛轻航^[13]。
 迄魏都兮息兰房^[14],展宴好兮惟乐康^[15]。

题 解

本诗是子建送给好友夏侯威的离别诗。建安十八年(213)曹操回到家乡谯,曹丕、曹植兄弟随父同行。本诗写夏侯威从谯一直送曹植回到邺城。诗从王师凯旋离开故乡写起,叙述夏侯威一直送行。经过了平原湿地,渡过了济水,曹植在邺城设宴招待自己的朋友。

注 释

- [1]夏侯威:字季权,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魏将夏侯渊之子。
 [2]风:风度。 [3]尚:崇尚。 [4]昵好:亲交甚笃。 [5]振旅:班师回防。
 [6]魏邦:魏国都城邺下。 [7]隕涕:落泪。 [8]背故乡:离开了谯地。
 [9]笃:原。人纲:伦理纲常。 [10]媵:送。
 [11]寻:往。旧疆:邺城地区。 [12]繁骧:急驰。 [13]济:济水。由谯返邺下须渡济水。轻航:轻舟。
 [14]兰房:华屋。 [15]宴好:宴饮以结好。

其 二

凉风肃兮白露滋^[1],木感气兮条叶辞^[2]。

临淥水兮登崇基^{〔3〕}，折秋华兮采灵芝^{〔4〕}。
 寻永归兮赠所思^{〔5〕}，感离隔兮会无期。
 伊郁悒兮情不怡^{〔6〕}。

题 解

本诗写夏侯威即将离开邺城返回谯时，两人依依相别的情感。在这个秋风萧瑟、霜露满地的季节，两位好友即将分别，诗人采摘了许多秋花赠给朋友，为后会无期而苦闷忧愁。读这类诗，我们可以看到青年曹植性格中珍视友情的一面。

注 释

〔1〕滋：盛。〔2〕条叶辞：条与叶辞别，树叶零落。〔3〕淥水：清水。崇基：高山。〔4〕秋花：指菊花。〔5〕寻：不久。永归：永远归去，久别。所思：指夏侯威。〔6〕伊：语助词。郁悒：忧愁苦闷。怡：喜悦。

白 马 篇

白马饰金羁^{〔1〕}，连翩西北驰。
 借问谁家子，幽并游侠儿^{〔2〕}。
 少小去乡邑，扬名沙漠垂^{〔3〕}。
 宿昔秉良弓^{〔4〕}，楛矢何参差^{〔5〕}。
 控弦破左的^{〔6〕}，右发摧月支^{〔7〕}。
 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8〕}。
 狡捷过猴猿^{〔9〕}，勇剽若豹螭^{〔10〕}。
 边城多警急，胡虏数迁移。

羽檄从北来^[11]，厉马登高堤^[12]。
 长驱蹈匈奴，左顾凌鲜卑^[13]。
 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
 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
 名编壮士籍^[14]，不得中顾私。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题 解

白马篇，乐府杂曲歌齐瑟行的歌辞。“此篇奇警”（方东树《昭昧詹言》）。一开篇就写一战马飞驰。西北是侵扰中原的少数民族居住地，很多战事都发生在这一地区。以下采用插叙，介绍游侠儿的身世和本领。幽、并（今河北、山西北部一带）自古多英雄，游侠儿在英雄的故乡出生，从小就受到英雄事迹的熏陶。“少小”两句写出了少年英雄不平凡的经历，所有的征战杀伐、立功受赏皆浓缩于“扬声”二字之中。长期的苦练加上实战，提高了游侠儿的武艺，增强了他的勇气和信心，成长为既“狡捷”又“勇剽”的壮士。“边城”两句写军情紧急，“羽檄”两句写壮士应征奔赴前线。诗人舍弃了应征、准备、出征送别等有关场景，只说“厉马登高堤”，既使诗歌语言凝炼，又显示出壮士闻警即起的急迫心情和神速动作。“长驱”两句写战斗中的勇士，采用略写手法。诗篇至此，一位壮士的形象已呼之欲出，但诗人并不作罢，进而深入一层，透视诗人的内心世界。战争是残酷的，以流血和生命为代价，真正的勇士不会贪生怕死。诗中的壮士也是如此。他全然不顾惜自己的生命，甚至亦不顾父母妻子。他明白个人的小家庭隶属于国家，倾巢之下没有完卵，只有以身许国才能保国卫家。为国尽忠亦是为父母尽孝。“名编”两句写他的英名被国家编入壮士

籍中,说明国家需要他,信任他,他亦将从大局出发,从国家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最后两句掷地有声,催人奋发。“篇中所云‘捐躯赴难,视死如归’,亦子建素志,非泛述矣。”(朱乾《乐府正义》卷十二)

注 释

- 〔1〕羈:马笼头。〔2〕幽并:二州名,在今河北、山西一带。〔3〕垂:通“陲”,边缘。〔4〕宿:素。宿昔:一向。秉:持。〔5〕楷(hù):木名。〔6〕控弦:张弓。左的:左面的靶子。〔7〕月支:又名素支,白色的靶子。〔8〕马蹄:黑色的靶子。〔9〕狡捷:灵活敏捷。〔10〕剽(piāo):轻疾。螭(chī):传说中无角的龙。〔11〕檄(xí):征召的文书。〔12〕厉马:催马。〔13〕凌:压制。〔14〕壮士籍:登记壮士的名册。

名 都 篇

名都多妖女^{〔1〕},京洛出少年^{〔2〕}。
 宝剑直千金^{〔3〕},被服丽且鲜。
 斗鸡东郊道,走马长楸间^{〔4〕}。
 驰骋未能半,双兔过我前。
 揽弓捷鸣镝^{〔5〕},长驱上南山。
 左挽因右发^{〔6〕},一纵两禽连^{〔7〕}。
 馀巧未及展,仰手接飞鸢^{〔8〕}。
 观者咸称善,众工归我妍^{〔9〕}。
 归来宴平乐^{〔10〕},美酒斗十千。
 脍鲤膾胎鰕^{〔11〕},炮鳖炙熊蹯^{〔12〕}。

鸣俦啸匹侣^[13],列坐竟长筵^[14]。
 连翩击鞠壤^[15],巧捷惟万端。
 白日西南驰,光景不可攀^[16]。
 云散还城邑,清晨复来还。

题 解

名都篇,曹植自创新题乐府,属于杂曲歌齐瑟行。名都,此指洛阳。郭茂倩认为:《名都篇》是对贵游子弟“骑射之妙,游骋之乐,而无忧国之心”(《乐府诗集》)的讽刺,今人余冠英先生也说:“本篇讽刺都市里一般富贵游荡的子弟,写这班少年把时间消磨在饮宴、游戏,天天如此,月月如此。虽有骑射的技艺,只用在打猎,无益于国。”(余冠英:《三曹诗选》第5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其实,这种生活正是子建建安年间日常生活的写照。《三国志·魏书·曹植传》谓子建“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当然骑射之妙、游骋之乐仅仅是子建早期生活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则是《白马篇》所表现的报国之志、忧国之心。《名都篇》与《白马篇》恰恰表现了子建早期人格中的两极,《名都篇》中豪华放诞的“京洛少年”是子建的“本我”,《白马篇》中捐躯为国、视死如归的“幽并游侠儿”是子建的“超我”。此两极的融合便构成了子建的“自我”。及时行乐、骄逸豪奢的贵公子心底里亦蕴藏着施展才华、建功立业的理想。吴淇云《名都篇》写驰骋,写饮宴,“只是牢骚抑郁,借以消遣岁月,一片雄心无有泄处。其自效之意,可谓深切著明矣。”(《六朝诗选定论》)所见极是。《名都篇》与《白马篇》在表面的对峙中有暗中相通。

注 释

- 〔1〕妖女:妖艳的女子。〔2〕京洛:京都洛阳。〔3〕直:值。
 〔4〕走马:跑马,赛马。长楸:高大的楸树。〔5〕捷:插,搭。鸣镝:响箭。
 〔6〕因:因而。〔7〕纵:射箭。两禽:即前文中的“双兔”。〔8〕鸢(yuān):鸢鹰之类飞禽。〔9〕众工:诸位射手。妍:高超。〔10〕平乐观:平乐观,汉昭帝所造,在洛阳西门外。〔11〕膾(juǎn):肉汤。此处活用作动词。胎鰕:有子的鲈鱼。〔12〕炮、炙:烧烤。熊蹯:熊掌。〔13〕俦:伴侣。匹侣:朋友。〔14〕竞:满。〔15〕连翩:连续。击鞠壤:蹴鞠击壤,古代的游戏。鞠是古代的皮球类,用脚踢。壤是木制的器物,形状象履。前广后锐,长一尺四寸,宽三寸。游戏时,先将一壤置地,在三四十步以外,用手中的壤击之,中者为上。〔16〕光景:时间。攀:挽留。

赠丁仪诗

初秋凉气发,庭树微销落^{〔1〕}。
 凝霜依玉除^{〔2〕},清风飘飞阁^{〔3〕}。
 朝云不归山,霖雨成川泽^{〔4〕}。
 黍稷委畴陇^{〔5〕},农夫安所获?
 在贵多忘贱,为恩谁能博。
 狐白足御冬^{〔6〕},焉念无衣客!
 思慕延陵子^{〔7〕},宝剑非所惜。
 子其宁尔心^{〔8〕},亲交义不薄。

题 解

丁仪(?—220)字正礼,沛郡(今安徽濉溪)人。建安中为黄门侍郎。与曹植关系密切,力劝曹操立曹植为太子,为曹丕所忌。

曹丕即位后即诛杀丁仪兄弟。

诗首先写秋天来临,树叶凋零。严霜凝结,清风吹拂。由于霖雨,使庄稼受灾,农夫无法生活。“在贵多忘贱”对当权者提出批评,与当权者不同,诗人在向丁仪表示自己注重情义,为了友情而无所珍惜。随着曹丕向政权核心的接近,丁仪的日子越来越艰难,他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曹植身上。曹植此诗显然是对丁仪的安慰。

注 释

〔1〕销落:零落。〔2〕玉除:玉阶。〔3〕飞阁:高阁。飞,形容阁之高。〔4〕霖雨:连阴雨。〔5〕委:同“萎”。畴陇:田埂。〔6〕狐白:珍贵的狐裘。据《晏子春秋》载,齐景公身穿狐白之裘,感叹大雪天并不寒冷。晏子进谏说,贤君应当体恤无食无衣之人。〔7〕延陵子:吴公子季札。据《新序》记载,季札经过徐国时,徐君流露出非常喜欢季札所佩宝剑的神情,季札心知其意,意欲在出使晋国返回后,将宝剑送给徐君。不料,等季札返回时,徐君已死。季札便将宝剑挂在徐君墓前的树枝上。〔8〕宁:静。

赠丁仪王粲诗

从军度函谷^{〔1〕},驱马过西京^{〔2〕}。
 山岑高无极^{〔3〕},泾渭扬浊清^{〔4〕}。
 壮哉帝王居,佳丽殊百城^{〔5〕}。
 员阙出浮云^{〔6〕},承露概泰清^{〔7〕}。
 皇佐扬天惠^{〔8〕},四海无交兵。
 权家虽爱胜^{〔9〕},全国为令名^{〔10〕}。
 君子在末位^{〔11〕},不能歌德声。

丁生怨在朝^[12]，王子欢自营^[13]。
欢怨非贞则^[14]，中和诚可经^[15]。

题解

本诗先写从军西征之事。度过函谷关直抵西京，沿途经过了泾渭二水。西京壮丽无比。继而歌颂曹操的神武。结尾处对于丁仪的“怨在朝”和王粲的“欢自营”提出了劝诫。在曹植看来“欢怨非贞则，中和诚可经”。此时的曹植意识到为人处世不应偏激，应该中正和平。

注释

- 〔1〕函谷：关名，在今河南灵宝。〔2〕西京：长安，在今陕西西安。
〔3〕岑：山小而高。〔4〕泾渭：二水名，黄河支流。泾水出宁夏泾源，渭水源于甘肃渭源，二水合流于陕西高陵，东流入洛水后入黄河。〔5〕佳丽：宏伟华美。殊：超过。〔6〕员阙：即圆阙，在建章宫门北，汉武帝时修建，高二十五丈，上有铜凤凰。〔7〕承露：承露盘，汉武帝在建章宫内造承露盘，欲饮甘露以延年益寿。概：摩。泰清：天空。〔8〕皇佐：指丞相曹操。天惠：君恩。〔9〕权家：兵家。〔10〕全国：保全一国。令名：美好的声誉。〔11〕君子：此指丁仪、王粲。末位：下位。〔12〕丁生：丁仪。〔13〕王子：王粲。自营：自己的事业。〔14〕贞：正。则：法则。〔15〕中和：和平中正。经：法。

三 良 诗

功名不可为，忠义我所安。
秦穆先下世^[1]，三臣皆自残^[2]。

生时等荣乐^[3]，既没同忧患^[4]。
 谁言捐躯易？杀身诚独难！
 揽涕登君墓，临穴仰天叹^[5]。
 长夜何冥冥^[6]，一往不复还。
 黄鸟为悲鸣^[7]，哀哉伤肺肝。

题 解

三良，春秋时代秦国子车氏的三个儿子。《左传·文公六年》云：“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诗经·秦风·黄鸟》是秦国百姓对三良的挽歌。

建安十六年(211)，曹植从军西征马超，曾进入秦地。这首诗也许是他凭吊三良而作。他既钦佩三良“生时等荣乐，既没同忧患”的忠义行为，也感叹杀身的艰难，为三良的殉葬而哀惋。

注 释

〔1〕秦穆：秦穆公，春秋五霸之一。下世：逝世。〔2〕自残：自杀。
 〔3〕等：同样。〔4〕没：死亡。〔5〕穴：墓穴。〔6〕冥冥：黑暗。
 此句意谓埋入坟墓，永处昏暗中。〔7〕黄鸟：黄雀。《诗经·秦风·黄鸟》三章皆以“交交黄鸟”开始。此处化用其意。

赠丁翼诗

嘉宾填城阙^[1]，丰膳出中厨^[2]。
 吾与二三子，曲宴此城隅^[3]。
 秦筝发西气^[4]，齐瑟扬东讴^[5]，

肴来不虚归^[6],觞至反无馀。
 我岂狎异人^[7],朋友与我俱。
 大国多良材,譬海出明珠。
 君子义休偁^[8],小人德无储^[9]。
 积善有馀庆^[10],荣枯立可须^[11]。
 滔荡固大节^[12],时俗多所拘。
 君子通大道,无愿为世儒^[13]。

题解

丁翼,字敬礼,丁仪弟。建安中曾任黄门侍郎。与其兄丁仪同为曹操羽翼,曹丕即王位后,与丁仪同时被杀。建安年间,由于曹操迟迟没有确定太子,曹丕和曹植都有做太子的可能性。渐渐地在曹植周围形成了一个声气相投的小集团。本诗清楚地表明曹植及其二三同党皆是不拘礼法、行为放达的名士。“他的党羽、拥戴者大多是些同他气类相仿的才子,杨修、丁氏兄弟、邯郸淳等莫不如此。”(徐公持《略论曹植及其创作特点》,载《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第三辑,第5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对于曹植的纵情任性、负才凌物,刘桢、司马孚等人都进行了劝告,但曹植并没有真正接受。

注释

- 〔1〕填:满。城阙:城门两边的观楼。〔2〕中厨:内厨。〔3〕曲宴:私宴,有别于正式的宴会。城隅:城上角楼。〔4〕西气:秦地乐曲。
 〔5〕东讴:齐地歌曲。〔6〕不虚归:谓吃尽佳肴不空归。〔7〕狎:亲近。
 〔8〕义:道义。休偁(zhì):美好完备。〔9〕无储:浅少。
 〔10〕馀庆:多福。〔11〕须:等待。〔12〕滔荡:广大的样子。

[13]世儒:俗儒。

侍太子坐诗

白日曜青春^[1],时雨静飞尘^[2]。
寒冰辟炎景^[3],凉风飘我身。
清醴盈金觞^[4],肴饌纵横陈。
齐人进奇乐,歌者出西秦。
翩翩我公子^[5],机巧忽若神。

题解

曹丕于建安二十二年(217)被立为太子,本诗当作于此期。在一场时雨之后,曹植和嘉宾们一起,出席太子曹丕举办的宴会。宴会上不仅有美酒佳肴,且有美女奇乐。风流潇洒的太子充分展现了他机巧若神的才华。刚刚夺得太子宝座的曹丕,因为父王在上,还不敢撕下兄弟之间那层脉脉温情的面纱。此时的曹植对其兄心狠手辣的铁腕还不曾领教。

注释

[1]曜:照耀。青春:青青的春日。 [2]时雨:好雨。 [3]辟:消除。景:日光。 [4]清醴:美酒。 [5]公子:太子曹丕。 [6]机巧:机智灵巧。

野田黄雀行

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

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
 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
 罗家得雀喜^[1]，少年见雀悲。
 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
 飞飞摩苍天^[2]，来下谢少年。

题 解

此诗作于曹丕杀害丁氏兄弟之后。曹植眼睁睁地看着好友被人杀害，而无力救援，于是写出本诗。诗一开篇就勾画出风云突变、惊涛汹涌的恐怖画面。“利剑”两句中充满了万千感慨。那自投罗网的篱间雀，被少年所救之后，“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的畅想多么美妙！可惜它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诗对“罗家”的怨恨之情溢于言表，徐祯卿《谈艺录》云：“思王《野田黄雀行》譬如锥出囊中，大索露矣。”情哀而怨，不得不露矣！

注 释

〔1〕罗家：布罗网者。〔2〕摩：接近，贴近。

杂 诗

高台多悲风，朝日照北林^[1]。
 之子在万里，江湖迥且深^[2]。
 方舟安可极^[3]，离思故难任^[4]。
 孤雁飞南游，过庭长哀吟。
 翘思慕远人^[5]，愿欲托遗音^[6]。
 形影忽不见，翩翩伤我心。

题 解

本诗写对远方之人的怀念,学者多以为所怀之人可能是曹植的异母弟曹彪。曹彪于黄初三年(222)封为吴王。诗一开篇就写主人登临高台翘首远望,所思之人在万里之外。失群的孤雁掠过庭院时的哀鸣声,让诗人愈加忧愁。

注 释

〔1〕北林:《诗经·秦风·晨风》:“𤇏彼晨风,郁彼北林。”〔2〕迥:远。〔3〕方舟:两舟相并。〔4〕任:承受。〔5〕翘思:仰头而思,谓悬念。〔6〕遗音:余音。

盘 石 篇

盘盘山颠石^{〔1〕},飘遥涧底蓬。
我本泰山人^{〔2〕},何为客淮东^{〔3〕}。
蒹葭弥斥土^{〔4〕},林木无分重^{〔5〕}。
岸岩若崩缺,湖水何汹汹。
蚌蛤被滨涯^{〔6〕},光彩如锦虹。
高波凌云霄,浮气象螭龙^{〔7〕}。
鲸脊若丘陵,须若山上松。
呼吸吞船橈^{〔8〕},澎湃戏中鸿^{〔9〕}。
方舟寻高价^{〔10〕},珍宝丽以通^{〔11〕}。
一举必千里,乘飏举帆幢^{〔12〕}。
经危履险阻,未知命所钟^{〔13〕}。
常恐沈黄垆^{〔14〕},下与鼃鳖同^{〔15〕}。
南极苍梧野^{〔16〕},游眄穷九江^{〔17〕}。

中夜指参辰^[18],欲师当定从。
 仰天长太息,思想怀故邦。
 乘桴何所志^[19],吁嗟我孔公^[20]。

题解

“盘石篇”是曹植自创的乐府新题,属乐府杂曲歌辞。

这是一首想象中的游历诗。为什么要游历呢?诗一开篇就说“盘盘山巅石,飘遥涧底蓬”。汉高祖刘邦封子弟为王,意在“犬牙相制,所谓盘石之宗也。”(《汉书·文帝纪》)曹植在魏是理所当然的盘石,但现在他现实的处境却只如同涧底的蓬草,轻如鸿毛,飘然无定。于是,诗人像屈原一样展开想象的翅膀,幻想自己走出蒹葭丛中,走向大海。在海上经历了冲天波浪,看见了蛟龙、鲸鱼。经危难,历险阻,几乎葬身鱼腹。后来直到苍梧之野。诗人仰天叹息,怀恋故邦,以“乘桴何所志,吁嗟我孔公”结尾。在极度的精神苦闷中,诗人展开了想象中的远游,远游并没有给诗人带来欢乐,反而让他在惊惧中怀疑孔子乘桴之后的结局。这是诗人后期痛苦生活的折射。全诗想象奇特,描绘逼真。

注释

- [1]盘盘:巨大的样子。 [2]泰山人:曹植生于东武阳,先后封于平原、临淄、鄄城,皆在山东境内,故曰。 [3]淮东:指雍丘(在今河南杞县)。黄初四年(223),曹植乃徙封雍丘。 [4]蒹葭:芦苇类植物。弥:满。斥土:盐碱地。 [5]分重:纷重,茂盛的样子。 [6]蚌蛤(bàng gé):海中带壳的软体动物。滨涯:岸边。 [7]螭(chī)龙:雌龙。 [8]櫓(lì):小船。 [9]澎湃:澎湃。 [10]高价:奇异的珍宝。 [11]丽:附着。通:流通。 [12]飍(sī):急风。幢:桅杆。 [13]钟:遭遇。 [14]黄垆:黄泉。 [15]鼃鳖:甲鱼。 [16]苍梧:地名,

在今湖南九嶷山附近。〔17〕游眄：放眼眺望。〔18〕参辰：即参、商二星。参星在东，商星在西，两星一出一没，不得相见。〔19〕乘桴：乘坐木筏。《论语·公冶长》：“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20〕孔公：孔子。

仙 人 篇

仙人揽六著^{〔1〕}，对博太山隅^{〔2〕}。
 湘娥拊琴瑟^{〔3〕}，秦女吹笙竽^{〔4〕}。
 玉樽盈桂酒^{〔5〕}，河伯献神鱼^{〔6〕}。
 四海一何局^{〔7〕}，九州安所如^{〔8〕}？
 韩终与王乔^{〔9〕}，要我于天衢^{〔10〕}。
 万里不足步，轻举凌天虚^{〔11〕}。
 百腾逾景云^{〔12〕}，高风吹我躯。
 回驾观紫薇^{〔13〕}，与帝合灵符^{〔14〕}。
 阊阖正嵯峨^{〔15〕}，双阙万丈馀。
 玉树扶道生^{〔16〕}，白虎夹门枢^{〔17〕}。
 驱风游四海，东过王母庐^{〔18〕}。
 俯观五岳间，人生如寄居。
 潜光养羽翼^{〔19〕}，进趋且徐徐。
 不见轩辕氏^{〔20〕}，乘龙出鼎湖。
 徘徊九天上，与尔长相须^{〔21〕}。

题 解

《仙人篇》是曹植自制的新题乐府诗，属于杂曲歌辞。

这首游仙诗写自己在天空与仙人同游，自由而快意，与人间

形成鲜明对照。进入仙境的子建再俯看人间：“四海一何局，九州安所如？”“俯观五岳间，人生如寄居。”诗人之所以写作这么多的游仙诗，就是在现实中太压抑苦闷了，试图借助仙境来消解痛苦，给重压下的灵魂一个喘息的机会。

子建后期生活的最大问题是失去了自由，因之他的游仙诗便着力表现对于自由的渴求。在现实世界，“诸侯游猎，不得过三十里”。（《三国志·魏书·武文世王公传》），在幻想中他便“远游临四海，俯仰观洪波。……昆仑本吾宅，中州非我家。将归谒东父，一举超流沙。”（《远游篇》）“九州不足步，愿得凌云翔。”（《五游篇》）“万里不足步，轻举凌太虚。飞腾逾景云，高风吹我躯。”（《仙人篇》）“意欲奋六翮，排雾陵紫虚。……翱翔九天上，骋轡远行游。”（《游仙诗》）在现实世界，子建“块然独处，左右唯仆隶，所对惟妻子。”（《求通亲亲表》）在幻想之中，“仙人翔其隅，玉女戏其阿。”（《远游篇》）“湘娥抚琴瑟，秦女吹笙竽。玉樽盈桂酒，河伯献神鱼。……韩终与王乔，要我于天衢。”（《仙人篇》）在现实世界，子建被曹丕父子赶出京城，远离宫阙，在幻想世界里，“阊阖启丹扉，双阙曜朱光。徘徊文昌殿，登陟太微堂。上帝休西棖，群后集东厢。”（《五游篇》）“回驾观紫微，与帝合灵符。阊阖自嵯峨，双阙万丈馀。”（《仙人篇》）“齐年与天地，万乘安足多。”（《远游篇》）通过这些诗句，我们不难看出，子建所幻想中的神仙世界正与自己所处的险恶环境完全相反，是他渴求真正的人的自由意识的折光。

注 释

〔1〕揽：持。六著：古代的博具，类似后世的骨牌。〔2〕太山：泰山。

〔3〕湘娥：传说中的湘江女神，相传帝尧二女娥皇、女英嫁给了舜。舜南巡时

死于苍梧之野，二妃自投于湘江，成为湘水女神。拊：击，拍，弹奏。〔4〕秦女：指秦穆公女儿弄玉，善于吹萧，后飞升成仙。笙竽：乐器名。〔5〕玉樽：玉杯。〔6〕河伯：黄河水神。〔7〕局：局促。〔8〕如：往。〔9〕韩终：又称韩众，传说中的仙人。王乔：王子乔。〔10〕要：邀。天衢：天路。〔11〕天虚：太空。〔12〕景云：五色彩云。〔13〕紫微：天帝居住的宫殿名。〔14〕灵符：神符。符：凭信之物。〔15〕阊阖：天门。〔16〕玉树：神树。扶：沿。〔17〕枢：门轴。〔18〕王母：西王母。〔19〕潜光：收敛起光彩，此指隐居。养羽翼：羽化登仙。〔20〕轩辕氏：黄帝，传说黄帝采青山铜，在荆山下铸鼎，鼎成后有龙垂须来迎黄帝，黄帝骑龙升天。后人称其升天处为鼎湖。〔21〕尔：黄帝。须：等待。

游 仙 诗

人生不满百，戚戚少欢娱^{〔1〕}。
 意欲奋六翮^{〔2〕}，排雾陵紫虚^{〔3〕}。
 蝉蜕同松乔^{〔4〕}，翻迹登鼎湖^{〔5〕}。
 翱翔九天上，骋辔远行游^{〔6〕}。
 东观扶桑曜^{〔7〕}，西临弱水流^{〔8〕}。
 北极登玄渚^{〔9〕}，南翔陟丹邱^{〔10〕}。

题 解

首句写人生短促，且多有忧愁。继而认为要消解以上痛苦，唯有游仙一途。在幻想的世界里，诗人忽而东观，忽而西临，忽而北极，忽而南翔，在尽情地无拘束地翱翔。正是现实的残酷才迫使诗人走向幻想的世界。

注 释

〔1〕戚戚：愁苦的样子。〔2〕六翮(hé)：鸟的翅膀。翮，翎管，羽毛

的硬管。〔3〕紫虚：日照云霞显现为紫色。〔4〕蝉蜕：蝉蜕皮而出。松乔：仙人赤松子和王子乔。〔5〕翻：飞。登：升。鼎湖：见曹植《仙人篇》注。〔6〕骋轡：纵马奔驰。〔7〕扶桑：见曹植《升天行》注。曜：光。〔8〕弱水：神话中的河流名。〔9〕渚：水中小洲。〔10〕陟：登。丹邱：神话中的地名。

升 天 行

其 一

乘蹻追术士^{〔1〕}，远之蓬莱山。
 灵液飞素波^{〔2〕}，兰桂上参天。
 玄豹游其下^{〔3〕}，翔鹄戏其巅^{〔4〕}。
 乘风忽登举^{〔5〕}，仿佛见众仙。

题 解

升天行，属于乐府杂曲歌辞。《升天行》二首都是游仙诗。其一写诗人跟随术士登上蓬莱山后所见之景。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仙境的向往之情。那个灵液飞溅、兰桂参天、云豹出没、翔鹄嬉戏的地方没有人间的限制与压迫。

注 释

〔1〕乘蹻：一种可以升天飞行的道教仙术。蹻：草鞋。术士：方术之士。
 〔2〕灵液：神水。〔3〕玄豹：黑豹。神话传说中的猛兽。〔4〕鹄（kūn）：一种像天鹅的大鸟。〔5〕登：升。

其 二

扶桑之所出^[1]，乃在朝阳溪^[2]。
 中心陵苍昊^[3]，布叶盖天涯。
 日出登东干，既夕没西枝。
 愿得纡阳辔^[4]，回日使东驰。

题 解

本诗是对扶桑的描绘。前六句写扶桑树高大，后两句写企图使落日回转，再驰向东方。想象神奇，描写瑰丽。

注 释

〔1〕扶桑：见曹植《游仙诗》诗注。〔2〕朝阳溪：太阳升起的地方，又称旴谷。〔3〕中心：指树干。苍昊：天空。〔4〕纡：回转。阳辔：神话传说中装载在太阳车子上的马辔。

责 躬

臣植言：臣自抱衅归藩^[1]，刻肌刻骨，追思罪戾^[2]。昼分而食^[3]，夜分而寝。诚以天纲不可重罹^[4]，圣恩难可再恃^[5]。窃感《相鼠》之篇^[6]，无礼遘死之义^[7]。形影相吊^[8]，五情愧赧^[9]。以罪弃生，则违昔贤夕改之劝^[10]。忍垢苟全，则犯诗人胡颜之讥^[11]。伏惟陛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施畅春风，泽如时雨。是以不别荆棘者，庆云之惠也^[12]。七子均养者，《鸛鵲》之仁也^[13]。舍罪责功者^[14]，明君之举也。矜愚爱能者^[15]，慈父之恩也。是以

愚臣徘徊于恩泽而不敢自弃者也。前奉诏书,臣等绝朝,心离志绝,自分黄耄永无执圭之望^[16]。不图圣诏猥垂齿召^[17],至止之日,驰心辇毂^[18]。僻处西馆,未奉阙庭^[19]。踊跃之怀^[20],瞻望反侧,不胜犬马恋主之情。谨奉表并献诗二篇。词旨浅末^[21],不足采览,贵露下情,冒颜以闻^[22]。臣植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

於穆显考^[23],时惟武皇^[24]。
受命于天,宁济四方^[25]。
朱旗所拂,九土披攘^[26]。
玄化滂流^[27],荒服来王^[28]。
超商越周,与唐比踪^[29]。
笃生我皇^[30],奕世载聪^[31]。
武则肃烈^[32],文则时雍^[33]。
受禅于汉,君临万邦^[34]。
万邦既化^[35],率由旧则^[36]。
广命懿亲^[37],以藩王国^[38]。
帝日尔侯^[39],君兹青土^[40]。
奄有海滨^[41],方周于鲁^[42]。
车服有辉,旗章有叙^[43]。
济济隽乂^[44],我弼我辅^[45]。
伊予小子^[46],恃宠骄盈。
举挂时网^[47],动乱国经。
作藩作屏,先轨是隳^[48]。
傲我皇使,犯我朝仪。
国有典刑,我削我黜^[49]。
将置于理^[50],元凶是率^[51]。

明明天子，时惟笃类^[52]。
不忍我刑，暴之朝肆^[53]。
违彼执宪^[54]，哀予小臣。
改封兗邑^[55]，于河之滨。
股肱弗置^[56]，有君无臣。
荒淫之阙^[57]，谁弼予身。
茕茕仆夫^[58]，于彼冀方^[59]。
嗟予小子，乃罹斯殃。
赫赫天子，恩不遗物^[60]。
冠我玄冕^[61]，要我朱紱^[62]。
光光大使^[63]，我荣我华。
剖符授玉^[64]，王爵是加。
仰齿金玺^[65]，俯执圣策^[66]。
皇恩过隆^[67]，只承怵惕^[68]。
咨我小子^[69]，顽凶是婴^[70]。
逝惭陵墓^[71]，存愧阙庭^[72]。
匪敢傲德^[73]，实恩是恃。
威灵改加^[74]，足以没齿^[75]。
昊天罔极，生命不图^[76]。
常惧颠沛^[77]，抱罪黄垆^[78]。
愿蒙矢石^[79]，建旗东岳。
庶立毫厘^[80]，微功自赎。
危躯授命，知足免戾^[81]。
甘赴江湘，奋戈吴越。
天启其衷^[82]，得会京畿^[83]。
迟奉圣颜^[84]，如渴如饥。

心之云慕^[85]，怆矣其悲^[86]。
天高听卑^[87]，皇肯照微^[88]。

题解

责躬是自我责备的意思。本诗和《应诏》一样，作于黄初四年（223）。《三国志·魏书·曹植传》曰：“四年，徙封雍丘王。其年，朝京都，上表献诗二篇。帝嘉其辞义，优诏答勉之。”裴注引《魏略》曰：“初植未到关，自念有过，宜当谢帝。乃留其从官著关东，单将两三人微行，入见清河长公主，欲因主谢，而关吏以闻。帝使人逐之，不得见。太后以为自杀也，对帝泣。会植科头负斧钺，徒跣诣阙下，帝及太后乃喜。及见之，帝犹严辞色不与语，又不使冠履。植伏地泣涕，太后为不乐，诏乃听复王服。”在这种情势下，曹植怀着内疚的心理，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写下了《责躬》《应诏》二诗。明人张溥曰：“余读陈思王《责躬》《应诏》诗，泣然悲之。”（《陈思王集题辞》）

和其他同类诗文一样，本诗从两个方面表示了自己的顺从，一是对曹丕的奉迎称颂，二是对自己的贬斥自责。他说曹丕对自己而言，“德象天地，恩隆父母。”自己对曹丕则“不胜犬马恋主之情”。自己“举挂时网，动乱国经”，“傲我皇使，犯我朝仪”。自己这样的“元凶”“顽凶”，理应“暴之朝肆”。他对于曹丕的讨好，几乎达到摇尾乞怜的程度。

一个面对强权摇尾乞怜的人固然是让人可怜的，却难以让人敬重。而曹植并非一味地讨好。透过顺从与讨好，我们还可以从诗篇中读到另一种情绪。“股肱弗置，有君无臣。荒淫之阙，谁弼予身？”这里将自己荒淫的原因归结为自己没有得力的大臣，无人辅助自己。而我们知道子建最得力的“股肱”都让曹操、曹丕一一

剪除了。在诗篇的最后,子建公然提出“愿蒙矢石,建旗东岳。庶几毫厘,微功自赎。……甘赴江湘,奋戈吴越。”从这里我们看见了一个不屈的子建,一个慷慨悲歌的子建。即使是在有性命之忧的日子里,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中,子建依然矢志不移,坚守其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

注 释

- 〔1〕衅(xìn):罪。藩:藩国,封建王朝分封的诸侯国。〔2〕罪戾:罪过。〔3〕昼分:日中。分:中,半。〔4〕罹(lí):触犯。〔5〕恃:依赖。〔6〕《相鼠》:《诗经·鄘风》中的篇名。〔7〕遄死:速死。《相鼠》:“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法,胡不遄死?”〔8〕形影相吊:只有自己的身体和影子互相安慰,形容非常孤独。吊,安慰、怜悯。〔9〕五情:喜、怒、哀、乐、怨,也泛指情感。赧:因羞惭而脸红。〔10〕昔贤:曾子。曾子云:“君子朝有过,夕改则与之。夕有过,朝改则与之。”(《文选》李善注)〔11〕胡颜之讥:《诗经·鄘风·相鼠》“胡不遄死”,李善所引《毛诗》谓“何颜而不速死也。”〔12〕庆云:瑞云。〔13〕“七子”二句:《诗经·曹风·鸛鸣》:“鸛鸣在桑,其七子兮。”鸛,布谷鸟。〔14〕责:责令,要求。〔15〕矜:怜悯。〔16〕自分:自己料想。黄耆(gǒu):老人。执圭:执圭板朝见天子。〔17〕猥垂:曲下。下对上的敬语。齿召:召见。〔18〕辇毂(gǔ):天子乘坐的车子。〔19〕阙庭:天子住地。〔20〕踊跃:跳跃,此指心情急切。〔21〕浅末:浅薄。〔22〕冒:犯。〔23〕於(wū):叹词。显考:亡父。〔24〕时:是。惟:语助词。武皇:魏武帝曹操。〔25〕宁济:安定拯救。〔26〕九土:九州。披攘:披靡。〔27〕玄化:道德化育。滂流:四处奔流。〔28〕荒服:边远地区。王:朝拜。〔29〕唐:唐尧。比踪:并驾齐驱。〔30〕笃:厚。〔31〕奕世:累世。载:又。〔32〕武:武事。肃烈:威武猛烈。〔33〕文:文事。时雍:和善。〔34〕万邦:天下。〔35〕化:归顺。〔36〕率:遵循。旧则:旧章。〔37〕命:告。懿亲:此指兄弟们。〔38〕藩:捍卫。

〔39〕尔侯：指曹植。〔40〕君：临。青土：青州，曹植被封临淄侯，临淄属齐郡，在旧青州境内。〔41〕奄：大。〔42〕方：比如。周：周朝。鲁：鲁国。〔43〕旗章：旗帜。叙：等第。〔44〕隼义(yì)：德才兼备者。〔45〕弼：辅正。〔46〕伊：发语词。余小子：曹植自指。〔47〕挂：触犯。时网、国经：法令制度。〔48〕先轨：先帝定下的规矩。隳(huī)：废。〔49〕削：削减食邑户数。黜：降贬，由县侯降为乡侯。〔50〕置：送往。理：治狱之官。〔51〕率：类。〔52〕笃类：原于兄弟。〔53〕暴之朝肆：杀人陈尸于市。〔54〕执宪：执法官。〔55〕兖邑：兖州，曹植改封鄆城侯，鄆城在古兖州。〔56〕股肱(gōng)：大腿胳膊，比喻大臣。〔57〕阙：过失。〔58〕仆夫：曹植自称。〔59〕冀方：冀州，此指魏都邺城。曹植《求自试表》云：“臣自招罪衅，徙居京师，待罪南宫。”〔60〕恩不遗物：恩泽遍及万物。〔61〕玄冕：古代诸侯王之冠。〔62〕要：系。朱绂(fú)：官印的红丝带。〔63〕光光大使：疑为“光光大魏”。〔64〕剖符授玉：指代分封诸侯。〔65〕齿：当，承受。〔66〕策：封授之策书。〔67〕隆：厚重。〔68〕只承：恭敬接受。怵惕：恐惧。〔69〕咨：发语词。〔70〕婴：缠绕。〔71〕逝：死亡。陵墓：陵墓中人，此指亡父曹操。〔72〕阙庭：借喻曹丕。〔73〕匪：非，不。傲：《贾子》云：“弟敬爱兄谓之悌，反悌谓傲。”〔74〕威灵：威神。〔75〕没齿：没世，尽其天年。〔76〕不图：不可预谋。〔77〕颠沛：僵仆。〔78〕黄垆：黄泉下垆土，比喻死亡。〔79〕蒙：冒。〔80〕毫厘：比喻微小。〔81〕免戾：免罪。〔82〕启：开。衷：中，心。〔83〕京畿：京都附近地区。〔84〕迟：待。〔85〕云：语中助词。〔86〕怆：悲伤之貌。其：语中助词。〔87〕卑：低下的地方。〔88〕皇：天子。肯：可以。照：明。微：微贱。

应 诏

肃承明诏^{〔1〕}，应会皇都。



星陈夙驾^[2],秣马脂车^[3]。
 命彼掌徒^[4],肃我征族^[5]。
 朝发鸾台^[6],夕宿兰渚。
 芒芒原隰^[7],祁祁士女^[8]。
 经彼公田,乐我稷黍^[9]。
 爰有樛木^[10],重阴匪息^[11]。
 虽有候粮^[12],饥不遑食^[13]。
 望城不过,面邑不游。
 仆夫警策^[14],平路是由^[15]。
 玄駟蔼蔼^[16],扬镳漂沫^[17]。
 流风翼衡^[18],轻云承盖^[19]。
 涉涧之滨,缘山之隈^[20]。
 遵彼河浒^[21],黄阪是阶^[22]。
 西济关谷^[23],或降或升。
 骝骖倦路^[24],载寝载兴^[25]。
 将朝圣皇,匪敢晏宁^[26]。
 弭节长骛^[27],指日遄征^[28]。
 前驱举燧^[29],后乘抗旌^[30]。
 轮不辍运^[31],鸾无废声^[32]。
 爰暨帝室,税此西墉^[33]。
 嘉诏未赐,朝覲莫从。
 仰瞻城阙^[34],俯惟阙庭。
 长怀永慕,忧心如酲^[35]。

题 解

应诏即奉诏后的回应。本诗写奉诏之后,“秣马脂车”,准备

进京。一路上经过茫茫原野,看见了众多士女,庄稼茂盛,农村富庶。自己进京心切,急于赶路,不顾沿途跋涉艰难。“将朝圣皇,匪敢晏宁”是全诗的主旨。到了京师之后,竟然“长怀永慕,忧心如醒”。这首诗所流露出的情感,用“责躬”序中的话说,就是“不胜犬马恋主之情”。《三国志·魏书·曹植传》曰:“上表献诗二篇。帝嘉其辞义,优诏答勉之。”《文选·魏都赋》注云:“文帝答曹植诏曰:‘所献诗二篇,微显成章。’”看来《责躬》《应诏》诗中的态度还是让曹丕比较满意的。

注 释

- [1]肃:敬。承:承奉。 [2]星:早。陈:陈列。夙:早。 [3]秣马:喂马。脂车:用油脂涂于车轴。 [4]掌徒:主管从行者的官吏。
- [5]肃:戒。 [6]鸾台、兰渚:不是地名,泛指田原的美好。 [7]芒芒:辽阔貌。原隰:《尔雅·释地》:“广平曰原,下湿曰隰。” [8]祁祁:众多貌。 [9]稷黍:泛指农作物。稷,高粱。黍,黄米。 [10]爰:发语词。 [11]重阴:浓荫。匪:非,不。 [12]候粮:干粮。 [13]遑:闲暇。 [14]警:敕戒。策:竹制的马鞭。 [15]由:行。 [16]玄駟:黑色的四匹马。蔼蔼:整齐貌。 [17]镳(biāo):勒马的用具,与衔合用,衔在马口中,镳是两头露在外的部分。漂沫:飞沫,动镳则飞马口之沫。 [18]翼,扶。衡:辕端横木。 [19]承:举。 [20]隈:山曲之处。 [21]浒:水边。 [22]黄阪:即曹植《赠白马王彪》中的“修坂”。阶:因。 [23]济:渡。 [24]骝驂:辕木外两侧的马。 [25]载:语词。兴:起。 [26]晏宁:安宁。 [27]弭节:屈原《离骚》:“吾令羲和弭节兮。”弭,止,抑。节:行车速度。骛:驰。 [28]指日:限期。 [29]燧:火把。 [30]抗旌:载有旌旗。 [31]辍运:停止转动。 [32]废:罢止,停止。 [33]税:住宿。西墉:地名,在洛阳。 [34]闼:门楣。 [35]醒:《诗经·节南山》:“忧心如醒。”醒,病酒,醉酒。

七 步 诗

煮豆持作羹^{〔1〕}，漉豉以为汁^{〔2〕}。
 萁在釜下燃^{〔3〕}，豆在釜中泣。
 本自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题 解

《世说新语·文学篇》载，曹丕命曹植七步内作诗一首，否则被处死。曹植应声而作此诗。此事与此诗不一定可靠。本诗首见《世说新语·文学》；明人冯惟讷《古诗纪》收入，并云：“本集不载。”又云：“一作‘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清人陈祚明曰：‘窘急至性语，自然流出。繁简二本并佳。多二语，便觉淋漓似乐府；少二语，简切似古诗。’（《采菽堂古诗选》）

明人徐祯卿将《七步诗》与项羽《垓下歌》加以比较，说：“《垓下》之歌，出自流离；‘煮豆’之诗成于草率。命词慷慨，并自奇工。此则深情素气，激而成言，诗之权例也。”（《谈艺录》）此诗深刻揭露了封建家族内兄弟为争权夺利而骨肉相残的现象，弱者带泪的呐喊撼动了历代读者的心。

注 释

〔1〕羹：菜汤。〔2〕漉：过滤。豉（chǐ）：发酵而成的豆制品。

〔3〕萁：豆茎。釜：锅。

赠白马王彪

序曰：黄初四年五月^[1]，白马王、任城王与余俱朝京师，会节气^[2]。到洛阳，任城王薨^[3]。至七月，与白马王还国^[4]。后有司以二王归藩^[5]，道路宜异宿止，意毒恨之。盖以大别在数日^[6]，是用自剖，与王辞焉，愤而成篇。

谒帝承明庐^[7]，逝将归旧疆^[8]。
 清晨发皇邑^[9]，日夕过首阳^[10]。
 伊洛广且深^[11]，欲济川无梁。
 泛舟越洪涛，怨彼东路长。
 顾瞻念城阙^[12]，引领情内伤^[13]。
 太谷何寥廓^[14]，山树郁苍苍。
 霖雨泥我途，流潦浩纵横^[15]。
 中逵绝无轨^[16]，改辙登高冈。
 修坂造云日^[17]，我马玄以黄^[18]。
 玄黄犹能进，我思郁以纆^[19]。
 郁纆将何念，亲爱在离居。
 本图相与偕，中更不克俱。
 鸱枭鸣衡轭^[20]，豺狼当路衢^[21]。
 苍蝇间白黑^[22]，谗巧令亲疏。
 欲还绝无蹊，揽辔止踟蹰^[23]。
 踟蹰亦何留？相思无终极。
 秋风发微凉，寒蝉鸣我侧。
 原野何萧条，白日忽西匿^[24]。
 归鸟赴乔林，翩翩厉羽翼^[25]。

孤兽走索群，衔草不遑食。
 感物伤我怀，抚心长太息。
 太息将何为，天命与我违。
 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归。
 孤魂翔故域，灵柩寄京师。
 存者忽复过，亡没身自衰。
 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晞^[26]。
 年在桑榆间，影响不能追。
 自顾非金石，咄喑令心悲^[27]。
 心悲动我神，弃置莫复陈。
 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
 恩受苟不亏，在远分日亲^[28]。
 何必同衾裯^[29]，然后展殷勤？
 忧思成疾疹^[30]，无乃儿女仁。
 仓卒骨肉情，能不怀苦辛？
 苦辛何虑思？天命信可疑。
 虚无求列仙，松子久吾欺^[31]。
 变故在斯须，百年谁能持？
 离别永无会，执手将何时？
 王其爱玉体，俱享黄发期。
 收泪即长路，援笔从此辞。

题 解

白马王即曹彪，曹植异母弟。从亲情的视角看，本诗的意蕴有三层：一是对曹丕迫害同胞兄弟的愤恨；二是诗人与同母兄曹彰的死别之悲。据《世说新语·尤悔》载，曹彰被曹丕毒死；三是

诗人与曹彪的生离之悲。“此诗气体高峻雄浑，直书见事，直书目前，直抒胸臆，沉郁顿挫，淋漓悲壮”（方东树《昭昧詹言》）。

全诗七章，“可以分一篇而七，可以合七篇而一”，前后采用首尾蝉联方式，逐层抒写其心中悲愤。首段铺写离开洛阳时的依恋之情；第二章写霖雨阻途，人困马乏；第三章写内心愤恨，“我思郁以纡”是其中心。“亲爱在离居”包含与曹彰的死别、与曹彪的生离。“豺狼”句是对曹丕及其爪牙的咒骂；第四章借景物来抒发内心苦闷，陈祚明曰：“此首景中有情，甚佳。凡言情至者须入景，方得动宕。”（《采菽堂古诗选》）第五章写曹彰之死，并由此引发出生命短促之感慨；第六章描写与曹彪的惜别之情；第七章写天命可疑，变故只在顷刻之间，诗人感到性命难保，岌岌自危。本诗既揭露了统治集团内部为了争权夺利，不惜骨肉相残的冷酷事实，同时也表露了曹植对骨肉亲情的呼唤与捍卫。

注 释

- 〔1〕黄初：魏文帝年号（220—226）。〔2〕任城王：曹彰，曹植同母兄，曹丕弟。京师：洛阳。会节气：魏有四节之会，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四个节气前，诸侯王来京师行迎气之礼，举行朝会。〔3〕薨（hōng）：死。
- 〔4〕还国：回封地。〔5〕有司：主管官吏。职有专司，故称有司。归藩：同“还国”。〔6〕大别：永别。〔7〕谒（yè）帝：朝见皇帝。承明庐：汉宫名，此指魏宫。〔8〕逝：语助词。〔9〕皇邑：皇城，指洛阳。
- 〔10〕首阳：山名。〔11〕伊洛：二水名。〔12〕城阙：指洛阳。
- 〔13〕引领：伸长脖子。〔14〕太谷：旧名“通谷”，在洛阳东南五十里。寥廓：空阔。〔15〕流潦（lǎo）：流水和积水。〔16〕中逵（kuí）：道路交错处。〔17〕修坡：长坡。造：至。〔18〕玄以黄：玄又黄，眩晕状。
- 〔19〕郁以纡：忧郁，心情郁结。〔20〕鸱枭：恶鸟。衡轭（è）：辕前横本和扼住马劲的曲木。〔21〕路衢：郭内衢。衢：四通八达的道路。〔22〕

间:变乱。〔23〕揽辔(pèi):手拿缰绳。〔24〕西匿:西降。〔25〕
 厉:疾。〔26〕晞:干。〔27〕咄喑(duō jiē):惊叹声。〔28〕分
 (fèn):情分。〔29〕衾幃(qīn chóu):被帐。〔30〕疹(chèn):热病。
 〔31〕松子:赤松子,传说中的仙人。

朔 风 诗

仰彼朔风,用怀魏都^{〔1〕}。
 愿骋代马^{〔2〕},倏忽北徂^{〔3〕}。
 凯风永至^{〔4〕},思彼蛮方^{〔5〕}。
 愿随越鸟^{〔6〕},翻飞南翔。
 四气代谢^{〔7〕},悬景运周^{〔8〕}。
 别如俯仰^{〔9〕},脱若三秋^{〔10〕}。
 昔我初迁^{〔11〕},朱华未晞^{〔12〕}。
 今我旋止^{〔13〕},素雪云飞^{〔14〕}。
 俯降千仞,仰登天阻^{〔15〕}。
 风飘蓬飞,载离寒暑^{〔16〕}。
 千仞易陟,天阻可越。
 昔我同袍^{〔17〕},今永乖别^{〔18〕}。
 子好芳草,岂忘尔贻^{〔19〕}。
 繁华将茂,秋霜悴之^{〔20〕}。
 君不垂眷^{〔21〕},岂云其诚。
 秋兰可喻,桂树冬荣^{〔22〕}。
 弦歌荡思^{〔23〕},谁与销忧。
 临川慕思,何为泛舟^{〔24〕}!
 岂无和乐^{〔25〕}?游非我邻^{〔26〕}。
 谁忘泛舟?愧无榜人^{〔27〕}!

题解

关于本诗的创作年代,诸家说法不一,或以为作于建安二十二年后,或以为作于黄初四年还雍丘之后,或以为作于黄初六年在雍丘时,或以为明帝太和二年从浚仪(今河南开封北)再迁雍丘之后。从“昔我同袍,今永乖别”一句判断,大概作于黄初四年还雍丘时,与《赠白马王彪》同时而稍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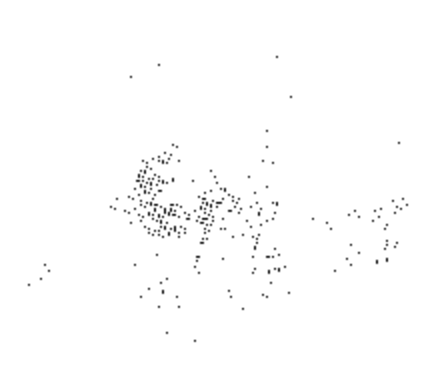
诗一开篇写曹植顶着北风走在路上,他怀恋故都邺城,也想着未平定的南方。感叹时光的流逝,感叹自己的不幸遭遇,感叹与兄弟的生离死别。他渴望在有生之年能为国效力,他的心中充满了怀才不遇的惆怅。

注释

- 〔1〕用:因。魏都:邺城。〔2〕代:代郡。旧地在今山西高阳一带,产良马。〔3〕倏忽:忽速的样子。徂:往。〔4〕凯风:南风。〔5〕蛮方:南方。〔6〕越:在今江浙一带。〔7〕四气:四时。〔8〕悬景:太阳和月亮。运周:周而复始的运行。〔9〕俯仰:俯仰之间。形容时间短暂。〔10〕脱:离开。三秋:三月。形容时间久长。〔11〕迁:迁移。〔12〕朱华:荷花。晞:通“稀”。〔13〕旋止:归来。旋,返。止:语助词。〔14〕素雪:白雪。云:语助词。〔15〕天阻:天险,山峰。〔16〕载:语首助词。离:经历。〔17〕同袍:兄弟。〔18〕乖别:离别。〔19〕贻:赠送。〔20〕悴:伤。〔21〕眷:顾念。〔22〕荣:茂盛。〔23〕荡思:荡涤忧思。〔24〕何:何人。〔25〕和乐:指音乐。〔26〕邻:此指同志之士。〔27〕榜人:划船者。

浮萍篇

浮萍寄清水,随风东西流。



结发辞严亲^{〔1〕}，来为君子仇^{〔2〕}。
 恪勤在朝夕^{〔3〕}，无端获罪尤^{〔4〕}。
 在昔蒙恩惠，和乐如瑟琴。
 何意今摧颓^{〔5〕}，旷若商与参^{〔6〕}。
 茱萸自有芳^{〔7〕}，不若桂与兰。
 新人虽可爱，无若故所欢。
 行云有返期，君恩讵中还^{〔8〕}。
 慊慊仰天叹^{〔9〕}，愁心将何诉？
 日月不恒处，人生忽若寓。
 悲风来入怀，泪下如垂露。
 发篋造裳衣^{〔10〕}，裁缝纨与素^{〔11〕}。

题 解

浮萍篇属于乐府相和歌清调曲。

这是一首弃妇诗。诗中采用了一系列比喻，浮萍与绿水、瑟与琴、商与参、茱萸与桂兰，除了茱萸喻新人、桂兰喻弃妇外，其他的都在比喻夫妻。而整首诗又在比喻君臣关系、兄弟关系，即子桓子建间的关系。希望子桓能够回心转意，恢复兄弟之间亲密无间的情感。宝香山人评此诗曰：“写出恋恋之情，言辞温厚。”（《三家诗》曹集卷二）

注 释

- 〔1〕结发：成人。古代男子年二十、女子年十五为成人。严亲：双亲。
 〔2〕仇：配偶。〔3〕恪勤：恭敬勤劳。恪，恭敬。〔4〕罪尤：罪过。
 〔5〕摧颓：蹉跎，失意。〔6〕商与参（shēn）：二星名，二星一出一没，不能相遇。
 〔7〕茱萸（zhū yú）：植物名，香味浓烈，可入药，此处比喻“新人”。

[8]恍(tǎng):或许。 [9]慊慊:怨恨不满的样子。 [10]篋(qiè):小箱子。 [11]纨:细绢。素:白绢。

七 哀 诗

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1]。
 上有愁思妇,悲叹有馀哀。
 借问叹者谁?言是宕子妻^[2]。
 君行逾十年^[3],孤妾常独栖。
 君若清路尘,妾若浊水泥。
 浮沉各异势^[4],会合何时谐^[5]?
 愿为西南风,长逝入君怀^[6]。
 君怀良不开^[7],贱妾当何依!

题 解

七哀,属于乐府相和歌楚调曲。

此诗《乐府诗集》题为《怨诗行》,《宋书·乐志》作《明月诗》。为什么叫“七”哀呢?《文选》六臣注吕向注曰:“谓痛而哀、义而哀、感而哀、怨而哀、耳闻目见而哀、口叹而哀、鼻酸而哀也。”余冠英《三曹诗选》曰:“关于这个题目古人有些望文生义的解释都不足据,大约这也是乐府题。所以名为‘七’哀,也许有音乐上的关系,晋乐于《怨诗行》用这篇诗为歌辞,就分为七解。”我们以为“七”并非实指七件事或七解,只是用“七”来表示有诸多深切的哀伤情感而已。

这是一首闺怨诗,在明月夜、高楼中,一位妻子正在思念离家逾十年的丈夫。荡子外出十馀载,夫妇会面遥遥无期,思妇有无限之愁思、无数之悲叹、无尽之馀哀,但她贞心不改,甘愿化作一

缕清风,长驱万里,入君怀抱。令她担忧的是若君怀不开,清风将飘移无所依靠。结尾用反问结束,哀婉温柔,意味无穷。诗明写思妇想夫之切,暗寓子建念兄之心怨兄之情。这一层古人早已挑明,刘履《选诗补注》云:“《七哀诗》比也。子建与文帝同母骨肉,今乃浮沉异势,不相亲与,故特以孤妾自喻,而切切哀虑之也。”沈德潜《古诗源》曰:“《七哀诗》,此种大抵思君之辞,绝无华饰,性情结撰,其品最工。”诚是。子建温柔敦厚之性情于弃妇诗中表现得最为充分。

在谈到曹植工于起调时,此诗首二句也常常作为例证。张戒《岁寒堂诗话》就说:“子建‘明月照高楼,流光正徘徊’,本以言妇人清夜独居愁思之切,非以咏月也,而后人咏月之句,虽极工巧,终莫能及。”

注 释

- [1]流光:月光。 [2]宕子:荡子,游子。 [3]逾:超过。
[4]异势:情势相异。 [5]谐:和。 [6]逝:往。 [7]良:确实。

种 葛 篇

种葛南山下,葛蔓自成阴。
与君初婚时,结发恩义深。
欢爱在枕席,宿昔同衾^[1]。
窃慕棠棣篇^[2],好乐和瑟琴。
行年将晚暮^[3],佳人怀异心^[4]。
恩纪旷不接^[5],我情遂抑沉^[6]。
出门当何顾,徘徊步北林。

下有交颈兽，仰有双栖禽。
攀枝长叹息，泪下沾罗襟。
良马知我悲，延颈对我吟^{〔7〕}。
昔为同池鱼，今为商与参^{〔8〕}。
往古皆欢遇^{〔9〕}，我独困于今。
弃置委天命^{〔10〕}，悠悠安可任^{〔11〕}。

题 解

种葛篇是曹植自创的乐府新题，属于乐府杂曲歌辞。葛，多年生草本植物。

本诗也用夫妇之情来写兄弟之谊。首先追忆新婚时甜美的生活，继而哀诉今日被休弃的悲伤孤苦，最后抒写慕君之心，委屈求全，听天由命。朱绪曾《曹集考异》云：“此诗不得于文帝，借弃妇而寄慨之辞。篇中葛蔓、棠棣，皆隐寓兄弟之意。”和前举之诗一样，对兄长抱有殷切希望，希望兄长有一天会回心转意，重续旧好。对眼前的被抛弃被冷落，心中弃满了幽忧，却不敢流露出与之决绝之意来。

注 释

- 〔1〕宿昔：夙夕，早晚。衾：被。〔2〕棠棣：也作常棣，《诗经·小雅》中的一篇，写兄弟之情。内有“妻子好合，如鼓瑟琴”。〔3〕行年：年岁。
〔4〕佳人：此处指丈夫。异心：他心。〔5〕恩纪：恩爱的感情。旷：疏旷。
〔6〕抑沉：抑郁低沉。〔7〕延颈：伸长脖子。〔8〕商与参：商星与参星。
〔9〕往古：从前。〔10〕委：归，听任。〔11〕任：承受。

苦 思 行

绿萝缘玉树^{〔1〕}，光曜粲相晖^{〔2〕}。
 下有两真人，举翅翻高飞。
 我心何踊跃，思欲攀云追。
 郁郁西岳巔^{〔3〕}，石室青葱与天连^{〔4〕}。
 中有耆年一隐士^{〔5〕}，须发皆皓然^{〔6〕}。
 策杖从吾游^{〔7〕}，教我要忘言^{〔8〕}。

题 解

苦思行，属于乐府杂曲歌辞。无古辞，是曹植自创的乐府新题。

这首诗颇富象征意义。有两真人举翅翻飞，诗人欲追随之而去。真人远逝，自己依然在地面，意谓仙人固然诱人，却可望而不可及，人类毕竟没有羽化之本领。是故在日常生活中应当小心谨慎，防止祸从口出。须发皓然之隐士难道不是子建往日经验的化身吗？“忘言”是消极退避之术，合于老子旨意。

注 释

- 〔1〕萝：女萝，藤属植物。缘：缠绕。〔2〕粲：灿烂。〔3〕郁郁：草木茂盛的样子。西岳：华山，在今陕西华县。〔4〕石室：仙人居住的洞穴。〔5〕耆年：年六十者。〔6〕皓然：白。〔7〕策杖：拄杖。〔8〕忘言：《庄子·外物》云：“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矫 志 诗

芝桂虽芳，难以饵鱼^{〔1〕}。
 尸位素餐^{〔2〕}，难以成居^{〔3〕}。
 磁石引铁，于金不连^{〔4〕}。
 大朝举士，愚不闻焉。
 抱璧涂乞^{〔5〕}，无为贵宝^{〔6〕}。
 履仁遭祸^{〔7〕}，无为贵道。
 鹄雏远害^{〔8〕}，不羞卑栖。
 灵虬避难^{〔9〕}，不耻污泥。
 都蔗虽甘^{〔10〕}，杖之必折。
 巧言虽美，用之必灭。
 济济唐朝^{〔11〕}，万邦作孚^{〔12〕}。
 逢蒙虽巧^{〔13〕}，必得良弓。
 圣主虽知^{〔14〕}，必得英雄。
 螳螂见叹^{〔15〕}，齐士轻战^{〔16〕}。
 越王轼蛙^{〔17〕}，国以死献^{〔18〕}。
 道远知骥，世伪知贤，
 覆之煮之^{〔19〕}，顺天之矩^{〔20〕}。
 泽如凯风，惠如时雨。
 口为禁闕^{〔21〕}，舌为发机^{〔22〕}。
 门机之闾^{〔23〕}，楛矢不追^{〔24〕}。

题 解

矫志，即励志。曹植的志向很清楚，就是“戮力上国，流惠下

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与杨德祖书》)那么这首励志诗中的“志”又是什么?在本诗中我们没有看到曹植的志向,我们所看到的只是残酷的生活迫使曹植明白了的一些人生信条。它包括:不要尸位素餐;不要抱壁讨饭;不要履仁构祸;不要以居下位为羞;不要相信巧言;射手需要良弓,圣主需要英雄等。特别是最后的两句意在不要轻易说话,让我们体会到后期的子建小心谨慎到了什么程度。岁月的流逝、高压的政策,使早年那位豪爽无忌、纵情任性的子建不见了,我们看到的是一位小心谨慎、诚恐诚惶的待罪藩王。

注 释

- 〔1〕饵鱼:作为鱼饵。〔2〕尸位素餐:尸位,空占职位,不做事。素餐,白吃饭。〔3〕成居:成事。〔4〕金:铜。〔5〕涂:通“途”,路上。〔6〕无为:成不了。〔7〕履仁:实践仁德。遭:遭遇。〔8〕鹄雏:凤凰。〔9〕灵虬:神龙。〔10〕都蔗:甘蔗。〔11〕唐朝:唐尧时代。〔12〕万邦作孚:见《诗经·大雅·文王》,得到了所有国家的信任。孚,信任。〔13〕逢蒙:古代善于射弓者。〔14〕知:通“智”。〔15〕螳螂见叹:据《韩诗外传》,齐庄公让车手绕过挡车的螳螂。〔16〕轻战:看轻作战,不怕牺牲。〔17〕越王轼蛙:据《韩非子》,越王勾践伐吴途中,伏在轼上向一只青蛙行礼。〔18〕死献:献身。〔19〕覆、煮:覆盖。〔20〕矩:规矩,法则。〔21〕为:如。闾:门,小门。〔22〕发机:弩上发射的机关。〔23〕闾:开。〔24〕楛矢:用楛木做的箭。

鞞舞歌五首

汉灵帝西园鼓吹有李坚者^{〔1〕},能鞞舞,遭乱播迁^{〔2〕}。西随段熲^{〔3〕}。先帝闻其旧有伎^{〔4〕},召之。坚既中废^{〔5〕},兼古曲多谬误,异

代之文，未必相袭^[6]。故依前曲^[7]。改作新歌五篇^[8]。不敢充之黄门^[9]。近以成下国之陋乐焉。

圣皇篇

圣皇应历数^[11]，正康帝道休^[12]。
九州咸宾服，威德洞八幽^[13]。
三公奏诸公^[14]，不得久淹留^[15]。
蕃位任至重，旧章咸率由。
侍臣省文奏，陛下体仁慈^[16]。
沈吟有爱恋，不忍听可之^[17]。
迫有官典宪^[18]，不得顾恩私。
诸王当就国，玺绶何累纆^[19]。
便时舍外殿^[20]，宫省寂无人^[21]。
主上增顾念，皇母怀苦辛^[22]。
何以为赠赐，倾府竭宝珍^[23]。
文钱百亿万^[24]，彩帛若烟云^[25]。
乘舆服御物^[26]，锦罗与金银。
龙旂垂九旒^[27]，羽盖参班轮^[28]。
诸王自计念^[29]，无功荷厚德^[30]。
思一效筋力，糜躯以报国^[31]。
鸿胪拥节卫^[32]，副使随经营^[33]。
贵戚并出送，夹道交辎辇^[34]。
车服齐整设，鞞晔耀天精^[35]。
武骑卫前后^[36]，鼓吹箫笳声。
祖道魏东门^[37]，泪下沾冠缨。

扳盖因内顾^[38]，俯仰慕同生。
行行将日暮，何时还阙庭。
车轮为徘徊，四马踟蹰鸣^[39]。
路人尚酸鼻，何况骨肉情。

题 解

鼙舞歌，属于乐府舞曲歌辞杂舞。建安二十五年(220)，正月曹操去世，曹丕嗣位魏王，为了巩固其地位，遣诸侯曹植兄弟等就国。黄初四年(223)五月，曹植与白马王、任城王俱朝京师。至七月，与白马王各自返回封地。本诗的写作背景与《赠白马王彪》相同。圣皇，指曹丕。

《赠白马王彪》是赠给与自己有相同命运的诸侯王的诗，而本篇虽云“不敢充之黄门”，却有让曹丕看见之意。所以两诗在情感的表达上就有不同。《赠白马王彪》有“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等句，他并没有把矛头指向曹丕，他始终坚信或者说强迫自己相信，迫害自己并不是兄长的旨意，而是小人在挑拨离间。但毕竟他的怨气是明显的，到了《圣皇篇》中却完全没有这样的字眼。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脉脉的温情，作为圣皇的曹丕，不仅在政治上圣明无比，而且对待兄弟们仁慈爱恋，当诸侯们就国之时，他的赠赐之多让人惊讶。诗人就是在这样一种感恩、内疚的心态中与仁爱的兄长依依相别了。通过这首诗我们可以看出在高压的政治制度下，一个谨小慎微的灵魂在如何颤栗。

注 释

〔1〕汉灵帝：刘宏(168—189年在位)。西园：汉灵帝中平五年(188)八月，初置西园八校尉。鼓吹：军乐。李坚：汉灵帝时代的音乐家。〔2〕遭

乱:指董卓之乱。播迁:流离迁徙。〔3〕段熲:甘肃武威人。建安七年(202)段熲为大鸿胪。〔4〕伎:技艺。〔5〕中废:中止。李坚年岁已大,又长时间停止训练,故曰中废。〔6〕文:歌辞。袭:依,承继。

〔7〕前曲:《乐府诗集》卷53行《古今乐录》:《鞞舞》有“汉曲五篇,一曰《关东有贤女》,二曰《章和二年中》,三曰《乐久长》,四曰《四方皇》,五曰《殿前生桂树》,并章帝造。”〔8〕新歌五首:曹植《鞞舞歌五首》,即《圣皇篇》、《灵芝篇》、《大魏篇》、《精微篇》和《孟冬篇》。〔9〕黄门:《通典·职官三》:“凡禁门黄因,故号黄门。”《宋书·乐志》:“汉世有黄门鼓吹。”〔10〕下国:诸侯国。韦昭《国语注》:“天子为上国,故诸侯为下国。”〔11〕历数:上天改朝换代的意志。〔12〕正康:政康。帝道:皇帝统治国家的准则。休:美。〔13〕洞:达。八幽:八方幽隐之地。〔14〕三公:司徒、司空、太尉。当时华歆任司徒,王朗任司空,贾诩任太尉。诸公:曹植等诸侯。

〔15〕淹留:停留。〔16〕陛下:曹丕。体:性。〔17〕听可:听任允可。〔18〕典宪:国家法度。〔19〕玺绶:古代印玺上系有彩色绶带,因称印玺为玺绶。累纓:葳蕤,盛貌。〔20〕便时:即时。舍:住。〔21〕宫省:禁中。〔22〕皇母:太后,曹丕、曹植的母亲。〔23〕府:库府。

〔24〕文钱:钱上有文字,故曰文钱。〔25〕烟云:众多之貌。〔26〕乘輿:帝王车乘,此指帝王。〔27〕九旒:九条飘带。魏晋时规定,皇帝旗九旒,公旗八旒,侯旗七旒。这里写曹丕为了显示恩爱,特许曹植等诸侯可打出九旒之旗。〔28〕羽盖:用羽毛制成的车盖。参:与。班轮:车轮上用朱漆绘画的图案。〔29〕计念:考虑。〔30〕荷:承受,领受。

〔31〕糜躯:捐躯。〔32〕鸿胪:执掌诸侯封拜、朝贡行礼等的官员。拥节:持节。古代帝王派人使持节,以奉命执行任务。〔33〕副使:鸿胪丞。经营:照料。〔34〕辎辂(zī píng):女眷车乘。〔35〕皤晔(wēi yè):明亮的样子。天精:指太阳。〔36〕武骑:保卫京师的羽林骑兵。〔37〕祖:送行之祭祀。魏东门:邺城的东门。〔38〕内顾:后顾。〔39〕四马:汉魏时代,太子及诸侯王车驾四马。踌躇:踟蹰,徘徊。

精 微 篇

精微烂金石，至心动神明^[1]。
 杞妻哭死夫^[2]，梁山为之倾^[3]。
 子丹西质秦^[4]，乌白马角生^[5]。
 邹衍囚燕市^[6]，繁霜为夏零^[7]。
 关东有贤女，自字苏来卿^[8]。
 壮年报父仇，身没垂功名。
 女休逢赦书^[9]，白刃几在颈。
 俱上列仙籍^[10]，去死独就生^[11]。
 太仓令有罪^[12]，远征当就拘^[13]。
 自悲居无男，祸至无与俱。
 缙紫痛父言^[14]，荷担西上书^[15]。
 盘桓北阙下^[16]，泣泪何涟如^[17]。
 乞得并姊弟^[18]，没身赎父躯^[19]。
 汉文感其义^[20]，肉刑法用除^[21]。
 其父得以免，辩义在列图^[22]。
 多男亦何为，一女足成居^[23]。
 简子南渡河^[24]，津吏废舟船^[25]。
 执法将加刑，女娟拥棹前^[26]。
 妾父闻君来，将涉不测渊。
 畏惧风波起，祷祝祭名川。
 备礼飨神社^[27]，为君求福先。
 不胜酹祀诚^[28]，至令犯罚艰。
 君必欲加诛，乞使知罪愆^[29]。

妾愿以身代，至诚感苍天。
 国君高其义，其父用赦原。
 河激奏中流^[30]，简子知其贤。
 归聘为夫人，荣宠超后先^[31]。
 辩女解父命^[32]，何况健少年。
 黄初发和气^[33]，明堂德教施^[34]。
 治道致太平，礼乐风俗移。
 刑措民无枉^[35]，怨女复何为。
 圣皇长寿考，景福常来仪^[36]。

题解

精微即精诚之意。子建以此诗代旧辞中的《关中有贤女》篇。“精微烂金石，至心动神明”是全诗的主旨。接着为了阐明这一主题，诗人列叙了许多传说故事。其中有杞妻哭夫、燕太子丹质秦、邹衍囚燕市、苏来卿报父仇、女休临刑逢赦书、缙萦没身赎父、女娟辩护救父等。这些人虽然负屈含冤，最终因为精诚之心而感动了神明。“黄初”以下数句是对曹丕统治时代的歌颂。可以看出，在此诗中寄寓着曹植的希望，那就是曹丕能够尽释前嫌，兄弟和好如初。

注释

〔1〕至心：善心。动：感动。〔2〕杞妻：刘向《列女传》载，春秋时齐国人杞梁殖战死，其妻在城下哭了十天，城墙为之崩塌。〔3〕“梁山”句：其事不详。〔4〕子丹：战国时燕太子丹。质秦：在秦国做人质。〔5〕乌白马角生：据《燕丹子》载，燕太子丹在秦国做人质时，秦王对他不礼貌，他想回去，秦王说除非乌鸦白了头，马头生了角，否则别想回燕国。燕太子丹

的情感打动了天帝,天帝使乌鸦白头、马头生角,秦王只好让太子丹回国。

[6]邹衍:《淮南子》载,战国时邹衍由齐入燕,竭诚侍奉燕惠王,惠王受小人谗言,将邹衍拘捕下狱。邹衍的冤情感动天地,夏天降下了大雪。 [7]

零:落。 [8]苏来卿:旧曲辞《关东有贤女》歌咏苏来卿,其事不详。

[9]女休:左延年有《秦女休行》诗记其事,此女为了报仇,在洛阳市上刺杀仇人,临刑前遇赦。 [10]列仙籍:死人名册。 [11]去死:指苏来卿。

就生:指秦女休。 [12]太仓令:国家管理仓库的官。 [13]征:召。

就拘:将被拘捕。 [14]缙萦:太仓令的女儿。 [15]荷担:担起担子。

[16]盘桓:徘徊。北阙:汉未央宫北面的阙名,汉代大臣在此谒见皇帝。

[17]涟如:流泪的样子。 [18]姊弟:姐姐和妹妹。 [19]没身:失去

人身自由,去做官奴婢。 [20]汉文:汉文帝刘恒,公元前80年至前73

年在位。 [21]用除:因之废除。 [22]列图:指《列女传图》。

[23]居:安居。 [24]简子:赵简子,又名赵鞅。渡河:渡过黄河。赵简子

率军去攻打楚国。 [25]津吏:管理渡口的小吏。废:松驰。 [26]女

娟:津吏的女儿名娟者。棹:划船的工具,形状似桨。 [27]飧:用酒食款

待,此为献。神祇:天神曰神,地神曰祇。 [28]酹(lèi):以酒洒地祭奠。

[29]愆:罪过。 [30]河激:歌名,辞见《列女传·辩通传》。 [31]荣

宠:光荣、宠爱。超后先:超越前后的女人。 [32]辩女:因善于辩说而称

之为辩女,此指津吏女儿娟。据《列女传》,赵简子伐楚时,与黄河的津吏约

好准备渡河。等赵简子到达时,津吏醉酒未醒,赵简子要处死津吏。其女娟

替父辩护,感动了赵简子。她送赵简子渡河,在河中唱了《河激》之歌。后来

赵简子聘她做了夫人。 [33]和气:祥和之气。 [34]明堂:天子布政

之堂。 [35]刑措:刑罚停止不用。 [36]景福:大福。仪:来归。

孟冬篇

孟冬十月,阴气厉清^[1]。

武官诫田^[2],讲旅统兵^[3]。

元龟袭吉^[4]，元光著明^[5]。
 蚩尤辟路^[6]，风弭雨停。
 乘輿启行，鸾鸣幽轧^[7]。
 虎贲采骑^[8]，飞象珥鹖^[9]。
 钟鼓铿锵，箫管嘈喝^[10]。
 万骑齐镳^[11]，千乘等盖。
 夷山填谷^[12]，平林涤薮^[13]。
 张罗万里，尽其飞走。
 趯趯狡兔^[14]，扬白跳翰^[15]。
 猎以青骹^[16]，掩以修竿^[17]。
 韩卢宋鹊^[18]，呈才骋足。
 噬不尽縗^[19]，牵麋倚鹿^[20]。
 魏氏发机^[21]，养基抚弦^[22]。
 都卢寻高^[23]，搜索猴猿。
 庆忌孟贲^[24]，蹈谷超峦。
 张目决眦^[25]，发怒穿冠。
 顿熊扼虎^[26]，蹴豹搏豕^[27]。
 气有馀势，负象而趋。
 获车既盈，日侧乐终。
 罢役解徒，大飧离宫^[28]。
 乱曰^[29]：
 圣皇临飞轩，论功校猎徒^[30]。
 死禽积如京^[31]，流血成沟渠。
 明诏大劳赐，大官供有无^[32]。
 走马行酒醴，驱车布肉鱼。
 鸣鼓举觞爵，击钟酺无馀^[33]。

绝网纵麟麇^[34],弛罩出凤雏^[35]。
 收功在羽校^[36],威灵振鬼区^[37]。
 陛下长欢乐,永世合天符^[38]。

题 解

本诗写孟冬十月曹丕亲临的一场田猎。田猎不仅有娱乐的功用,也有习武治兵之意。诗中所写田猎场面宏大,有声有色,气势磅礴。篇末指出,田猎不仅检阅了士卒,而且威名远播。诗人敬祝皇帝陛下永远欢乐,永享帝王尊号。很显然,写作这样的作品意在向曹丕示好,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之处。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子建继承了汉大赋铺陈扬厉的手法,将田猎场面描写得极为恢宏壮丽。文学的才华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但因为缺乏情感的投入,显得雕饰太甚,而生气不足。

注 释

- 〔1〕阴气:寒气。厉清:天朗气清。〔2〕诫田:下令田猎。〔3〕讲旅统兵:习武治兵。〔4〕元龟袭吉:用大龟占卜得到了吉卦。元,大。袭:合。〔5〕元光:彗星。著明:辉光照亮。〔6〕蚩尤:我国上古民族之一,此指勇猛之士。辟路:清道。〔7〕幽轧:声音悠扬的样子。〔8〕虎贲:勇士。采骑:服彩衣骑马。〔9〕象:用牙象装饰的车子。珥:插。鷩(hé):鸟名,此指鷩鸟羽毛。〔10〕嘈喝:嘈杂。〔11〕齐镳(biāo):行动整齐。镳:马爵子。〔12〕夷:削平。填:塞。〔13〕藪(sǒu):沼泽。〔14〕趯趯(tì):跳跃的样子。〔15〕扬白跳翰:兔子在人追捕时跳跃逃跑。白,白毛。翰:毛长。〔16〕青骹(qiāo):青色的猎鹰。〔17〕掩:套取。〔18〕韩卢宋鹊:古代猎狗名。〔19〕噬:咬。縶:系狗的绳子。〔20〕麋:鹿类动物,较鹿大。猗:从后牵住。〔21〕魏:古之善射者名。〔22〕养基:养由基。春秋时代的著名射手。

[23]都卢:古代广东地区少数民族之一,善于攀援。寻:缘。 [24]庆忌
孟贲:春秋时二勇士。庆忌,吴王僚之子。孟贲,卫国力士。 [25]眦:眼
眶。 [26]顿熊:击倒熊。扼虎:捉住虎。 [27]蹴(cù):踢。貙
(chū):虎类猛兽。 [28]大飧:大宴。 [29]乱:乐曲的结尾部分。
[30]校:数。 [31]京:高如山丘。 [32]大官:大官令,掌管皇帝饮
食的官。 [33]酹(jiào):喝干杯中酒。 [34]纵麟麇:放走小野兽。
麟麇:小麟。 [35]驰:解。 [36]羽校:检阅士卒。 [37]鬼区:
绝远之地区。 [38]天符:上天的符命。

怨 歌 行

为君既不易,为臣良独难。
忠信事不显,乃有见疑患。
周公佐成王,金縢功不刊^[1]。
推心辅王室,二叔反流言^[2]。
待罪居东国^[3],泣涕常流连。
皇灵大动变^[4],震雷风且寒。
拔树偃秋稼^[5],天威不可干^[6]。
素服开金縢,感悟求其端^[7]。
公旦事既显,成王乃哀叹。
吾欲竟此曲^[8],此曲悲且长。
今日乐相乐,别后莫相忘。

题 解

怨歌行,属于乐府相和歌楚调曲。全诗的主旨是“为臣良独难”,却偏偏从“为君既不易”写起,意在表明他对于为君之难亦颇为理解,这是他怨君而不怒君的缘故,从此亦可以看出子建的理

性与周全。本诗是一首咏史诗，写周公“推心辅王室”，却被流言中伤。好在成王最终明白了周公之心。曹植喜欢自比周公，在他看来，如果用曹操比周文王（这也是曹操喜欢的比拟），用曹丕来比周武王，那么自己当然就是周公，而曹睿就是成王了。自己忠而见疑、信而被谤与周公承受着同样的委屈。因此，曹植作此诗意在借古喻今，希望得到魏明帝的感悟和理解。

注 释

〔1〕金滕：柜子的金属封口，《尚书》有《金滕》篇。刊：削除，磨灭。周武王生病时，周公作策书，祷祝于祖先灵前，愿替周武王去死，事后将策书藏于柜子里。后来成王在柜子里发现了策书，才明白了周公的忠诚。〔2〕二叔：管叔鲜、蔡叔度。〔3〕东国：东都洛阳。或云周公在流言盛行时，曾去洛阳避居。〔4〕灵皇：上帝。大动变：指气候异常，或云周公居东之次年秋，镐京有大雷电大风，造成了大灾害。〔5〕偃：倒下。〔6〕干：触犯、抗拒。〔7〕端：原委。〔8〕“吾欲”四句：是乐府中常用套语，与正文无关。

当 墙 欲 高 行

龙欲升天须浮云，人之仕进待中人^{〔1〕}。
 众口可以铄金^{〔2〕}，
 谗言三至，慈母不亲^{〔3〕}。
 愤愤俗间^{〔4〕}，不辩伪真。
 愿欲披心自说陈^{〔5〕}，
 君门以九重，道远河无津^{〔6〕}。

题解

当墙欲高行,属于乐府杂曲歌辞。这是一首希望得到皇帝理解、重用的诗。人的仕进就像龙的升天需要浮云一样,需要帝王左右的人能够推荐。而曹植不仅没有鼎立举荐的人,反而有许多搬弄是非、挑拨离间的小人。曹植想要直接向君王诉说,却没有机会。太和二年(230)四月,“是时讹言,云帝已崩,从驾群臣迎立雍丘王植。……卞太后悲喜,欲推始言者,帝曰:‘天下皆言,将谁所推。’”(《三国志·魏书·明帝纪》注引《魏略》)诗中谗言云云,或当与此事相关。

注释

〔1〕中人:引荐者。〔2〕铄金:使金属销熔。〔3〕“谗言”句:《史记·甘茂列传》云:“昔曾参之处费,鲁人有与曾参同姓名者杀人。人告其母曰:‘曾参杀人。’其母织自若也。顷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参杀人。’其母尚织自若也。顷又一人又告之曰:‘曾参杀人。’其母投杼下机,踰墙而走。”

〔4〕愤愤:昏乱的样子。俗间:世间。〔5〕披心:坦露真心。〔6〕津:渡口。

喜雨诗

天覆何弥广^{〔1〕},苞育此群生^{〔2〕}。

弃之必憔悴,惠之则滋荣^{〔3〕}。

庆云从北来^{〔4〕},郁述西南征^{〔5〕}。

时雨中夜降,长雷周我庭^{〔6〕}。

嘉种盈膏壤^{〔7〕},登秋毕有成^{〔8〕}。

题 解

《北堂书钞》引此诗有序。序曰：“太和二年大旱，三麦不收，百姓分为饥饿。”太和二年的旱灾史有记载，曹植此诗所写的喜雨当与天气相关，同时谁也不能否认，本事也与人事相系。“天”既指苍天，也指天子。久旱逢甘雨的大地和此时曹植的心多么相似，熬了许多年，曹丕驾崩了，曹睿登基了，自己现在是皇帝的叔父，且是血缘最近的叔父。从“登秋毕有成”一句中可以看到曹植对新生活充满了热望和自信。

注 释

〔1〕弥：普遍。〔2〕苞：丰茂。群生：生物。〔3〕滋荣：滋生茂盛。〔4〕庆云：五色彩云，古人视为祥瑞之气。〔5〕郁述：即郁律，烟气升腾的样子。〔6〕周：环绕。〔7〕嘉种：良种。〔8〕登秋：秋天收获。

杂 诗

仆夫早严驾^{〔1〕}，吾将远行游。
 远游欲河之，吴国为我仇。
 将骋万里途，东路安足由^{〔2〕}。
 江介多悲风^{〔3〕}，淮泗驰急流^{〔4〕}。
 愿欲一轻济，惜哉无方舟^{〔5〕}。
 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

题 解

这是一首咏怀诗，其主旨可用“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来

概括。建功立业、以身许国是子建一生的追求。

注 释

〔1〕仆夫：赶车者。严驾：整治好了车子和行装。〔2〕由：行。

〔3〕江介：江间。〔4〕淮泗：淮水和泗水。〔5〕方舟：此处代指权力。

鰕 𩚑 篇

鰕𩚑游潢潦^{〔1〕}，不知江海流。
燕雀戏藩柴，安识鸿鹄游。
世士此诚明，大德固无俦^{〔2〕}。
驾言登五岳，然后小陵丘。
俯观上路人^{〔3〕}，势利惟是谋。
高念翼皇家^{〔4〕}，远怀柔九州^{〔5〕}。
抚剑而雷音^{〔6〕}，猛气纵横浮。
泛泊徒嗷嗷^{〔7〕}，谁知壮士忧。

题 解

鰕𩚑篇，属于乐府相和歌平调曲，《乐府解题》曰：“曹植拟《长歌行》为《鰕𩚑》。”鰕𩚑(shàn)：鰕，通“虾”。𩚑，即黄鳝。诗一开篇就将鰕𩚑、燕雀、陵丘与江海、鸿鹄、五岳进行对照，以突出前者的渺小与后者的伟大。在曹植看来，有志之士如同江海、鸿鹄、五岳；而那些势利小人根本无法理解志士。“高念”四句集中笔墨写志士胸怀天下，猛气干云。结尾一句透出壮志难酬的无奈。曹植《求自试表》中说：“干时求进者，道家之明忌也。”“冒其丑而献其忠，必为朝士所笑。”一个如同阶下囚的带罪藩王，竟然一再要求

自试,难免让那些势利者困惑难解。天下之大,有谁理解子建的雄心壮志?

注 释

〔1〕潢:小水坑。潦:雨水。〔2〕俦:匹,比。〔3〕上路:在仕途上。〔4〕高念:崇高的思想。翼:辅助。皇家:魏室。〔5〕远怀:远大的怀抱。柔:安抚。九州:古代中国划分的九个大区。《尚书·禹贡》中的九州指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荊州、豫州、梁州、雍州。此处泛指中国或天下。〔6〕抚剑:持剑。〔7〕泛泊:指那些没有远大志向的人。泛,飘浮在水面上。泊,停泊。徒:空。嗷嗷:喧哗。

吁 嗟 篇

吁嗟此转蓬^{〔1〕},居世何独然^{〔2〕}!
长去本根逝^{〔3〕},宿夜无休闲^{〔4〕}。
东西经七陌,南北越九阡。
卒遇回风起^{〔5〕},吹我入云间。
自谓终天路,忽然下沉渊。
惊飈接我出^{〔6〕},故归彼中田^{〔7〕}。
当南而更北,谓东而反西。
宕宕当何依^{〔8〕},忽亡而复存。
飘遥周八泽^{〔9〕},连翩历五山^{〔10〕}。
流转无恒处,谁知吾苦艰!
愿为中林草^{〔11〕},秋随野火燔^{〔12〕}。
糜灭岂不痛^{〔13〕},愿与根荄连^{〔14〕}。

题 解

吁嗟篇，属乐府相和歌清调曲。吁嗟，忧叹之词。转蓬的意象在曹操的诗歌中已经出现，但那只是一个借喻，不像在曹植此诗中转蓬完全成为歌咏的主体。再也没有什么别的物体能像转蓬那样象征曹植坎坷而不幸的命运了。那个“自谓终天路，忽然下沉渊”，“当南而更北，谓东而反西”的转蓬正是曹植一生的写照。

注 释

〔1〕转蓬：风中飞转的蓬草。〔2〕然：如此。〔3〕长去：永远离开。〔4〕宿夜：昼夜。宿，同“夙”，早。〔5〕卒：同“猝”，忽然。回风：旋风。〔6〕飚：风暴。〔7〕中田：田中。〔8〕宕宕：荡荡。〔9〕周：遍。八泽：泛指江湖沼泽。〔10〕五山：五岳。〔11〕中林：林中。〔12〕燔(fán)：见曹操《度关山》注。〔13〕糜：糜烂。〔14〕菱(gāi)：草根。

美 女 篇

美女妖且闲^{〔1〕}，采桑歧路间。
 桑条纷冉冉，叶落何翩翩。
 攘袖见素手^{〔2〕}，皓腕约金环^{〔3〕}。
 头上金爵钗^{〔4〕}，腰佩翠琅玕^{〔5〕}。
 明珠交玉体^{〔6〕}，珊瑚间木难^{〔7〕}。
 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
 顾盼遗光彩，长啸气若兰。
 行徒用息驾^{〔8〕}，休者以忘餐。

借问女安居？乃在城南端。
 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
 容华耀朝日，谁不希令颜^{〔9〕}？
 媒氏何所营^{〔10〕}？玉帛不时安^{〔11〕}。
 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
 众人徒嗷嗷^{〔12〕}，安知彼所观。
 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

题 解

此诗是曹植后期处境和心情的写照。从“美女妖且闲”至“休者以忘餐”写美女之容华令颜，脱胎于《陌上桑》。“借问”以下方显本诗之立意和主旨。“子建志在辅君匡济，策功垂名，乃不克遂，虽授爵封而其心犹为不仕，故托处女以寓怨慕之情焉。……夫盛年不嫁，将恐失时，故惟中夜长叹而已。”（刘履《选诗补注》）。

本诗表情婉曲，辞采华美，在诗史上享有盛誉，叶燮《原诗·外篇下》评之曰：“《美女篇》意致幽眇，含蓄隽永，音节韵度皆有天然姿态，层层摇曳而出，使人不可仿佛端倪，固是空千古绝作。”

注 释

- 〔1〕妖且闲：美丽而娴雅。〔2〕攘袖：捋起衣袖。〔3〕约：束。
 〔4〕金爵钗：一端作雀形的金钗。〔5〕翠：一种绿色宝石。琅玕：一种似玉的美石。〔6〕交：缠绕。〔7〕珊瑚：一种海生腔肠动物，其骨骼色泽美丽，可作装饰品。木难：一种碧色的宝珠。〔8〕用：因此。息驾：停车。
 〔9〕希：望。令：美。〔10〕营：谋求。〔11〕玉帛：珪璋和束帛，古时定婚的聘礼。安：置。〔12〕嗷嗷：乱叫声。

杂 诗

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1〕}。
朝游江北岸，夕宿潇湘沚^{〔2〕}。
时俗薄朱颜，谁为发皓齿^{〔3〕}。
俯仰岁将暮^{〔4〕}，荣曜难久恃^{〔5〕}。

题 解

本诗与《美女篇》同旨，明写佳人艳如桃李，奈何“时俗薄朱颜”，担忧青春易逝，实写自己有才而不能为曹丕父子所用。

注 释

〔1〕容华：容颜。〔2〕潇湘：二水名，在今湖南零陵会合。沚：小洲。
〔3〕发：启。〔4〕俯仰：一俯一仰，形容时光短促。〔5〕荣曜：美丽的容颜。

杂 诗

转蓬离本根，飘遥随长风。
何意回飏举^{〔1〕}，吹我入云中。
高高上无极，天路安可穷。
类此游客子，捐躯远从戎。
毛褐不掩形^{〔2〕}，薇藿常不充^{〔3〕}。
去去莫复道，沉忧令人老。

题 解

本诗写一位“捐躯远从戎”的游子。在诗人眼里,他像一棵转蓬浮沉于天地之间。曹植《迁都赋序》中说:“余初封平原,转出临淄,中命鄆城,遂徙雍丘,改邑浚仪,而末将适于东阿。号则六易,居实三迁。连遇瘠土,衣食不继。”这样一种人生的经历使他特别能够理解那些身处社会下层、命运掌握在别人手里的贫士。在《吁嗟篇》里,他把自己也比做转蓬。在这首诗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作者自己的身影。

注 释

〔1〕回飏:旋风。〔2〕不掩形:不能完全掩盖形体。〔3〕薇藿:薇,野菜名,蔓生,属豆科。藿,豆叶,嫩时可食。

桂 之 树 行

桂之树,桂之树,
桂生一何丽佳^{〔1〕}!
扬朱华而翠叶,流芳布天涯。
上有栖鸾^{〔2〕},下有盘螭^{〔3〕}。
桂之树,得道之真人咸来会讲^{〔4〕},
仙教尔服食日精^{〔5〕}。
要道甚省不烦^{〔6〕},淡泊无为自然。
乘蹻万里之外^{〔7〕},去留随意所欲存^{〔8〕}。
高高上际于众外^{〔9〕},下下乃穷极地天。

题 解

桂之树行，曹植自创的乐府新题，无古辞。属于乐府杂曲歌辞。这里的桂之树不是普通的桂树，而是仙境的桂树。它美丽高大，花红叶绿，飘香天涯。此地是得道仙人聚会的场所。仙人可以随心所欲地飞翔于天地之间。本诗延用了神仙诗的旧框架，所盛的却是新的内容。得道真人的“要道”原来是老庄哲学。“淡泊”、“无为”、“自然”六字正是老子哲学的核心，这也是子建后期的心得。

注 释

- 〔1〕丽佳：美丽好看。〔2〕鸾：凤凰之类的鸟。〔3〕螭(chī)：古代传说没有角的龙。〔4〕咸：都。〔5〕日精：朝霞。〔6〕要道：至道，此处长生之术。〔7〕乘蹕：见曹植《升天行》注。〔8〕存：想。〔9〕众外：天空。

平陵东行

阊阖开^{〔1〕}，天衢通，被我羽衣乘飞龙。
与仙期^{〔2〕}，东上蓬莱采灵芝。
灵芝采之可服食，年若王父无终极^{〔3〕}。

题 解

平陵东，属于乐府相和歌相和曲。平陵，地名，在今陕西咸阳西北。

本篇也是一首游仙诗，想像自己进入天门，骑乘飞龙，来到蓬莱仙境，采食灵芝，长生不死。

注 释

〔1〕阊阖：天门。 〔2〕期：约会。 〔3〕王父：东王父。扶桑有太帝宫，太真东王父所居。

五 游 咏

九州不足步，愿得凌云翔。
 逍遥八紘外^{〔1〕}，游历遐荒^{〔2〕}。
 披我丹霞衣，袭我素霓裳^{〔3〕}。
 华盖芬旛蔼^{〔4〕}，六龙仰天骧^{〔5〕}。
 曜灵未移景^{〔6〕}，倏忽造昊苍^{〔7〕}。
 阊阖启丹扉^{〔8〕}，双阙曜朱光^{〔9〕}。
 徘徊文昌殿^{〔10〕}，登陟太微堂^{〔11〕}。
 上帝休西棂^{〔12〕}，群后集东厢。
 带我琼瑶佩^{〔13〕}，漱我沆瀣浆^{〔14〕}。
 踟蹰玩灵芝，徙倚弄华芳^{〔15〕}。
 王子奉仙药^{〔16〕}，羡门进奇方^{〔17〕}。
 服食享遐纪^{〔18〕}，延寿保无疆。

题 解

五游咏，属于乐府杂曲歌辞。

本诗想象自己凌云飞翔，进入天庭，与上帝和群仙在一起快乐地生活着。

人在孤苦之时总会产生幻想，情感敏锐的诗人当比常人更善于想象。在幻境中，痛苦的人可以欢笑，饥饿的人可以大嚼，囚禁的人可以飞升九天，把这样一种潜意识中的幻想用诗的感情、诗

的韵律、诗的语言表现出来,就是游仙诗。过着囚徒般生活的子建有一些神仙之想毫不奇怪。

注 释

- 〔1〕八紘:八方极远之地。古代传说,九州之外有八殛,八殛之外有八紘,八紘之外有八极。〔2〕遐:远。〔3〕袭:衣服上再加一件衣服。〔4〕华盖:状如鲜花的车盖。晻蔼(ǎn ǎi):繁盛的样子。〔5〕骧:奔驰。〔6〕曜灵:太阳。景:影。〔7〕造:到达。昊苍:天空。〔8〕阊阖:天门。扉:门扇。〔9〕双阙:天门外的两座望楼。〔10〕文昌殿:神话传说中天上宫殿名。〔11〕陟:升。太微堂:神话传说中天上的堂名。〔12〕棂:窗格子,此处指房子。〔13〕琼瑶:美玉。〔14〕沆瀣(hàng xiè):夜间的水气。〔15〕徙倚:徘徊。〔16〕王子:仙人王子乔。〔17〕羡门:仙人羡门子高。〔18〕遐纪:高龄。

远 游 篇

远游临四海,俯仰观洪波。
 大鱼若曲陵^{〔1〕},承浪相经过。
 灵鳌戴方丈^{〔2〕},神岳俨嵯峨^{〔3〕}。
 仙人翔其隅^{〔4〕},玉女戏其阿^{〔5〕}。
 琼蕊可疗饥^{〔6〕},仰首吸朝霞。
 昆仑本吾宅,中州非我家。
 将归谒东父^{〔7〕},一举超流沙。
 鼓翼舞时风,长啸激清歌。
 金石固易敝^{〔8〕},日月同光华。
 齐年与天地,万乘安足多^{〔9〕}。

题 解

远游篇，属于乐府杂曲歌辞。

《楚辞·远游》在汉魏人眼里是屈原之作，王逸《楚辞章句》云：“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于世。上为谗佞譖毁，下为俗人所困极，章皇山泽，无所告诉。乃深惟元一，修执恬漠。思欲济世，则意中愤然，文采铺发，遂叙妙思，托配仙人，与俱游戏，周历天地，无所不到。然犹怀念楚国，思慕旧故，忠信之笃，仁义之厚也。是以君子珍重其志，而玮其辞焉。”因为在现实中的理想受阻，于是到想像中的天上去神游，这种写法为后世诗人指引出一条精神解脱之途。在曹植看来，自己忠而见疑，信而被谤，与屈原何其相似。本诗就是一首模仿《楚辞·远游》的作品。是对屈原《远游》的缩写。最后两句“齐年与天地，万乘安足多”，表现出曹植对曹丕父子的蔑视。从诗题上说，此诗直接延用了《楚辞》中的题目，从内容和艺术境界上说，曹植所有游仙诗无不受到屈原《远游》的启迪。

注 释

〔1〕曲陵：曲折的山陵，此处形容鱼背。〔2〕灵鳌：神话传说中的巨龟。戴：负载。方丈：神话传说中位于渤海的神仙。〔3〕神岳：方丈山。俨：庄严。嵯峨：高峻的样子。〔4〕隅：山弯。〔5〕玉女：神话传说中的神女。阿：山坳。〔6〕琼：美玉。〔7〕謁：拜见。东父：东王父，传说中的神仙。〔8〕敝：毁坏。〔9〕万乘：天子。古代天子兵车万乘。多：赞许。

驱 车 篇

驱车挥弩马^{〔1〕}，东到奉高城^{〔2〕}。

神哉彼泰山，五岳专其名。
 隆高贯云霓^[3]，嵯峨出太清^[4]。
 周流二六候^[5]，间置十二亭^[6]。
 上有涌醴泉^[7]，玉石扬华英。
 东北望吴野，西眺观日精^[8]。
 魂神所系属，逝者感斯征^[9]。
 王者以归天^[10]，效厥元功成^[11]。
 历代无不遵，礼记有品程^[12]。
 探策或长短^[13]，唯德享利贞^[14]。
 封者七十帝^[15]，轩皇元独灵^[16]。
 餐霞漱沆瀣^[17]，毛羽被身形。
 发举蹈虚廓^[18]，径庭升窈冥^[19]。
 同寿东父年^[20]，旷代永长生。

题 解

驱车篇，曹植自创新题乐府，属于乐府杂曲歌辞。

这是一篇纪游诗，也是一篇游仙诗。前半部分纪游，后半部分游仙。从开篇至“西眺观日精”，写诗人驱车来到泰山前，赞叹泰山的神奇壮观，写泰山周围的望楼与长亭，之后登上了山巅，眺望四方。因为旧时说人死后魂魄归于泰山，古代帝王也在泰山封禅，很自然的，诗人在后半部分便写了这方面的内容，并赞叹黄帝能够飞升长生。登山而念念不忘羽化成仙，足见子建在现实中忧愁之深长。

注 释

〔1〕弩马：劣马。 〔2〕奉高：地名，在今山东泰安东北。 〔3〕隆：

大。贯：贯通。〔4〕嵯峨：见曹植《远游篇》注。太清：天空。〔5〕周游：周围。二六：十二。候：望楼。〔6〕亭：古代每十里一长亭。〔7〕醴泉：水泉。〔8〕日精：朝阳。〔9〕征：行。〔10〕归天：归功天地。〔11〕效：致。元功：大功。〔12〕品程：规定。〔13〕策：古代传说泰山上有金篋玉策，能知人寿命长短。〔14〕利贞：顺利，正。〔15〕封：封禅。古代帝王祭祀天地的典礼。〔16〕轩皇：轩辕黄帝。灵：神。〔17〕沆瀣：见曹植《五游咏》注。〔18〕蹈：履。虚廓：空虚阔广。〔19〕径庭：直往不顾。窈冥：深远的样子。〔20〕东父：东王父。见《平陵东行》注。

泰山梁甫行

八方各异气，千里殊风雨。
 剧哉边海民^{〔1〕}，寄身于草野。
 妻子像禽兽，行止依林阻^{〔2〕}。
 柴门何萧条，狐兔翔我宇^{〔3〕}。

题解

泰山梁甫行，一作《梁甫行》。梁甫是泰山下的一座小山。相传泰山和梁甫都是人死后魂魄所聚之处。属乐府相和歌楚调曲。

在庸俗社会学盛行的日子里，由于此诗最能够表现曹植诗歌中的人民性，因而倍受关注。在今天这样一个商品经济为中心的年代里，已经没有人关注这类诗篇了。《泰山梁甫行》不是子建的代表作，也不是其诗篇中的主流，我们没有必要去夸大它在子建诗歌的位置，但也没有理由去漠视它。一个出身于王侯之家的公子，能够用他的笔去描摹海边贫民的生活，纵然只有一首，也是难能可贵的。全诗用白描手法，未加任何雕琢。越是这样保持

生活的原生态,越能感染读者。

注 释

〔1〕剧哉:艰难啊。 〔2〕林阻:山林险阻之地。 〔3〕翔:出入。

杂 诗

飞观百馀尺^{〔1〕},临牖御棂轩^{〔2〕}。
远望周千里^{〔3〕},朝夕见平原。
烈士多悲心,小人偷自闲^{〔4〕}。
国仇亮不塞^{〔5〕},甘心思丧元^{〔6〕}。
拊剑西南望,思欲赴太山^{〔7〕}。
弦急悲声发,聆我慷慨言。

题 解

本诗表达了为国捐躯的志向。诗中将“烈士”与“小人”加以对照,突出了烈士慷慨激昂的情怀。平治天下、建功立业是建安诗人的共同心声。黄初之后,曹操和王粲、刘桢等人化为异物,曹丕忙于政务,诗坛极度冷落。子建身处危难,衣食不继,居址屡迁,曹丕撒下了罗网,随时可能收罗结网,置子建于死地。在这种险恶的情势下,子建犹昂首高歌,毫无颓废萎靡之态,实在难能可贵。

注 释

〔1〕飞观:高阙凌空。观,阙。 〔2〕御:凭。棂轩:窗户。 〔3〕周:遍。 〔4〕偷:苟且。 〔5〕亮不塞:确实未杜绝。 〔6〕丧元:牺

牲。元，首。〔7〕赴太山：牺牲。古人认为人死后灵魂回归泰山。太山，泰山。

豫章行二首

其 一

穷达难豫图，祸福信亦然。
 虞舜不逢尧^{〔1〕}，耕耘处中田。
 太公未遭文^{〔2〕}，渔钓终渭川。
 不见鲁孔丘^{〔3〕}，穷困陈蔡间。
 周公下白屋^{〔4〕}，天下称其贤。

题 解

豫章行，属于乐府相和歌清调曲。

这似乎是一首咏史诗，诗人歌咏了虞舜、太公、孔丘、周公这些历史上的伟人。诗人想要通过他们的遭遇告诉我们：“穷达难豫图，祸福信亦然。”穷与达、福与祸都是不可预知的。这只是诗歌的表层意思，其深层的意思乃在于渴望执政者不要忘记求贤，特别是象自己这样的贤人。当然，也包含对不幸遭遇的自我安慰。即使是圣贤，也会遭遇困厄之时。

注 释

〔1〕“虞舜”句：《史记·五帝本纪》云：“舜，冀州之人也。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作什器于寿丘，就时于负夏。”在经受了尧的考验之后，尧传位于舜。〔2〕“太公”句：《史记·齐太公世家》云：“吕尚盖尝穷困，年老

矣，以渔钓干周西伯。西伯将出猎，卜之……果遇太公于渭之阳，与语大说……载与俱归，立为师。”〔3〕“不见”句：《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迁于蔡三岁，吴伐陈。楚救陈，军于城父。闻孔子在陈蔡之间，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将往拜礼，陈蔡大夫谋曰：‘……孔子用于楚，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于是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4〕白屋：贱人所居之屋。

其 二

鸳鸯自朋亲^{〔1〕}，不若比翼连^{〔2〕}。
 他人虽同盟，骨肉天性然。
 周公穆康叔^{〔3〕}，管蔡则流言。
 子臧让千乘^{〔4〕}，季札慕其贤。

题 解

本诗的主旨在于“他人虽同盟，骨肉天性然”。曹丕父子看重异姓大臣，防范骨肉之亲。这不仅对于骨肉之亲来说是不公平的，而且对于曹魏政权的巩固也非常不利。诗人一方面向曹丕父子加以提醒，另一方面剖白自己忠于王室之心，表示自己会象周公、子臧、季札那样处理好个人与魏室的关系。可惜，子建的一片真心未能打动曹丕父子。

注 释

〔1〕鸳鸯：此处比喻朋友。〔2〕比翼：比翼鸟，此处指兄弟。

〔3〕“周公”句：周公摄政时，与周文王幼子康叔亲厚，同为文王之子的管叔蔡叔散布流言，诬陷周公。〔4〕“子臧”句：子臧为春秋时曹国公子，曹宣公卒，诸侯欲立子臧，子臧逃避于宋国。季札为春秋时吴国公子，吴国欲立季

札为君,季札云:“愿附于子臧,以无失节。”(《左传·鲁襄公十四年》)

丹霞蔽日行

纣为昏乱^[1],虐残忠正。
周室何隆,一门三圣^[2]。
牧野致功^[3],天亦革命^[4]。
汉祚之兴^[5],阶秦之衰^[6]。
虽有南面^[7],王道陵夷^[8]。
炎光再幽^[9],殄灭无遗^[10]。

题 解

这是一首咏史诗。诗中主要摄取商亡周兴、秦汉灭亡的事件进行反思。其中“周室何隆,一门三圣”的句子,也许寄寓着曹植对曹丕父子的希望。诗人对历史兴亡的思考并不是和现实没有关系。后期的曹植因为远离权力的中心,远离朝廷,这样就使他对曹魏政权的发展有了比当权者更为明晰的观察。可惜,他的忠告在当权者眼里,只是一个失意者的呻吟之语,没有人加以理会。

注 释

〔1〕纣:殷纣王,历史上有名的暴君,为周武王所灭。〔2〕三圣:三位圣人,分别指周文王、周武王、周公。〔3〕牧野:在商都朝歌南郊三十里地,今河南淇县南。周武王在这里击败殷纣王军队。〔4〕命:天命。〔5〕祚:国统。〔6〕阶:因为。〔7〕南面:帝王之位。〔8〕陵夷:衰落。〔9〕炎光:象征汉室的统治权力。〔10〕殄灭:绝灭。遗:余。

当欲游南山行

东海广且深，由卑下百川^{〔1〕}。
 五狱虽高大^{〔2〕}，不逆垢与尘^{〔3〕}。
 良木不十围，洪条无所因^{〔4〕}。
 长者能博爱，天下寄其身^{〔5〕}。
 大匠无弃材，船车用不均^{〔6〕}。
 锥刀各异能，何所独却前^{〔7〕}。
 嘉善而矜愚^{〔8〕}，大圣亦同然^{〔9〕}。
 仁者各寿考^{〔10〕}，四坐咸万年！

题解

当欲游南山行，属乐府杂曲歌辞。

开篇四句与曹操《短歌行》中“山不厌高，海不厌深”意思相同，接下来，诗人又采用了多组比喻，意在劝告最高统治者能够招贤纳士，广泛延揽人才。这一思想与其《陈审举表》等文同旨。曹植的这类诗文都包含着希望皇帝能够发现自己、重用自已的意思。

注释

- 〔1〕下：容纳。〔2〕五狱：五岳。〔3〕逆：拒绝。垢：滓。
- 〔4〕洪条：粗大的枝条。因：依。〔5〕寄：托。〔6〕不均：不同。
- 〔7〕却前：退与进，引申为好与坏，取与舍。〔8〕嘉：赞美。矜：怜悯。《论语·子张》：“子曰：‘嘉善而矜不能。’”〔9〕大圣：大圣，指孔子。
- 〔10〕“仁者”二句：乐府诗结尾处常用语，表示祝颂。

当 事 君 行

人生有所贵尚^{〔1〕}，出门各异情^{〔2〕}。
朱紫更相夺色^{〔3〕}，雅郑异音声^{〔4〕}。
好恶随所爱憎，追举逐虚名。
百心可事一君^{〔5〕}？巧诈宁拙诚^{〔6〕}。

题 解

当事君行，属乐府杂曲歌辞。

本诗前几句描写当时的社会现象：朱紫夺色，雅郑异音，好恶不分，追逐虚名。最后二句是曹植的呼吁：专一事君，拙诚为人。本诗值得注意有二：一是诗的形式，“一句六言，一句五言合韵，别是一格。”（丁晏《曹集铨评》）二是八句中有四句化用自古代典籍。可见子建对各类典籍已掌握到了可以信手拈来的程度。

注 释

〔1〕贵尚：尊重。〔2〕出门：出家里，进入社会。〔3〕朱紫：朱比喻美好，紫比喻丑恶。〔4〕雅：正声。郑：淫声。《论语·阳货篇》：“子曰‘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5〕“百心”句：《晏子春秋》：“百心不可事一君。”曹植此处采用反问句式。〔6〕“巧诈”句：《说苑·贵德篇》云：“巧诈不如拙诚。”

薤 露 行

天地无穷极，阴阳转相因^{〔1〕}。

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
 愿得展功勤^{〔2〕}，输力于明君^{〔3〕}。
 怀此王佐才^{〔4〕}，慷慨独不群。
 鳞介尊神龙^{〔5〕}，走兽宗麒麟^{〔6〕}。
 虫兽犹知德，何况于士人。
 孔氏删诗书^{〔7〕}，王业粲已分^{〔8〕}。
 骋我径寸翰^{〔9〕}，流藻垂华芬^{〔10〕}。

题解

建安时代的诗风慷慨悲凉，能够表现此一诗风的不仅有曹操的《薤露行》之类“诗史”性诗篇，其中也包括曹植《薤露行》这样的言志之作。

无论是早期深受曹操宠爱、踌躇满志的时候，还是后期名为藩王、实为囚徒的时候，曹植都以建功立业为人生的第一追求。至于翰墨辞赋在曹植那里是被放在第二位的。

本诗重在抒写诗人的志向追求，这个志向其实是建安时代多数士人的共同追求。曹植的诗篇表现了时代的共同心声。而他在表述之时，又将它放置在“天地无穷极，阴阳转相因”的大背景下，从而给我们以慷慨悲歌的感受。

注释

- 〔1〕相因：相依循环往复。〔2〕功勤：功劳。〔3〕输力：运用其能力，贡献其才能。〔4〕王佐才：辅佐王者之才。〔5〕鳞介：泛指水族。鳞，有鳞的水族。介，有甲壳的水族。〔6〕麒麟：传说中的仁兽名，象征吉祥。〔7〕孔氏删诗书：相传《诗经》和《尚书》都被孔子删定。〔8〕王业：帝王的事业。粲已分：已经明白地分列于典籍中。〔9〕翰：笔。

毫。〔10〕藻：文采。华芬：芳香。

野田黄雀行

置酒高殿上，亲友从我游。
中厨办丰膳，烹羊宰肥牛。
秦筝何慷慨，齐瑟和且柔。
阳阿奏奇舞^{〔1〕}，京洛出名讴^{〔2〕}。
乐饮过三爵^{〔3〕}，缓带倾庶羞^{〔4〕}。
主称千金寿^{〔5〕}，宾奉万年酬^{〔6〕}。
久要不可忘^{〔7〕}，薄终义所尤^{〔8〕}。
谦谦君子德^{〔9〕}，磬折欲何求^{〔10〕}。
惊风飘白日，光景驰西流^{〔11〕}。
盛时不可再，百年忽我遒^{〔12〕}。
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
先民谁不死^{〔13〕}？知命复何忧。

题解

野田黄雀行，属于乐府相和歌瑟调曲。本诗一作《箜篌引》，又作《门有车马客行》。

近人陈衍《石遗杂说》中说：“《箜篌引》自‘置酒高殿上’至‘磬折欲何求’，使他人作为之，词意俱尽，将结束终篇矣。乃忽振起云：‘惊风飘白日’、‘知命复何忧’。世只知‘生存’二语之沉痛，不知非有‘惊风’四语之兔起鹘落，如何接得上，此子建奇处也。”黄节说：“始言丰膳乐饮，盛宾主之献酬，中言欢极而悲，嗟盛时之不再，终言归于知命而无忧也。”（黄节《曹子建诗注》卷二）全诗

之意脉确有此三层，层层递进，层层深化。置酒高殿，歌舞助兴，极尽人间之乐。在极乐之时，诗人麻醉的神经突然清醒，他开始思索宇宙与个人、生命与死亡的永恒难题，悲哀如烟似雾，笼罩了他的心。“知命复何忧”所告诉我们的决不是诗人知命无忧，消解了心中的沉郁与悲凉，而是无可奈何的自慰。这自慰之语更深刻地透露出诗人之忧无法排遣。这里所流淌而出的悲哀，正是建安时代生命意识忧患意识的典型表现。因为有此生命悲剧意识为其底蕴，我们便不难知晓，曹植游宴声色犬马之乐，意在消解其心中悲凉而沉重的忧患。“乐极哀情来”却表明这种消解并不成功，反而深化了他的哀愁。

注 释

- 〔1〕阳阿：地名，在今山西凤台西北。〔2〕京洛：洛阳。讴：歌。
〔3〕爵：酒杯。〔4〕缓带：宽衣。倾：尽。庶羞：多种美味食物。〔5〕称：举。寿：敬酒献物，祝人长寿。〔6〕酬：答谢。〔7〕久要：旧约。
〔8〕尤：过失。〔9〕谦谦：卑谦的样子。〔10〕磬折：弯腰以示恭敬。
〔11〕光景：日光。流：行。〔12〕遒：终结。〔13〕先民：古人。

当车已驾行

欢坐玉殿，会诸贵客。
侍者行觞^{〔1〕}，主人离席。
顾视东西厢，丝竹与鞞铎^{〔2〕}。
不醉无归来，明灯以继夕。

题 解

当车已驾行,属于乐府杂曲歌辞。

本诗写主人宴请宾客。在这个宴会上不仅有美酒,也有美妙的音乐伴奏。“不醉无归来”一句表现出主人的热情好客。本诗在形式上很有特点,前四句用四言,后四句用五言。

注 释

[1]行觞:端起酒杯。 [2]丝竹:弦乐器和竹管音乐。鞞:同鞞,小鼓。铎:铃。

当来日大难

日苦短,乐有馀,乃置玉樽办东厨^[1]。

广情故^[2],心相于^[3]。

阖门置酒^[4],和乐欣欣。

游马后来,辕车解轮^[5]。

今日同堂,出门异乡。

别易会难,各尽杯觞。

题 解

当来日大难,本篇拟古辞《善哉行》,属于乐府相和歌瑟调曲。乐府古辞《善哉行》首句为:“来日大难”。曹植取以名篇,并袭用其乐调。“当”即是“代”。

这是一首友情诗,诗写主人殷勤留客劝饮。因为诗人将饮酒放置在“今日同堂,出门异乡”的背景中,所以使目前的欢乐显得

更加珍贵,同时又为欢乐增加了悲伤色彩。

注 释

[1]办:具备,置办。东厨:古人的厨房一般在宅院的东面,故云。

[2]广:同“旷”,开阔。情故:情感。 [3]于:亲。 [4]阖门:天上门。

[5]辕车解轮:《后汉书·陈遵传》云:“遵好客,每宴会,辄取客车辖投井中。”投辖与解轮意近,都表示主人热情挽留客人。

妾薄命行

其 一

携玉手,喜同车,北上云阁飞除^[1]。
 钓台蹇产清虚^[2],池塘观沼可娱^[3]。
 仰泛龙舟绿波^[4],俯擢神草枝柯^[5]。
 想彼宓妃洛河^[6],退咏汉女湘娥^[7]。

题 解

“妾薄命”系乐府曲调,这两首诗并不是写女子红颜薄命。赵幼文说:“此篇揭示太和五年冬应诏赴洛,游观苑囿所见。曹睿征发民间少女,以充后宫。偕同嫔妃登临台榭,泛舟作乐。曹植如实地勾勒曹睿荒淫生活的片断,在《魏书·明帝纪》裴注引《魏略》取得实证。”(《曹植集校注》第48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需要指出的是,如果本诗的确所写的是曹植看见的曹睿之宫廷生活,曹植在这里并没有采用“批判”、“揭露”的姿态,相反,让人感觉诗人对此持欣赏的态度。

注 释

[1]云阁:疑指陵云台,曹丕黄初二年建。除:台阶。 [2]蹇产:高貌。 [3]沼:池。 [4]泛:浮。 [5]擢:取。神草:疑指灵芝。 [6]宓妃:洛水女神。 [7]汉女:汉水女神。湘娥:湘江女神。

其 二

日既逝矣西藏,更会兰室洞房^[1]。
 华灯步障舒光^[2],皎若日出扶桑。
 促樽合坐行觞^[3]。
 主人起舞娑盘^[4],能者穴触别端^[5]。
 腾觚飞爵阑干^[6],同量等色齐颜^[7]。
 任意交属所欢,朱颜发外形兰^[8]。
 袖随礼容极情^[9],妙舞仟仟体轻。
 裳解履遗绝缨^[10],俯仰笑喧无呈^[11]。
 览持佳人玉颜^[12],齐举金爵翠盘。
 手形罗袖良难^[13],腕弱不胜珠环。
 坐者欢息舒颜^[14]。
 御巾褰粉君傍^[15],中有霍纳都梁^[16],
 鸡舌五味杂香^[17],进者何人齐姜^[18],
 恩重爱深难忘。
 召延亲好宴私^[19],但歌杯来何迟。
 客赋既醉言归,主人称露未晞^[20]。

题 解

本篇与其一在《艺文类聚》中被合为一首,宋本及今本分为两

首。其一写登云阁、乘龙舟等游乐当是日间所为。其二一开始就说“日既逝矣西藏”，显然是写夜间的寻欢作乐。从结尾两句“客赋既醉言归，主人称露未晞”来推断，客当是曹植，主人当是邀请曹植来出席宴会的人。他也许就是当朝皇帝曹睿，也许是一位炙手可热的权贵。这里的描写不仅有华丽的装饰、精美的酒食，也有绝色的舞女。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曹魏集团上层社会的享乐状况。

注 释

〔1〕更会：复会。洞房：深邃的内室。〔2〕步障：路旁的帷障。舒光：布叶光辉。〔3〕促：近。樽、觞：酒杯。〔4〕娑盘：同娑婆。〔5〕能者：高妙者。穴：侧。别：分。端：正。〔6〕觚(gū)、爵：酒器名，一升曰爵，二升曰觚。〔7〕量：酒量。〔8〕形兰：形体如兰花。〔9〕礼容：体容。〔10〕裳解：解开衣裳。绝纓：扯断帽子上的穗子。〔11〕呈：法度。〔12〕览：同“揽”。〔13〕手形罗袖：手臂见于罗袖之外。良难：甚难。〔14〕坐者：观赏者。舒颜：舒展容颜。〔15〕御：进。裊(yì)粉：用香粉熏衣。〔16〕霍纳：藿香。都梁：香料名。〔17〕鸡舌：丁香。五味：香料名。〔18〕齐姜：见《诗经·卫风·硕人》，此泛指美女。〔19〕延：宴请。宴私：宴会而尽其私恩。〔20〕晞：干。

门有万里客

门有万里客，问君何乡人？
 褰裳起从之^{〔1〕}，果得心所亲。
 挽裳对我泣，太息前自陈^{〔2〕}。
 本是朔方士^{〔3〕}，今为吴越民^{〔4〕}。
 行行将复行，去去适西秦^{〔5〕}。

题 解

门有万里客,属于乐府相和歌瑟调曲。

有人以为此诗自比戍防的万里客,实写曹植的徙都奔走;也有人认为诗中的“吴越”“西秦”分别指东吴和西蜀,此诗用征夫戍卒的自陈,揭示战争、征役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见陈庆元撰《三曹诗选评》第19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其实万里客的身份并不一定是征夫戍卒,征夫戍卒应该与大队人马在一起,而不应该单枪匹马地行动。至少,从诗中无法判断客人就是征夫戍卒。“吴越民”与戍守吴越之兵不同。所以此万里客就是一位远离家乡四处飘泊的贫士。他希望寻找一方生活的乐土,但在那动乱的年代,所谓乐土只是美好的梦想。曹植见有客人经过门前便上前询问,并“果得心所亲”,我们从这里不难看出后期的曹植对下层民众的关心,同时也可以看出他的寂寞孤苦。正是万里客那份从南走到北、从东走到西的执着,打动了曹植的心。客人说完了,诗便戛然而止,作者未加一句评语,许多的东西留待读者去自己体味。

注 释

〔1〕褰裳:挽起衣服。褰,下衣。〔2〕太息:叹息。〔3〕朔方:泛指北方。古代朔方郡在今内蒙古一带。〔4〕吴越:在今长江中下游一带。〔5〕西秦:秦国在今陕西和甘肃的一部分地区,西秦是泛指西部。

杂 诗

悠悠远行客,去家千馀里^{〔1〕}。
出亦无所之^{〔2〕},入亦无所止^{〔3〕}。

浮云翳日光^[4]，悲风动地起。

题 解

诗中塑造了一位远行客的形象，这个远行客就是诗人自己。他离家千里，有家难回。在那个陌生而遥远的地方，曹植过着“出亦无所之，入亦无所止”的寂寞生活。读此，不由让人联想到汉乐府中的《古歌》：“秋风萧萧愁杀人，出亦愁，入亦愁。”结尾两句不仅是写自然现象，也暗示着子建在政治方面的遭遇和打击。远行客生活在一个黑云蔽日、狂风大作的时代里，在这样的背景下，个人显得非常渺小。

注 释

〔1〕去：离开。〔2〕之：往。〔3〕入：回家。止：止息。〔4〕翳：遮蔽。

闺 情

其 一

揽衣出中闺^[1]，逍遥步两楹^[2]。
 闲房何寂寞，绿草被阶庭。
 空室自生风，百鸟翩南征。
 春思安可忘，忧戚与我并。
 佳人在远道^[3]，妾身单且茕。
 欢会难再遇，芝兰不重荣^[4]。
 人皆弃旧爱，君岂若平生^[5]。

寄松为女萝^[6],依水如浮萍^[7]。
束身奉衿带^[8],朝夕不堕倾^[9]。
倘终顾盼恩^[10],永副我中情^[11]。

题 解

本诗在《玉台新咏》中题为《杂诗》,《艺文类聚》收入“人部·闺情”,宋人便改题为《闺情》。从屈原开始,中国文人喜欢在诗歌中借男女关系以喻君臣关系,曹植诗歌中的思妇、弃妇大都有所寄托,这首也不例外。春天到来的时候,独守空闺的思妇在思念远方的丈夫,担心丈夫喜新厌旧,抛弃自己,希望丈夫不忘旧恩,不辜负自己的一片衷心。诗中采用了“女萝”、“浮萍”来表示女子对男子的依恋。

注 释

〔1〕中闺:闺中。闺,闺房,女子的居室。〔2〕楹:柱。〔3〕佳人:美人,此指丈夫。〔4〕芝兰:香草名。荣:花。〔5〕平生:指少年时。〔6〕女萝:植物名,即松萝,缠绕在树干上。〔7〕浮萍:植物名,浮在水面上生长。〔8〕束身:自我约束。奉:侍奉。衿:衣领。〔9〕堕倾:废弃倾覆,此处是懈怠之意。〔10〕顾盼恩:眷顾之情。〔11〕副:符合。中情:内心情感。

其 二

有美一人^[1],被服纤罗。
娇姿艳丽,蓊若春华^[2]。
红颜皤皤^[3],云髻嵯峨^[4]。

弹琴抚节^[5],为我弦歌。
清浊齐均^[6],既亮且和^[7]。
取乐今日,遑恤其他^[8]。

题解

本诗写诗人与美丽的女子在一起,她娇姿艳丽,精通音乐,和她在一起,让诗人忘记了一切。疑作于建安年间,只有在那个时代,才给人“公子不及世事,但美邀游”(谢灵运语)的印象。

注释

〔1〕有美一人:《诗经·野有蔓草》:“有美一人。”〔2〕蒨(wěng):草木茂盛的样子。〔3〕皤皤:光彩盛貌。〔4〕嵯峨:高耸的样子。〔5〕抚节:打拍子。〔6〕清浊:声音的长短轻重。〔7〕和:节拍协调。〔8〕遑:不暇。恤:忧愁。

代刘勋妻王氏杂诗

谁言去妇薄^[1],去妇情更重。
千里不唾井,况乃昔所奉^[2]。
远望未为遥,踟蹰不得共^[3]。

题解

刘勋,汉末平虏将军。王氏为刘勋前妻,名宋,因无子被休弃。见曹丕《代刘勋妻王氏杂诗》注。对照曹丕的《代刘勋妻王氏杂诗》,曹丕诗较为含蓄,曹植诗更为坦率。本诗着重于写弃妇之情,虽然已被休弃,但她依然温婉和顺,怨而不怒。

注 释

〔1〕去妇：被休弃的妇女，此指王宋。〔2〕奉：侍奉。〔3〕踟蹰：犹豫。

乐 府

胶漆至坚^{〔1〕}，浸之则离。
皎皎素丝^{〔2〕}，溺色染移^{〔3〕}。
君不我弃，谗人所为。

题 解

前两句通过浸之使胶漆分离、溺之使素丝变色，来说明挑拨离间可以使骨肉生疏。最后一句说曹丕并没有抛弃自己，造成兄弟隔阂的是那些谗人。为了自己的性命，为了让曹丕回心转意，曹植不这么说，又能怎么说？到底是谁要置自己于死地，曹植心里比任何人都清楚。

注 释

〔1〕坚：牢固。〔2〕皎皎：洁白。〔3〕溺：沉没。移：改变。

杂 诗

西北有织妇^{〔1〕}，绮缁何缤纷^{〔2〕}。
明晨秉机杼^{〔3〕}，日昃不成文^{〔4〕}。
太息终长夜，悲啸入青云。

妾身守空闺，良人行从军^[5]。
 自期三年归，今已历九春。
 飞鸟绕树翔，嗷嗷鸣索群^[6]。
 愿为南流景^[7]，驰光见我君。

题解

本诗写思妇对丈夫的相思。开始四句是在学习《古诗十九首》中的《迢迢牵牛星》：“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本诗中的思妇独守空闺已历九春，迫切希望能早日见到自己的丈夫。“飞鸟”两句写鸟尚如此，何况人呢？结尾两句，明知无法作为“南流景”，而偏偏如此说，愈发见其情之痴、意之切。

注释

〔1〕织妇：织女星。〔2〕绮縠：有花纹的绢。〔3〕明晨：清晨。
 〔4〕日昃：午后。〔5〕良人：丈夫。〔6〕嗷嗷：鸟悲鸣声。〔7〕
 景：月光。

情 诗

微阴翳阳景^[1]，清风飘我衣。
 游鱼潜绿水，翔鸟薄天飞^[2]。
 眇眇客行士^[3]，遥役不得归。
 始出严霜结，今来白露晞^[4]。
 游子叹《黍离》^[5]，处者歌《式微》^[6]。
 慷慨对嘉宾，凄怆内伤悲^[7]。

题 解

本诗写服徭役者对自由的渴望、对家乡的怀恋。近于流放般的生活使曹植对身处社会底层的贫士有了真正的同情和理解。本诗中曹植已经和那个“客行士”融为一体了。天阴了，清风在吹；鱼儿在水中游，鸟儿在天上飞，可服徭役者却没有人身自由。离家已经很久了，游子在思家，家人在盼望。诗人在凄怆伤悲中结束了全篇。

注 释

- 〔1〕阳景：日光。〔2〕薄：迫近。〔3〕眇眇：遥远的样子。
 〔4〕晞：干。〔5〕《黍离》：《诗经·王风》中的一篇。《毛诗序》说周人东迁后有大夫行役到故都，看见宗室成为废墟，“闵周室之颠覆”，而作此诗。此处只取行役之意。〔6〕《式微》：《诗经·邶风》中的一篇。《毛诗序》说黎侯寄居在卫国，其臣劝他回国而作此诗。诗中有“式微，式微，胡不归？”曹植取其劝归之意。〔7〕凄怆：悲痛。

失 题 诗

双鹤俱遨游，相失东海傍。
 雄飞窜北朔^{〔1〕}，雌惊赴南湘^{〔2〕}。
 弃我交颈欢，离别各异方。
 不惜万里道，但恐天网张^{〔3〕}。

题 解

本诗见于《艺文类聚》，无题。诗写双鹤远游而相失，一北一南，彼此相思。诗人用双鹤比自己与曹彪。最后两句流露出对朝

廷加害自己的恐惧。悲苦至极,读之令人酸鼻。

注 释

- 〔1〕窜:逃避。朔:朔方,北方。〔2〕湘:湘水,此处泛指南方。
〔3〕天网:上天布下的罗网,此指朝廷的统治和迫害。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
目录
正文